

# 清宮外史

第一節  
光緒親政記



楊村彬著  
國故書局發行

# 托

• 麥爾阿

阿爾麥·莫德先生是托爾斯泰全集的英譯本的譯者。他一生的精力放在把托爾斯泰的精神與作品介紹到英國和英語的國家去，這樣艱巨的一個工作上。這位人道主義作家的托爾斯泰底崇敬者，又是莫遠交底莫德先生，在耶斯耶那，撰刊阿那——托氏的故鄉——所過的時間極長久，所以他所寫的是所有的「托爾斯泰傳」中最好的一部。托爾斯泰的重要作品，已譯成中文，尤其因為托爾斯泰的小說主人翁時常是他自己，所以知道這個作家怎樣生活，對於了解他的作品是非常重要的。此外，他本人的矛盾複雜的生命就是「一個時代的反映」，茲將本書分「青年時期」，「結婚時期」，「晚年時期」三卷出版。

國訊  
文藝  
叢書

光緒親政記

茅盾主編  
楊村彬著



時代：

光緒朝甲午年至乙未年（1894—1895）

地點：

清宮紫禁城及頤和園內

登場人物：

光緒皇帝

慈禧太后

曾慶皇后

瑾妃

珍妃

李蓮兒

李蓮英

寇蓮材

王商

恭王奕訢

翁同龢

李鴻章

諸王載瀚

附錄

徐桐

榮祿

袁世凱

宮女們

太監們

第

一

幕



時：甲午陰歷四月二十日

地：儀鑾殿

人：李蓮英

寇蓮材

王而

慈禧太后

李姐兒

晉瀾皇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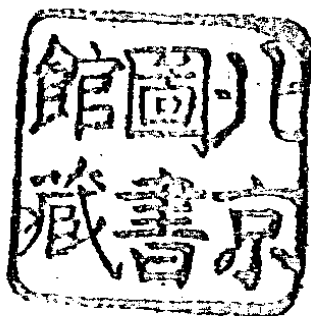
光緒皇帝

宮女

太監

侵晨，正是季春時節，百花開放，早晨的陽光攜着花影透進殿來。

殿內金碧輝煌，莊嚴而精巧地擺設着一色大理石心紫檀鑲蚌殼的寶座，圍屏，涼墩，條案，上邊分別鋪陳着繡鳳的桌帷椅廠。當中高懸一方雕花描金的大匾，上寫「儀鑾寶殿」。兩旁列着朱紅的柱子，各盤凌空飛舞的彩鳳，高垂的紫紅絨幔和滿鋪的堆雲地氈，使寶殿格外舒適。



228414



條案大菓盤裏裝一色香的大佛手，瓷花盆裏吐着怒放的牡丹，再加上古色古香的寶  
獸之中飄起一股藏香，這金殿的香甜溫暖該正與她的精美細巧合度。

恬靜，一點聲息都沒有，間或窗外的小鳥叫一兩聲，也趕快來開。殿內祇有一對宮  
女在寶獸前添藏香，蹣手蹣脚地，如此小心，生怕發出一點聲響，她們在耳邊講話，到  
慢子前聽聽太后醒來沒有。

這時，太后的典禮官，總管太監李蓮英闖進來，像一般的太監一樣，五十多歲，還  
沒有鬚鬚。令人難以相信，他是太后的紅人，竟面上奇醜，又有些瘦背，頸子向前伸得  
長長的，嘴角下垂，粗重的眉毛低下，一對小眼珠總在東溜西溜地轉，一付貪婪之態，  
身量不高，可惜那一套漂亮的總管服飾，穿在他身上沒法合體。

李：（顯然有點急事，一進門）太后還沒醒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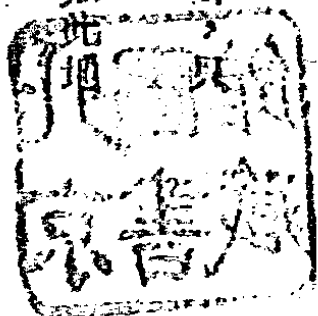
（那一對宮女嚇得立刻轉過身來，一看是總管太監，急急地蹲了請過雙安。

李：（嫌她們話都不說）我問老佛爺醒來沒有？

（一請您小聲點吧，他老人家還睡着在，您先請他  
指手劃脚地表示。

（李蓮英也只好點點頭，再不出聲，坐在一個涼墩上，獻茶，是如此地

恭謹有禮，李揮揮手讓她們退開，她們又請過一對雙安，蹣蹣着脚走出去。  
（李坐臥不安，一下又起來在殿內盤旋，從腰裏取出鼻煙壺來吸着。



「寇連材，一個年十七八的小太監踉蹌而入，一團朝氣，活潑可人。臉上紅裏套白，白裏套紅，有一對靈瓏的大眼睛，嘴角上滿掛着笑。雖然在在擺弄侍者的身架，也時時露出稚子之情。比方有點大舌頭，愛說笑話，跑回來報信，還有點噓噓帶喘，上氣不接下氣。」

李：怎麼樣？連材，這麼哈吃哈吃的

寇：（先請過安）一口氣跑回來的，早朝上又提打仗啦，總管

（李用手告訴他：小聲點。）

李：怎麼又提起來了？不是老佛爺示意過，不准無事生非麼？

寇：據說朝鮮事鬧大了，日本小鬼趁火打劫，死不退兵……

李：李鴻章沒說，咱們跟小鬼訂過約，簽過字，可以據約力爭麼？

寇：連損帶挖苦，李伯爺挨了不少罵。——您說他爲什麼不願意打

李：李伯爺眼光遠大，懂得順從老佛爺的心思，這趟天津檢閱水師，我把老佛爺的意思

告訴他不少。

寇：（進一步）今兒個早朝可有點跟您過不去。

李：跟我？

寇：說老佛爺盡挑眼，找岔兒，都是您挑唆的。

李：把我除了去就好了，是不？

寇：醇親王奏稟去天津檢閱水師的經過，就是大半天，接着大臣們上手本，一本接一本，哼，原本是彈劾你老人家的！

（這句顯然喊高了些。）

李：（止住他）噓！調門低點。

寇：（縮回去）老佛爺還沒醒？

李：我沒說還睡着在麼？——手本上怎麼說？

寇：（是低了些）屏風後聽不大清楚，總不外：您是內廷的總管權，怎麼干涉起外廷的朝政，顯然犯什麼，什麼——「干月」之罪。

李：「干月」之罪？

寇：誰知他什麼「干月」，「百月」的！

李：（猜）唔，他們說的是「僭越」之罪。

寇：僭越？什麼叫「僭越」？

李：這一羣獠猴，他嫌咱們脚步邁多了一步，怎麼走出了門坎？哼！可是他們忘了，我這次跟醇親王去檢閱水師是代替的太后老佛爺！——醇親王爺怎麼說？

寇：你一言，我一語地，他老人家也是孤掌難鳴，您若。

李：真是光緒爺的朝廷了，他們忘了太后纔撒離不久，太后的懿旨光緒爺還不能不聽呢。

寇：真是，您這麼辛苦，大遠的天津跑一趟，受熱不提，回來還挨罵，說不定要來拘捕拿問呢！

李：什麼？（先有點驚訝，繼之，從鼻孔裏冷笑兩下）借他點胆子，到太后寢宮來拿總管太監，哼！

（緊接着就是一片人聲。

李：啊？以外什麼聲兒？看把太后吵醒了。

寇：真是，什麼人這麼大膽門兒？

李：看看！

寇：喳。

（寇連材下，李一邊向下張望，一邊關心幔內。

（幔內確有些動靜，李走到門邊，幫宮女上。

李：去看看太后醒了吧。

（宮女們躡腳走到幔前聽，確是醒了，一個一個挨進去。

（片刻，寇復上。

寇：（有些慌張，情不自禁）不得了！李總管，說着說着真來了！

（這麼大聲，當然傳到幔內。

寇：（人沒露面，先發脾氣）什麼真來了！誰在那兒大喊大叫的？

嫻：（嚇壞了）唔，啊。

李：（趕快接過來）啓稟太后老佛爺，奴才李蓮英一大早就來給您叩早安來了。願老佛

爺您福壽無疆，萬歲萬萬歲！

嫻：（和美多了）唔，是你呀，多早晚回來的！

李：昨兒晚上夜車回來的，都半夜的，怕驚動您老佛爺的大駕，沒敢進宮來問安。

嫻：（壓着嗓子，着急地）李總管，他們來了好多人！

李：到底怎麼回事！

嫻：皇上有旨，傳您上殿問話呢。

李：真的？

（殿內有聲。）

嫻：呵，你要再不回來，我都要派人到天津去接你克了！

李：老佛爺，您別折壞了我。

嫻：你可不知道我這些日子怎麼過的。

李：是誰惹您老佛爺生氣了？

嫻：一個順心貨兒也沒有。

李：奴才回去給您舒舒肝，順順氣！

嫻：你這猴兒崽子，哈哈。

寇：（插進來，）李總管，怎麼辦？

李：你告訴他們，李總管在伺候太后老佛爺，沒功夫寬！

寇：（）

（轉身欲下。）

李：回來：（又一想）誰領頭兒來的？

寇：王商。

李：有胆子，讓他上來。

寇：噠。

（應聲下去。）

李：老佛爺，您起身可真不早啊！

慈：多早晚了？

李：老陽兒都上了寶座，您垂簾的功夫，這時怕都要散早朝了。

慈：如今養老麼。

李：您慢慢兒起動起動吧，這殿裏，又是佛手，又是藏香，還這麼多大牡丹！都爭着放

香兒呢。

慈：我就起。

（寇蓮材引王商上。）

（王商，年紀不小了，老實人，一直伺候皇上，老家人的風度，一付忠厚之像。必恭必敬，一團和氣。禮法一點不錯，絕不大聲出氣。

王：（肅立，打躬，叩安）李總管，您早晨好！

寇：小聲點兒老佛爺還沒醒呢！

王：是。

（調子都壓低了。）

李：（可是很有力）我當是誰？討了這份好差事，原來是王大太監王商。

王：總管，您別見怪。皇上的旨意，沒法子。

李：是呵，「皇上的旨意！」如今皇上聽政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皇上左右的當然也就挺起腰板兒來了。

王：王商不敢，王商還是李總管台愛，派去伺候皇上的。

李：可現下竟返過來倒咬一口……

王：奴才不敢。奴才是小人，能做什麼主？皇上指派奴才怎麼着，奴才就怎麼着。您指派小的怎麼回話，小的還不就怎麼回話！

李：好，你去回話：李總管在伺候太后老佛爺，沒功夫克！

王：噫。小的回去，看皇上怎麼發落。要罵小的一頓，說這點差事都辦不下來，那，說不定小的還得回來，那，求您就賞臉跟小的走一趟。別皇上說往東，您說往西，那

，小的可就爲難，不知哪頭克好了。

李：還有你說的！

王：您包涵。

（王商，一絲不苟，敬禮辭退。

李：（望着他的背影）哼！忘本！

寇：是您派他去伺候皇上的！

李：（沒聽見）做奴才這麼多年了，這一點眉眼高低都不懂。

寇：伺候皇上，難得的好差事呵！

李：白活這麼大了！（靈機一動）我看你，年紀輕輕，倒有點機靈便兒，眼裏見兒！

寇：嘿，您栽培。

李：你十幾？

寇：今年十七了，前年進宮的。

李：你原本是奏事處的，是不？

寇：噴。

李：老偏爺把你送到梳妝房來了？

寇：那是您不在的時候。

李：我有個更好的差事給你。



寇：（立刻諍奏）您多提拔！

李：連林，我派你去伺候皇上好不好？

寇：（沒想到）唔，那敢情……

李：你願意去？

寇：也不是辦的，我就納悶兒。這位主子，真特別！跟別的皇上不同，盡出花招兒，您

……說他是怎麼回事！就說這件吧：大婚大半年了，跟娘娘連句話都不過。

李：（引起一件事）唔你知道皇上……

寇：（也想到這個，接過去）唔對！您臨走時讓我留心的那件事兒，是不是？嘿！

（寇機密起來，起勁得很。）

李：（狠瞞，好奇）怎麼樣？

寇：（放低了嗓門，湊過去）我天天往敬事房跑。

李：沒人拿你開玩笑？

寇：怎麼沒有！小小的年紀，又跑來幹什麼？我們這臊地當兒，真不學好，又來打聽

皇上跟皇后，是不是？我就嬉皮賴臉地問：「呵，昨日晚上怎麼樣！」「還不那

麼？」老話：沒那麼八宗事兒！「可不是，有時我還借過那本記好事的「子孫簿子」來

翻翻，可不其然，一單賬都沒有，還是一張白紙兒。

李：皇上一直沒往過皇后……

寇：一直到今兒個，皇上天婚都未半年了，皇后還是一個……

李：（似嗔非嗔地）又……

寇：（一笑）奴才走了嘴，嘿嘿。

李：（再拉回來）連材，你去伺候皇上，不光是騰新奇罕兒，圖好玩兒，我派你去就為的以後更容易知道皇上的行動，（陰險地）你伺候他要伺候得周密，要寸步不能，他的一舉一動，你都要隨時報告我，懂麼！

寇：懂，懂。這一去，我就叮上他了，他說什麼，做什麼，都別想逃過我的眼。

李：（警告）你可別像王商呵！

寇：（拍胸）沒錯兒，怨。我連材有天良，絕不是那種忘恩負義的人。

「一位當值的小太監上。」

李：（跪）啓稟總管皇上派來的又回來了，說一定要您馬上上殿。

寇：（有點為難）這一羣不知死活的東西！真在太歲頭上動起土來了。

寇：沒有虧心事，不怕鬼叫門，怨就跟他走一趟，怕什麼？

李：你懂什麼？好漢不吃眼前虧。

寇：要我就不怕。

李：連材，還是你先去看看吧。

寇：……

（太監起立，隨寇同下。）

（李道英焦急地想主意。）

（正講話）道英，還是你進來給我梳頭吧，他們梳不好。

（吉人自有天相，主意已定）……

（提高）道英！

（作狼狽狀）老佛爺，奴才很願意伺候您，可是現下有人立刻要抓奴才去問罪！

（什麼！誰！）

李：（跪下去）老佛爺，您救命吧，奴才該死，一回來就麻煩您。

慈：這是從哪兒說起！

（丫子揭開。慈靜太后走出來，滿六十的人，望去只有四十來歲。眉脂煥發光彩，一頭烏亮的黑頭髮，兩隻水潑潑好神色的大眼睛，一看就是聰明絕頂的漂亮人，絕不拖泥帶水，乾脆，痛快。一舉一動都是有分寸的，儀態之雍容，面目之端莊，仍流露着青春時候的美艷。好多男人都趕不上她，就因為她意志堅強，有決斷，日用享受無一不盡力講究，尤其在裝飾方面。剛起身，穿一件雲頭寬邊的橫花旗袍，露着花盆底子的粉靴。頭上梳着高大的「兩把頭」，燕尾還沒完全弄好，手裏還拿着一把打閃的小鏡。宮女們簇擁着出來。）

（一看道英跪着，一怔。）怎麼啦？

李……（叫頭如搗蒜）老佛爺救命，老佛爺……

慈：什麼大不了的事？

李……有人到您太后老佛爺的寢宮來捉拿您的奴才來了！

慈：這麼大膽子，誰？

李……啓稟老佛爺，奴才不敢說。

慈：說！你說，不要緊。

李……（故意半天）奴才不敢說的是——光緒爺，萬歲爺！

慈：他——爲什麼？

李：有大臣上奏，彈劾奴才，不該代替太后老佛爺到天津克。

（慈禧先一沈吟，但對她沒有困難二字，立刻又揮出若無其事的安閒笑容。

慈：呵！噫！瞧把我們的總管吓得這樣！起來吧，有我呢。原來是這麼大的芝麻點事！快

起來吧。你瞧我這縷頭髮，他們總統不光，我要一根跳絲都沒有，他們弄得一堆亂

草似的！

李：太后作主，奴才謝恩。

（他叫頭殿起來。）

慈：來弄頭髮吧。瞧吓的那樣，你這麼怕皇上？

李：太后撤簾歸政以後，大權都由光緒爺在握，咱們儀禮殿的算退休了。奴才也處處退

步，您瞧，一直送上幾宮來了，叫奴才怎麼受不怕？

慈：你說的！咱們算這樣沒面子了！

李：老佛爺您這一撒籐不要緊，奴才們都跟着不敢大聲吼氣兒了，打狗還得看主人，跟奴才們過不去，還不就是跟您老佛爺過不去？

慈：他怎麼會跟你們做奴才的過不去？他從小就那份脾氣，你也不是不知道，不會，他不會的。

李：奴才也說皇上不會，其實，要專跟奴才過不去又有什麼關係？

（一邊談着，李蓮英一邊很熱熱地爲太后梳頭。

）宮女們捧過翡翠頭，烏木桿，精巧的烟袋。一個宮女由描金繡花的烟袋荷包中裝了烟絲，另一宮女點燃紙枚子太后慢慢吸着旱烟。

李：老佛爺，都這時候了，早朝還沒散。聽說又計劃着跟日本開仗呢！

慈：怎麼！舊病兒復發了！

李：皇上忘記今年是您六旬大慶的好日子了。頤和園的工程已經在油漆彩畫，眼看就完工了呢。

慈：這孩子，我告訴過他別亂來，這麼大了，還讓我操心——唉，也難怪東洋人是欺侮人。親政不久，年輕的人兒，總想有一番作爲，也不是壞事，只要不太離格兒。  
李：皇上想有所作爲當然是好事，可是太年輕了點，自己沒準備稿子，大臣們就胡言亂語

地出花招兒，皇上那兒禁得起他們的挑唆？據奴才看，老佛爺不能躲心靜兒，還得多操持操持。

慈：老了，懶得操這份閒心！再說，也得讓他自個兒劍剝劍練，像小學生練寫字兒似的，老讓人把着手兒還成！這孩子，就是太好勝，自己個兒又犯不穩。

李：就說的是了！您還是多把把手兒好。

（正說着，寇蓮材又上來。）

寇：（一見太后，打鬩叩首，）奴才寇蓮材請太后老佛爺您早安！願太后老佛爺萬壽無疆！

李：外頭人還沒走？

寇：死說活說，說了半天，還不肯走，要您立刻去呢。

慈：（命令）你告訴他們：說老佛爺生氣了！誰借他們的胆子。敢到後邊來弄亂管！有什麼事，讓皇上自己來說！

寇：領旨！

慈：遵了得！

寇：喳！

（蓮材起身，欲下。）

李：蓮材，你看早朝怎麼還沒散？打仗的事再去探聽探聽。

寇：噠。

（寇十分得意，搖擺着下去。）

李：（跪下）謝太后老佛爺作主。

慈：起來吧，梳頭要緊！

李：已經梳好了，。

慈：梳好了？我看。

（宮女捧另一面鏡子立在身後，太后左右打閃。）

慈：可不是！又麻利，又快！沒一袋烟功夫，早服服貼貼的了。

（轉向宮女）你們也都好好學學乖，一個一個笨手笨脚的，難怪作不上總管！

李：嘿嘿，老佛爺，又拿奴才開心了！這也不是一天半天，伺候您有幾十年了。老佛

爺，就傳御膳房的開您的早膳吧？

慈：好吧。嘴裏沒味兒，先拿塊檳榔給我。

（宮女立即奉上檳榔盒，早茶，有的去預備早膳。）

慈：是人老了也不怎麼的，這些日子口味總不好

李：（鄭重其事）老佛爺！

慈：什麼事？

李：（獻媚地）老佛爺，奴才跟您老佛爺這麼多年，沾您老佛爺的光，這次又承您派到

天津去開了眼界，旅順，大連，威海，海口子，要塞都看見了，這輩子算不白活。奴才總想設法報答報答，這趟一出去，就變看法兒地搜尋點什麼孝敬您老人家。總算托老佛爺的洪福，奴才還有這麼點造化。

慈：瞧你這嘍囉！

李：老佛爺，奴才不知怎麼高興，要跟您鄭重地「獻寶」呢！

慈：獻寶！（一笑）我不希罕，你沒聽說：內廷就是聚寶盆？

李：這件寶貝既不甚珍珠、瑪瑙，也不是琥珀、翡翠，更不是珊瑚子，金鋼鑽。

慈：那是什麼希罕物兒！

李：（一字一句）老佛爺，一種長生不老的仙丹妙藥。

慈：呵嚨，原來！那兒發來了野藥兒，我不信這一套。自古多少帝王求長生不老的藥都是做夢。沒那麼回事。人呵，祇要保養得好，你看我，一根花白頭髮都沒有，就是不老長生，祇要活一天算一天，不自活，就是不老長生。誰還真要長生不老，活上一千年，一萬年，那不成了老妖精了！

李：（一本正經）老佛爺，這件東西實在不比平常，古書上都記載得有，要深得日精月華，千年才能生長一個。中國才有幾個千年？老佛爺這物兒現下出世，是老天尊特意給您的。

慈：究竟是什麼呢？



李：您先過過目。

（他走到門邊，喚兩個小太監捧着個精美福壽漆的捧盒上來。走回太后面前跪了

打開捧盒。

慈：呵！這是什麼寶貝！一團泥，樹根子？有點像人參，

李：這就叫千年的「何首烏」。

慈：「何首烏」？唔我聽說過。是真的麼！

李：頂地道了！老佛爺，您就賞光把它嘗人參吃了，滋補滋補您的玉體，奴才都是光榮的。再說，要真能使老佛爺福壽綿長，那更稱了奴才的心願了。

慈：難為你這份孝心，我一定領情。

李：（一躍）老佛爺賞臉！

慈：替我收起來吧，收個好地方。

（那一對太監收起捧盒，行禮退下。

慈：可是，這希罕物兒，怎麼吃法呢！

李：（接過來）奴才早想週到了。這希罕物兒您可以用，但千萬不可以張揚開去，弄得

滿城風雨，那會對您老佛爺不利的。所以奴才特地讓奴才的妹子學了做法，也不怎麼流，怎麼蒸，怎麼曬，據說要九蒸九曬，之後……

慈：你的妹子會？她在什麼地當兒？

李：老佛爺，奴才已經領她進宮，在圍圍房候着呢，祇等老佛爺一傳。

慈：（誇他）你真預備個週到！

李：（得意）老佛爺！我這妹子梳頭比奴才還梳得好——（附耳）她進宮，您也就脫髮是梳頭的算了。

慈：（開玩笑）可是，她長的不像你這麼醜八怪吧？

李：老佛爺，您放心，我們雖是兄妹，但並不是一母所生。我這個妹子，您一會兒看見就知道了，您要挑着大海哥稱句好那奴才……

慈：別吹過了勁兒！快叫她來。

（李走到門邊，差小太監去喚。）

李：（回來）老佛爺，我這妹子年輕，沒見過世面，不懂得禮法，老佛爺多担代。

慈：讓她進來，別害怕，還有什麼包涵不了的？

（一對宮女由幔內出。）

宮：（同時打罷，說話。）老佛爺早膳齊備了。

慈：真不想吃。

李：您還是用點吧。

慈：（起身）好，我吃點試試。

李：（追隨左右）老佛爺，我這妹子是有名的大美人兒，（湊到耳邊）奴才有意把她……

慈：你存什麼心眼兒？

李：（獻媚，在太后耳邊說）……

慈：皇上心太野，倒也該收收心。

李：前回想勸您上口子癮，一天到晚守着烟燈烟盤子，您又不上套，奴才看祇有選妃子沒有不上套的。

慈：前回翁師傅倒也提過說兩戶總督長敘有兩位小姐，長得俊俏，我正盤算；可是選妃子，那怎麼對得起皇后；再說，一滿不踏元漢不選妃，「你是漢人！」

李：奴才這漢人也可以殺旗呵，奴才久已想投旗呢。老佛爺，（再湊上去）……以後包管皇上聽話了。

慈：皇后長得端端正正的，你這妹子又是什麼了不起的尤物兒！

李：（有把握）您看了再說，您看了再說。奴才還有更好的主意。

慈：（抿着嘴笑）還不是餛飩主意！

李：從年輕時候起，您想什麼，奴才給您弄什麼。那些事，（猥亵之狀）還不件件如意了？

慈：（瞪他一眼）又添丑功了！猴崽子，你就真管這些事兒。我看你到敬事房去當差吧

李：（忙止住，）老佛爺！（用手告訴她，旁邊有宮女。）您……

寇：哈……

李：（陪笑）哈……

（宮女們羞得滿臉通紅，隨侍着一同笑入幔內。

（留在幔外的兩個還在笑。不敢出聲，拿繡花手絹撫了嘴，一個怕羞的拿手絹蒙上臉笑。

（寇連材匆忙上來，她倆才勉強止住，

寇：太后呢？

宮：用早膳呢。

寇：李總管？

宮：跟進去了。

寇：不得了！

宮：您有急事？

寇：哼，一定要打仗纔！

宮：要不要給您傳一下？

寇：（猶豫）斷——也好——唔不，等一會兒吧。

（他在殿內轉。

寇：皇上快下朝了，皇后還沒來請早安？

宮：不知怎麼的，今兒個都弄晚了。

（聲音。）

寇：聽，有人。去看看，別是皇上還是皇后駕到了吧？

（宮女下去。）

（片刻引李姐兒上，她確乎不像她的令兄，而她令兄所形容她的美貌也確乎不爲這份。花枝招展，滿面春風。新飾，含羞。年紀在二十上下。不愧稱爲美人兒。花旗袍，花坎肩，花手絹，這一頭大花。就是裝飾過於豔麗，一身粉紅，藕荷，月白，蘋葉綠，玫瑰紫，顏色太多，有點膩。

寇：（驚奇地）這是誰？

（李姐兒傷促不安。）

宮：李總管的令妹，太后招見的。

寇：唔，（見禮）李——李大姐！

姐：（不知如何是好，還禮，又想下跪，）不敢……請教……

寇：寇蓮材。

宮：梳頭房的大太監。

姐：（才放了心）唔，我當是皇上呢。寇——寇大哥（請安）您多照應。

寇：那兒的話！您進宮來是爲的……

姐：家兄要我來叩見（羞，）……………

寇：太后老爺爺。

姐：（作態）……還有皇上。

（攪動。）

寇：聽，是不是聖駕到了？

（宮女沖出去。）

姐：唔，那我得……（不知是藏好還是見好。）

寇：也許是皇后。

姐：（慌張）娘娘來了？呵呀！我怎麼辦！

（宮女上來，手裏捧着個漆盤。）

宮：皇后駕到了。（跪下，把盤捧給寇太監）這是您的賞封兒。

寇：她的宮門錢倒是天天兒不落，一會交給總管吧，去請進來！

姐：慢點：您費心把我藏個地方好不好！

寇：爲什麼？

姐：您不知道，我不能見她。——啊，這死東西，哪兒去了？

寇：誰？

姐：您想，我到這兒來，怎麼能見她呢？

（弄得寇太監無言答對，宮女進退兩難。正在不可開交之際，李蓮英出來。

李：我一猜就是你來了，什麼地方，就大喊大叫的？

姐：闖闖房，盡是太監，把我整了一早晌！你也不縮到那兒去了？我回家，送我回家去  
吧！

李：大小姐，這是哪兒？睜眼看看，也是你發脾氣，使性子的地方？快跟我進來吧，什麼都跟太后老佛爺說好了。（繼之，到她耳邊，眉飛色舞）……

姐：（沒聽幾句，一把推開）死東西！

李：眼看您就是（又湊上去）……

姐：（假怒）我不來了！

李：好，說正經的。「何首烏」的作法，你記得怎麼說吧？

姐：什麼時辰見皇上？

李：瞧你這忙勁兒？

姐：（埋怨）娘娘來了，你讓我沒處藏，沒處躲的。

李：（轉問寇）皇后駕到了？

寇：就在宮門口呢，已經下了鳳轎了。

李：賞了宮門錢了麼？

（那個宮女原盤捧過，跪下。

寇：人家禮法一步不錯，先就遞進來了。

李：（收起賞封兒）好，你請她先在這外邊歇一會兒。

寇：噫。

（宮女起身。連材欲行。

李：來，跟我來，我在家教你的禮兒都記得那吧？

姐：（撒嬌）你管我！吓都把人吓慌了！

李：別害怕，來，太后才和氣呢。

（李將欲引妹下，被連材喚住。

寇：李總管，打仗的事又探聽來了，報告您：熱鬧的不得了！起初，兩邊對說，後來主

張打的一邊愈說愈起勁，好傢伙，慷慨激昂，人都說哭了，就差罵大街，連我都聽

得有點動心了。

李：怎麼着？要打？

寇：皇上說話就散朝，說要領着翁師傅，李伯爺，一同來請見老佛爺，好做最後的決定

呢。

李：李鴻章也主張打？

寇：您倒沒有，祇是說，要打起來這麼困難，那麼不易，什麼的。（提起來）還提到老

佛爺那？怕她老人家不願意，就有一位大臣，也不是誰，說：「社稷爲重，母后既



「可以婉轉相勸，不必說什麼是什麼。」

李：（緊接）皇上怎麼說呢？

寇：您倒說得好：「太不願從老佛爺的意思，恐怕有點不合乎孝道。」

李：恩，我先稟明老佛爺再說。

寇：噓。

李：（走，又回）運材，你去伺候皇上的差事，已經由老佛爺恩准了。

寇：（打鬧）謝謝您的恩典。

姐：（不耐煩了）快看吧！

李：來了。

姐：呵！人家的心直跳。

（李總管引李姐兒入殿內覲見太后。）

寇：請皇后上殿吧。

（宮女走下。）

（片刻，門啓。晉盪皇后扶個小宮女上。皇后五官端正，面色蒼白，服飾淡雅，略現憂鬱。確是大家閨秀的風範，談吐文靜，舉止大方，祇有些弱不禁風，加之近日略感風寒，身體有些不適，精神更振作不起。

寇：（跪迎）恭迎皇后！

晉：太后呢？

寇：正用早膳，請娘娘先歇一下，他老人家慮出來。

晉：我在殿下等了半天，待不住，就要回去。

寇：娘娘，您的病還沒完全復原？

晉：也差不多了。

（皇后坐了，宮女獻茶。

晉：你們去看看，皇上來了。他們因為他沒帶宮門錢，不給傳報，皇上還在殿下講理兒呢。

寇：可了不得，快去看看吧。

（他和宮女剛要出去，門開了，她們退回來，恭謹地跪在地下，一動也不動。

（皇后起立。

寇：（叩首）恭迎聖上，願聖上萬歲萬歲萬歲！

（光緒皇帝，將近三十，細長的身架，眉清目秀，略現憂鬱，一付近乎女性亦略帶英武之氣的容顏。少年氣盛，但缺乏果斷。剛親政不久，正是花開時節，頗想有些作為的氣勢，但想做又不敢做，知其然又不知其所以然。有一般少年人的特長也有一般少年人的缺點，容易鼓舞，也容易灰心。他沒穿朝服，換了便裝，隨隨便便就進來了。

光：（一眼看見寇和宮女們在跪着迎接）起來，起來！我不要這套。

（寇和宮女起身。）

寇：聽說有人冒犯了皇上？

光：那倒不是。我今天一個人來的，匆忙，他們也不跟我要什麼宮門錢，沒有就不給傳報，不準我上殿，我還是皇上吶。

寇：奴才罪該萬死！

光：我怎麼說：「有急事，要打仗啦！」都不行，說好話也不成。我就問他們，我還不知道，原來天天有人替我交宮門錢，宮門費還有官價；皇上多少，皇后多少，幾品的大臣多少，聽說每天都收上百上千兩的錢子！你看，這壞習氣要不革除怎麼得了？怎麼能打勝仗？

寇：是，皇上。

光：（忽然轉題）給我倒杯茶來，囓了一早嘔，嘴又乾又渴！

寇：喳。

（皇后一直在旁邊，沒言語。光緒一眼發現，皇后眼低下去，臉轉向一邊，光緒使勁一轉，頭轉回來。）

（寇跪獻茶。）

光：（一揚頭子，一口氣就光了。）好渴，再來一杯！

寇：皇上，您這麼渴？

着！跑着來的。翁師傅，李伯爺他們和我一起來，這兩位老頭兒！真像人說的：翰林院出身的，都是驢騾！斯文，邁方步，一步一步地，好慢呵！我性子急，先跑回去換了便裝，我都渴了，他們還沒來。

寇：（跪了，又奉上一杯，）皇上！

光：（接過來，喝了，一邊說）起來，起來！不必這套禮法。太后呢？

寇：老佛爺，正用早膳，就出來，皇上，娘娘在那邊……

光：看見了，

寇：要不是想說您在外頭，奴才們還不知道呢。

光：唔！

寇：您的貴恙還沒十分復原。

光：唔。

寇：您看您的臉色比前兩天順亮點吧？

（蓮材好奇地挑鬥。光緒和晉澧像路人般地對瞪一眼。）

（晉澧忍不下去，起身。）

晉：蓮材，你替我稟太后，說我來給您問早安來了。身子支不住，先回去了。

寇：您別忙，先坐會兒，老佛爺還念叨您來着。要不然，您兩位談談，我去給您回稟。

（寇有意察開，說着走入殿內。）

（殿剩光緒，晉澧二人，誰也不言語，好久好久。）

（光緒站起來轉圈，晉澧不動。）

（一又會兒，晉澧飲泣。）

光：（長嘆一聲，作自言自語狀，其實是給晉澧聽）唉！還不夠受！還給魂丟氣……

晉：（瞪他一眼，也自己說）今兒個太陽打西邊出來了？

光：（望着天）也不替人想想，多少大事都忙不過來，眼看要跟日本開仗了，還不把這

些無聊的心思擱在一邊？誰還有閒心管這些小事？

晉：撇一下嘴轉過臉去。）也不誰跟他說話來着？

光：（有點急！）一個人呵，別老這份陰陽怪氣的神情！

晉：（還聲）唉！鬼話！這宮裏怎麼鬧起鬼來了？

（光緒看她一眼，再不言語，痛苦地坐倒一邊。）

（晉澧苦笑附聲。）

（就這樣又緊張又沈靜地過了一時。）

（光緒拍一下茶几，陡然立起來，晉澧吓一跳。）

光：（無限感慨）唉！當什麼皇上？

晉：（冷冷地）我這個皇后呢？

光：（可抓着發作的機會）誰跟你說了！——我心裏在想打仗的事，當皇上連打個仗都決定不了。

晉：知道你沒把我放在心上。

光：（跑到她的身邊，氣忿）你給我起誓是怎麼的？

晉：（冰涼）你不是不理我嗎？

（光緒氣得說不出話，捏着拳頭站在她身後。

（寇連材隨李蓮英探頭已久。躡步走出來。

李：（冷不防）叩見皇上，皇后！

（李蓮英叩安，皇上皇后對視一眼，把緊張鬆下來。

李：皇上跟皇后說話兒呢？

晉：恩，說話兒呢。

李：要嫌奴才們礙眼，奴才們就……

晉：有什麼怕你們聽的？

光：（走開）沒什麼！已經說完了！——唔，李蓮英，早上我派王爾找你上殿問話……

李：（支吾）奴才很對不起皇上，不是奴才不去，實在是奴才一派出去大半個月，團團

察奴才事情特別多，尤其伺候太后老佛爺的差事，奴才……

光：算了，那來這麼多「奴才」的！我問你……

李：（不管）皇上請您稍候一下。

（他走到皇后身邊。）

李：娘娘，老佛爺請您這裏邊說話兒呢。

（皇后起身，寇連材搗腰，她嫋嫋入內。）

（光緒跟着也要進去。）

李：（攔住）皇上，請您留步，太后沒有旨意……

光：我有急事。

李：這是禮兒！這是規矩。

（光緒有點氣，祇好縮回來。）

（李蓮英得意地怪笑一下，想走入殿內。）

光：（也喚住他，）你也慢點進去！過來！

（皇上坐下，難得擺一回架子，一肚子氣，顯然要在他身上發作，李英也趕好移過  
來。

李：聖上，您有什麼吩咐？

光：什麼吩咐？我問你：知罪不知罪？

李：奴才不知犯了什麼罪？

光：你呀，你就是貪污的那個銀兒！

李：奴才不懂您……

光：你不用裝傻！

李：唔，奴才隨醇親王爺到天津克是太后老佛爺指派，皇上您恩准了的。

光：是的，有人彈劾你這一點，我都說過去了，可是還有呢？

李：還有！奴才就不得而知了。奴才當差從來不敢僭越一步……

光：哼！就是立下不少新規矩，臭規矩，貪污的規矩！

李：聖上，奴才該死！敢立什麼規矩？什麼都是列祖列宗的成法。皇上雖然親政不久，

可四歲就入宮，在宮廷裏長大的。什麼禮法都看過了。從小時候起，從奴才抱着皇上，拉着皇上的手兒上殿起……

光：（氣壞了，跳起來）我現在已經長大了！

李：噎噎。（跪下去）

光：你還抖我的根子，欺侮我小麼？

李：（氣勢凌人底）奴才不敢。

光：你還以為我就懂玩兒，什麼都不懂麼？

李：（滿不在乎底）奴才不敢。

光：這內廷裏的「宮門費」——今天我差點進不來——是不是你與的？

李：（頓下來）奴才不敢。



光：這次到天津去檢閱海軍，一路之上，大小官府，尤其與海軍有關係的衙門，點齊名兒，數着數兒地要賄賂，是不是你與的？

李：（心中有愧底）奴才不敢。

光：別老「不敢，不敢」的，你說說！

李：奴才……

（看寇連材一眼，給他使眼色。寇連材吓壞了，趁皇上沒看見，溜進幔內。

李：……不敢。

光：你到底知罪不知罪？

李：奴才……知罪……

光：你以為你伺候太后，是大總管，就可以為非作歹，無惡不作麼？

李：奴才……不敢……

光：我今兒個要把你這貪污的根兒拔了去！

李：請皇上開恩。奴才……再也……不敢……

（嬾子揭開。慈禧一手拉着香澧，李姐兒一邊攙扶着慈禧，寇連材和宮女們追隨着  
一同出現。

（慈禧一擺手，誰也不言語。

（李蓮英看見了。

光：我派王商傳你上殿，你都敢違抗？

李：（又氣壯）那實在是太后老佛爺……

光：別又老佛爺，太后老佛爺的！

李：（加重）真是老佛爺！

光：確是老佛爺麼？

慈：（開口）什麼真是老佛爺，確是老佛爺的？

（光這一驚，回頭一看，站一大排，趕快起身。收回怒容，改爲笑臉，小心地走回慈席面前，跪下。）

光：親爸爸，吉祥平安，您早晨好！

慈：好個好！就是怎麼一大早你就到我寢宮抓人來了？

光：那怎麼敢！我不過找去問問他，因爲有人彈劾。

慈：他犯了什麼罪？

光：隨醇親王檢閱海軍「恐觸唐朝盛軍覆轍。」……

慈：那是我派的。

光：我也准了的。

慈：那不就結了。

光：可一路上有不少告他貪財納賄的狀子的！

慈：他有沒有呢？

光：我正問他，他已經沒話說了，您瞧！

慈：（轉問）李蓮英，你是一路上撒網，打秋風，受賄賂啦？

李：奴才不敢。

慈（作怒狀）到底有沒有？

李：太后老佛爺您聖明！奴才跟醇親王去天津檢閱水師是朝廷特派的欽差，代替的太后同皇上，一路所到之處，不管大小衙門，當然都要歡迎恭送，也是歡迎恭送的太后同皇上。臨別貢獻一點當地的土物兒，也都是人之常情。人家一片好心，咱們也不便謝絕。多少人氣忿奴才這隨好差事，就編派奴才，什麼貪賊受賄這些話，還請老佛爺，皇上您明鑒！

慈：噫，我看也許的。

光：親爸爸，您不知道，人家告的有眉有眼，說他點着名兒，數着數兒他向人張手。

慈：（一笑）算了，你也沒看見，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那些人妬嫉他，小心眼兒，難爲他一路辛苦，算了。唔，你先起來。

（皇上這纔起身。）

光：親爸爸，我是殺一做百，想正一正這貪污的風氣！  
慈：當然好，可是你別從我這兒來呀，哈……

（笑着，坐上寶座。）

光：親爸爸，李蓮英這件不過是個引子，那些與海軍有關係的衙門紛紛送賄賂，那一定是他們在錢財上不清，怕查出漏子來，就先送禮堵住嘴。

慈：這當然也有的。

光：海軍的經費不少，又關係國家的命脈，貪污起來可太可觀，太可怕了！親爸爸，最近我又得知一件祕密：凡是大工程，照例承修大臣得三成，監督得一成，勘估大臣得一成，隨員得半成，兩大臣衙門的書吏合得一成，經手又得一成，這一來，實際到木廠的只有二成半！

慈：真的？

光：親爸爸您想想，這一來，像颐和園這種大工程，造好幾年，費三千萬兩，這些經手的人要吃下多少去？

慈：不會吧？

光：這我沒有詳細的報告，不敢說，依此類推，假如海軍也這樣受賄的話，那海軍經費比修園的款子要多出一倍，有六千萬兩，經手的人吃起來該更可怕了！

慈：皇上知道的這麼多？都辦的什麼！

光：唯願靠不住！要靠得住，親爸爸，您養老的園子還可以修得比圓明園更大，您現在實是受委曲了，再說，要靠得住，海軍不定是作麼事，拆就破的破船。我們大清的運

命都放在這些條船上，一旦國家有事——眼前就是事——豈不堪設想了麼？  
（皇上慷慨陳詞，妮妮動聽。）

慈：對對，李蓮英，聽見皇上說的麼？

李：是，老佛爺！

慈：皇上是好意，並非跟你爲難。

李：是，老佛爺。

慈：以後要特別當心。

李：是老佛爺。

慈：少那麼不開眼，收人家的禮物兒。

李：是，老佛爺。

慈：起克吧？

李：謝太后老佛爺的隆恩。（叩頭，要起來）

慈：皇上啊？

李：謝皇上的恩典！（叩頭）

光：今天要不看老佛爺的情面，一定要細查重辦。

李：奴才以後一定小心。

光：去吧。

（李蓮英爬起來，鬆一口氣。）

慈：（對晉禮）瞧，一出來一大套，害你又站這麼半天，你身子股兒不好，快回克吧。

晉：謝老佛爺！姪女兒沒什麼，本來有點支不住，一聽皇上講這篇大道理，精神倒來了呢。

光：（敷衍）嘻嘻。

晉：（裝腔）皇上哪兒聽來這麼多故事兒，也給我們講點。

光：不自然）嘿嘿，你先回去吧，等你好了我講。

慈：對了，你先回克吧，聊開天什麼時候不好？我看你氣色還是不對，一定傳太醫院再進來寫個方子。過來，讓我摸摸。

（皇后走過去，慈撫她的上額，又比比自己的。）

慈：（對光緒）你試試她，是不是有點發燒？

（光緒紙好走攏，做了摸狀，恐怕還沒摸着。）

光：是有點。

晉：（撒嬌）誰發燒了？一定讓我回去，好吧！

慈：你這孩子，還使性子？人好了，一天到晚玩兒，一天到晚說話兒。

晉：好。（一一打躬）老佛爺，我走了。皇上，再見。

（慈竊笑，光緒不知如何是好，心裏才罵這位皇后。）

（宮女啓門）李蓮英，寇連材送皇后下殿。

慈：（試探）我看你們兩人還不錯麼。

光：（沒法說）親爸爸。

慈：怎麼有人說這段姻緣我給配錯了呢？

光：（掩飾）瞎說。

慈：有人說皇上跟皇后連話都不過呀！

光：不會。

慈：我說呢，我作主，我的親外甥和我的親姪女兒還合不來？

光：（一笑了之）嘿嘿。

慈：（陡然一轉）別是你們裝給我看的吧？

光：（遮隱）沒有的事。

慈：（心裏明白）那就好。

光：親爸爸，別提這個了，今天來請早安，有一件天大的事跟您請示。……

慈：你的事都是天大的。好，我不提娘娘的事。

光：（鄭重）親爸爸……

（慈禱左顧右盼，心不在焉，一眼發現李姐兒。

慈：（有意打岔）呵嚨，還一個大人兒呢，這回可真忘在頸子後頭了。

姐：老佛爺！

慈：來；

（李姐兒款步向前，慈禱拉着她的手。）

慈：（愛）瞧這小手兒！（問光緒）你猜他是誰？

光：那怎麼猜！

慈：這孩子，很靈俐，長的又水亮，起眉動眼，頂招人痛的！我們娘兒倆有緣，我一看見就歡喜，我也怪悶的，要她住進來陪着我。

（光緒在看李姐兒，李姐兒扭轉身去，不勝嬌羞。）

慈：別害羞！鄉下丫頭，學點禮法，給皇上請安！

（李姐兒轉過來，雙手撫膝，請了個蹲兒安，又轉過去。）

慈：這孩子連聲兒也不用！我教你點禮法，上前，請安，再退後。跪下說，叩見萬歲萬歲萬歲！

（李姐兒不動。）

慈：來啊！

（李姐兒照樣做了說：「叩見萬歲萬歲萬歲」可一跪下就沒起來。）

慈：起來呀，假孩子！

（她一下跳起來，蹣跚到慈禱身後去，慈禱大笑。）



（李蓮英，冠翅帽回來。）

慈：皇后走了？

李：已經齊歸回宮了。老佛爺，請師爺，李伯爺都到殿下，請求親見老佛爺呢。

慈：唔？

光：是，親爸爸，是我叫他們來的。今天早朝有一件大事，我不敢擅自作主，特地傳他們一同親見，求您賞個主意。

慈：（裝不知道，滿不關心）又是什麼了不得的事？你辦了算了，頂多來告訴我一聲，何必件件問我？我躲心靜兒還躲不過來呢。你也不小了，當皇上怎麼當也該練會了。老找我這崑山，要真有一天我這崑山有個好歹兒的……

光：親爸爸，這件事不比平常，太要緊了。

慈：到底什麼事？

光：（囁嚅）多少大臣都上條陳，主張還是跟日本開仗。

慈：說了半天，原來還是這當子事呵！瞎！我還以為什麼大不了的？——這件事，我不囑咐過怎麼辦麼！

光：現在人家打到頭上來了，不由你……

慈：（不高興）呵？

光：看您的意思怎麼樣？

慈：我當然沒是我的老生慈，不能令兒一個主意，明兒一個主意，三個好的，兩具的！  
！又不是小孩兒過家家兒，說不玩兒就不玩兒。（不放過）你的意思呢？

光：親爸爸什麼意思，我就什麼意思。

慈：這才是好孩子！別光聽那些糊塗大臣的混賬話！來，連材！

連：（過來）老佛爺！

慈：傳話出去，讓他們都老實點，說老佛爺不見，乖乖兒地給我回克！

光：慢點兒。（跪下來）親爸爸

（寇停住。）

慈：怎麼着？

光：您還是見見他們吧，他們會詳細地報告您，一個叫什麼金玉均的在上海被刺，駐韓  
領事館督袁世凱怎麼解決，日本怎麼出兵不退，現下成了什麼局勢？……

慈：你是一定想打！

光：他們不退兵，在鼓勵朝鮮獨立，劃出大清的版圖，以後就佔有朝鮮了！

慈：李鴻章不是在跟他們辦交涉麼？

光：親爸爸，從鴉片戰爭起，我們受洋人的氣真受夠了！咸豐年間英法聯軍打進京師，  
害得您跟先皇逃到熱河去……

慈：那時我年輕，還沒你呢！

光：觀爸爸，我們纔是交涉，結果總是割地賠款，他們不講理！

慈：那麼你怎麼能說張雨？

光：觀爸爸，以前他們都勸貢稱臣，現在沒有一個不欺騙我們的。甚至連日本那裏一個小國，都想試試手呢。怕測過去對外邦太以寬大為懷，這些野蠻的國家就待寸進一尺，得難望到一丈麼？說他逼我們

慈：好，起來吧！跟誰學的？變成說客了！

（光緒不肯起，一直跪着。）

光：觀爸爸，非慫作生不可。

（李蓮英機警地跪下來。）

李：老佛爺，皇上，奴才冒萬死也要插一句嘴。

慈：（斜他一眼）有什麼話說？

李：老佛爺，在您取決打不打之前，奴才只提醒一句話兒。

慈：什麼？

李：別忘了，（鄭重）十月是老佛爺的好日子！

慈：那——什麼？（跪拜，致關係的意思）

李：六旬大慶不此平常，願和國恨禿完重，縱正力起，全國士不就都在預備了。

慈：（並非由衷之喜，所以加倍誇張）那沒關係！我個人就是不慶壽——當然以慰饑饉

重，……

李：是，老佛爺，奴才別的不懂，是太后的典禮官，事關大典，不能不提醒一句！

（他起開。）

慈：（找理由）倒不是爲我慶壽不慶壽，要看看的是今天的局勢成不成！別我們爲了權祖宗的江山社稷，反而輕輕丟掉祖宗的江山社稷！

光：是。

慈：剛才你說的很好，可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反面，還有另外的意思麼？

光：是的。

慈：你說說看。

光：（半天）……

慈：沒有？

光：（不言語）……

慈：我問你：你有把握沒有？這仗一打準贏？

光：……

慈：就說能贏的話，你想打多久？幾年零幾個月？

光：……

慈：這當中要耗多少銀子，你從哪兒來？太庫裏有麼？

光……

慈：再說，兵啊？是八旗是綠營，還是把禁衛軍也調出克？

光……

慈：怎麼不言語？你都想過沒有？

光：那麼您是不高興打？

慈：（趕快）唔唔，可不，可不！將來丟了版圖還怪我！讓後人罵我，爲修園子就用盡海軍的款子，爲作六十架壽，就七個八個地反對開仗？我可擔當不起！我是說：你應當想周密了，有把握了再動，不要輕舉妄動。——跪着幹嗎？起來商量吧。

（光緒慢慢起立。）

光：那您看怎麼辦呢？

慈：沒有另外的法子麼？沒有不消將出兵也保有江山社稷的好法子麼？

光：親爸爸，怕沒那麼容易的事吧？

慈：（久之）要知道，一動不如一靜，創業容易守業難！

光：（失望）您不見他們？

慈：見也是那句話，不見還是那句話，李鴻章不提過「以夷制夷」「以俄制日」的法子？我看這借大老俄打小日本的法子不錯。就還是這辦法，他不是跟日本在天津訂過約，畫過押？派他一邊兒再去講理，一邊暗地再聯絡德國乃至英國使臣，請他們出

來隨解開解，說句公平話兒，——萬一實在不成，咱們再說打，成不成？唉，我真  
滿變了你了。

光：（這想說，又吞吞吐吐）親爸爸……

慈：你看我的意思怎麼樣？

光：（不敢說）

慈：（這問）啊？

光：（沒辦法）聖明。

慈：好，連林，就按照我的話下段吩咐吧！

藍：領旨！

（寇下。）

（光沉默。）

慈：你看，這不是無事生非麼？我本來還想去看看牡丹呢。

（看光滿那份不高興的神氣，有意鬥弄他。）

慈：對了，你猜着沒有？她是誰？

光：（隨口）我看。

慈：你一百個也猜不着！

藍：（熱烈）她是……

慧：告訴你吧！（指李）在那兒瞧，李蓮英的妹子！

光：唔！（原來是他的妹子，更無與倫。）

慧：看不出吧！一個那裏談，一個那裏笑！

光：真看不出！

（李姐兒作態，拿手絹擦了嘴。）

李：（故作驚奇）我瞧，哪兒來的？這麼漂亮，這麼考究的手絹！

姐：（得意，不給瞧）老佛爺賞的見面禮兒。

慧：這見面禮兒呢，別寒儉人了！見面禮兒我另傳人送給你。

姐：（請安）謝謝老佛爺！

李：（噴噴有聲）瞧瞧！禮法不會，倒會討賞兒！

慧：別理他，他要不着，心理癢癢！

李：（發笑）哈……

慧：李——李什麼來看？我也懶得記你的名兒，以後就叫你大姑娘吧。大姑娘，你今兒

個回兒明後天親進來，別就誤了我的事！

李：（明知故問）什麼事，老佛爺……

慧：我們娘們的事，你不用問。蓮英，你引她回克吧？

李：是，老佛爺。

（李姐兒走出來辭別。）

姐：老佛爺，跟您告假。（請安）皇上，跟您告假。（請安）

慈：這回又好像很懂禮法了？

李：（玩笑）嘿嘿，老佛爺，（湊上去）這是在家裏教過的呢！

慈：（笑）猴兒崽子！哈……

（李姐兒拉李蓮英一把，兄妹同下。）

（慈蕭還在笑。）

（祇是光緒，高興不起來。）

（寇連材回來。）

寇：報告老佛爺，翁師傅，李伯爺他們回克了。

（光緒自是難過非常。）

（慈蕭走過，拉起他的手。光緒低着頭。）

慈：你這孩子，怎麼這麼死心眼兒？

光：我沒有。

慈：來，再跟親爸爸比比身量兒。真能靠挺兒，這孩子，又長一大塊，將來準是個細高

條兒！

光：嘿嘿。



慈：唉，何必無事生非呢？能湊合就算了，到萬不得已再說。

光：是。

慈：還多虧李蓮英，他一個奴才提起來，十月是我的好日子。

光：親爸爸，我也沒忘。

慈：難得這點太平年月，平安即是福。你這孩子，異性子，都讓我慣壞了。（看他衣服

）怎麼，就換了便裝？

光：舒服點。

慈：我看你會講舒服點！

（李蓮英回來。）

（宮女們獻烟茶。皇上沒理。）

（慈慈又接過小烟袋，宮女裝烟，燃紙，她慢慢吸着。）

慈：你是不是不高興？

光：沒有。

慈：來，過來，我問你。

（皇上移到太后身旁，手，又被拉起。）

光：親爸爸，我想還是打好。

慈：你吃了他們的費魂藥了！醒醒吧，還打不醒呢！告訴我實話……

光：親爸爸，我真是說實話……

慈：不是這個傻孩子。我問你：你跟晉禮合不來，是不是？

光：（沒想到問這個，）……

慈：沒關係，你說。

光：（一狠心）嗯。

慈：這孩子，存這麼個心眼，幹嗎不早告訴我？我不早說過，選皇后，要以德不以貌。

她你不稱心，不要緊，我再給你選妃子。

光：親爸爸，不是，我不爲這個！

慈：這麼大個子，害什麼臊？哪個皇上都選妃子的。翁師傅都跟我提過。

光：我是想，這些事情多難辦。

慈：你瞧吧，有個稱心如意的美貌的妃子，準保好辦多了。

光：親爸爸，我不要。

慈：明天就下旨，要全國都給你物色，把滿州的，跟你年紀相當的，美貌的大姐兒都選

來，等選好幾個最美的，咱們再傳到宮裏來挑。隨你便，這回我可不管了！

李：（插入）萬歲爺，奴才給您選個最美的來。

（光緒也不看他，也沒言語。）

慈：考考你的眼光兒，你看他的妹子怎麼樣？

（更不言語了。）

慧：哈……走，跟我看花去吧，散遊散遊。

（拉着手，立起來。）

（光緒任憑擺佈。）

李：老佛爺，何不換件外衣？

慧：算了，就這麼克吧，隨便。

李：（暗示）要寇連材跟去吧？

慧：唔，對了，連材！

（寇上前，跪下）

寇：老佛爺！

慧：（對皇上）這娃娃，年紀跟你相仿，人聰明靈俐，我頂喜歡他，我看伺候你的人老

不得力，讓他跟你克吧！

光：（心不在焉，順嘴流出的禱法）謝謝親爸爸！

李：（湊趣兒）喂，喂，連材，快給老佛爺叩頭，嫁出去的女兒，說不定還有一大堆賄

送的嫁妝呢！

慧：祭鬼子，又來了！

（慧竊笑。李逞英笑。寇連材叩首。光緒帝沉默。）

——幕落

第

二

幕

時：甲午陰曆八月初一日  
地：毓慶宮  
人：王商

翁同龢  
光緒皇帝  
寇連材  
李鴻章  
李蓮英  
慈禧太后  
晉禮皇后  
李姐兒  
珍妃  
瑾妃  
宮女  
太監

毓慶宮，皇上讀書的所在。

整整齊齊，一塵不染，油亮油亮的，擺列着黑漆大書架，大書櫥，大大鋪絨，大書

凳，都照得見人。隔扇，窗櫺，門框，落地罩，精緻地雕出花芽子，微微鑲一綉金線，隱隱地閃着金光。

壁上高懸名貴的字畫，書櫥中一函一函地列着線裝書，書架上安放奇峻的古玩，書案上靜靜睡着文房四寶，真是充滿了書香。加之八月正是桂花盛開的季節，那白底起藍花乾隆宮密的大花瓶裏插滿馥馥的桂花一點綴，這書齋，顯得那麼簡單，那麼清潔，那麼雅緻。祇有一兩件刺眼的陳列，那就是書案上的「地球儀」和琴桌上的「大洋船」，有點與書齋格格不入，都是洋人進貢，光緒特別心愛的小玩物。

翁同龢，光緒的太傅，內閣大學士兼戶部尚書，正伏在書案上揮毫。這老者，望去年有七八十歲，平頂瓜皮帽，鑲着大塊玉石，寬袍大袖，厚蛤蜊的琵琶襟的馬褂，大銅扣子。脚下登着千層厚底福字履。毫無衰老之意，豐滿健康，尤其臉上映照着的紅光，與那飄在胸前的銀白美髯，顯得太傅格外瀟灑，簡直是古詩人的風度。最易動感情，最講氣節，祇是缺少現代知識。

王商，那老家人式的太監，靜靜地在一邊侍硯。

片刻，走上二名當值的小太監，王商迎過去，那太監對他耳語幾句，王商又回到書案旁。

王：（輕聲細語地）翁師傅，李伯爺到了。

翁：李？——（不肖一談地）李鴻章麼！

王：是。大概是皇上傳他到咱們毓慶宮來的。

翁：別理他，辦洋務的沒好東西！

王：不請他上殿來？

翁：既是皇上傳他來的，等皇上回來再說。

王：是！

翁：先讓他在外邊待一會兒吧，（開罵）洋章京！

王：噫！

（王商給那太監使眼色，太監下去。）

（翁同龢繼續寫字，剛一落筆，有一「恭迎聖上」的聲音。）

（光緒皇帝垂着頭，繡履地上來，圍花長袍，巴圖魯多袒坎肩，瓜皮帽上鑲着珠寶。寇連材緊跟在身後。）

（翁同龢停筆起身。）

翁：皇上，您回來了？

光：翁老師，坐您的。

（翁坐下去，可是不放心。）

王：聖上，您怎麼就回來了！選妃子，已經選過了麼？

光：（不高興）還沒有！

王：今天選妃，是皇上大喜的日子，您還是高興點好。

光：高興？哼！

（皇上煩悶地坐下，寇連材立到身後。）

翁：皇上對太后請求緩選，太后怎麼說？

光：當然不准，不過，您說，要沒有中意的，這回不勉強，可是，以後還要選。

翁：那麼皇上打算？

光：（出氣一樣）都給他個不中意！

翁：（不安）……

（皇上痛苦地起身，踱着，連材緊跟着。）

光：連材，你別緊跟着我，到外邊去一趟好不好？我頭痛。

寇：奴才還是伺候皇上好，那有皇上頭痛，奴才反而走開的！

光：（無可奈何）唉！

（皇上頹然坐下，心不在焉地用手滾着地球儀，地球在飛快地轉。寇連材站在背後  
看着。）

（地球停着，皇上在仔細地研究。）

寇：皇上，那塊大皮靴似的就是朝鮮，對不對？比小日本可大多了！

（光滿不耐煩，揮揮手。）

寇：好好，奴才不開口。



（待一會兒，翁師傅想過來說什麼。）

光：王西，李鴻章還沒到麼？

王：啓稟皇上，李伯爺早在殿下候着了。

光：爲什麼不早傳報？請他上來！

翁：慢點！

（翁師傅十分激動地走到光緒身邊）

光：（起立）什麼事，翁師傅！

翁：（半天）最後回答一句：臣在太后面前提多少次，今天候了皇上一早，選妃子的

事皇上打算都給個不中意？

光：（斬釘截鐵）我不能作亡國之君！

翁：由臣給您看中的兩廣總督長鈺的那兩位小姐呢？

光：我什麼都能聽您的，唯有這件事，我不能聽您的！

（光緒十分感情，翁師傅也動了情感。）

翁：（聲音發顫）臣並不是爲別的，臣是看：皇上從四歲被接到宮裏來就丟掉了所有的

親人，小時候，常哭着喊着想見醇王福晉，您的生身之母，竟不得見面！見到醇親

王，您的生身之父，也祇能以君臣之禮相見！皇上沒有父母之愛，沒有兄弟手足之

歡，您沒有一個親人！

光：（很難過，很熱情）翁師傅就是我的親人！

翁：（幾乎落淚，半天說不出話，光在領首）……臣榮幸，被派到毓慶宮來伺候皇上，十多年來，十多年來如一日，跟皇上朝夕相聚，皇上真是把臣當了親人！

光：翁師傅！

翁：臣老了！怎麼樣表示這一番心意呢？沒別的，就以皇上之憂為憂，以皇上之樂為樂。皇上大婚以後從來沒宣召過皇后，這件事，整個朝廷都鬧翻了，臣當然更是五心不安，臣屢次給太后上條陳，太后總推托不來，這回，好容易太后降下選妃的旨意，臣就拚命奔走，使長敘的兩位小姐得以候選。皇上，這兩位小姐不但容貌美好，書也念得多，見識也廣，臣就想，皇上要有這麼一位親人陪伴着，臣就是死在九泉之下，也可以含笑了！

光：翁師傅！

翁：臣就這麼一點點區區的心意。好不容易推薦給太后了，太后也歡喜，這是難得的。

皇上，您就看看這十多年來朝夕相處的恩愛，您就看看老臣的這一片耿耿的心……

（翁師傅說不下去，在拭淚了。）

光：（安慰他）翁師傅是我最敬愛的，當做父母一樣的。

翁：（趕緊）臣……

光：（哄他歡喜）我今天這不一樣地梳您的鬍子？

（皇上就要動手，翁師傅退開。）

翁：（甜密的回憶）唔，大壞！以前說着說着，就坐到我懷裏來呢。

光：您別爲我難過了把。

翁：是啊，今天是皇上的好日子，我怎麼……（一轉）可是，選妃的事到底怎麼樣？

光：（怕傷了他）只要好。

翁：（起勁）好，好！就是「好」，沒別的字眼兒形容。

光：這回您放心了吧！

翁：（破啼爲笑）哈……

光：爲了翁師傅這一片好心，我應該，可是……

翁：不管怎麼樣，皇上已經答應了。

光：（敷衍）好好，現在可以傳李鴻章了吧！

翁：（捋鬚而笑）……

光：傳李鴻章。

王：喳。

（王兩下，連材始終隨着皇上。）

光：連材，你還是出去一趟，好不好！

寇：不，我還是跟着皇上好。

光：我說連材，你到底怎麼回事！從四月到今天，八月，四個月了。你一步也不離我。我上朝，你上朝。我給太后問安，你也問安，我念書，你研墨，我吃飯，你立在旁邊，我睡覺你睡在外頭，我走到哪兒，你走到哪兒。你簡直成了我的影子了！你到底怎麼回事！

寇：太后派小的來，就爲的隨時伺候您，伺候個週週到的！

光：謝謝你，好不好！好連材，你讓我一個人待一會兒。

寇：那誰伺候您呢？

光：謝謝吧，我不要人這樣週到地伺候我。

寇：可是，奴才不能不……

光：我受不了！

寇：皇上。

光：好連材，你還是出去吧。不是爲別的，我請李伯爺來要談些機密大事，怕你年輕，

順嘴透出去，走漏了消息。

寇：你這麼把奴才見外，不當心腹？

光：今天請早安，太后忽然問起朝鮮的事，問怎麼有調兵的傳說？這件事，除去翁師傅

，李伯爺，王商，你，沒別人知道，而他們都不會把消息走漏給太后的。

（有點臉紅）難道是……我？

我知道不是你，就是你，你也不是有意說的，難道你還幫助別人欺侮

寇：皇上，我沒這個心。

光：好蓮材，我知道你沒有。你待我好。我也把你當我的兄弟一樣，你跟我在一起，我什麼沒跟你說！你看我多苦！你沒聽剛才翁師傅說的？蓮材，你要是我，你想想，你心裏怎麼樣？

寇：是啊，奴才常替皇上難過。

光：李蓮英頂不是東西，你不要聽他的。

寇：皮硝子，私販硝磺出身，誰不知道他是無賴子？他給太后老佛爺獻什麼「何首烏」，想讓李姐兒當妃子，這不都是我告訴您的？

光：是啊，你心眼好。——好蓮材，你出去一趟好不好？

寇：說了半天，您還是攛我出去？

光：你不知道，你這一說有多大影響。

寇：這回奴才不說就是。

光：你以前說過？

寇：（更正）沒有，沒有。

（王商引李鴻章入。）

（李鴻章，肅毅伯，北洋通商大臣兼直隸總督，瘦高個兒，七十二歲，看來卻只有五六十歲的光景。眼睛不大，可是有神。額骨和鼻子高高地閃着亮光，八字鬚和海底鬚修得齊整，端莊有威。這人，和翁同龢正相反，頗有現代知識，很理智，但久經官海，頗能隨合舊官場的習性。一身朝珠，補褂，特別三眼花鈴，黃馬褂。拉下馬蹄袖，低着頭，恭謹地走上殿來。

鴻：（叩禮）叩見萬歲！

（光緒揮揮手，讓他不必多禮。

鴻：（見禮）翁師傅好！

翁：（還禮，不悅）好！

光：來來，坐下吧！

鴻：臣不敢。

光：我讓你坐下，這是鏡廳宮。

鴻：謝皇上！

光：你這人怎麼這麼固執！

鴻：君臣的大禮總是不便疏忽的。

光：我找你不是來行大禮的，是來問話的。

鴻：是。

堯：坐下！

鴻：謝謝皇上。

（李鴻章半斜着身體恭謹地伺坐一旁。）

光：早朝上沒法問話，說一句什麼都立刻傳到太后那兒去，今天特地請翁師傅，李伯章來希望都不要太偏頗，太固執，我們同心合力地商量出個救國的辦法來，你們二位再合不來，讓我指望誰去？這兒沒外人，（轉對鴻）你告訴我朝鮮派兵的情形怎麼樣了？

鴻：啓稟皇上，情形不見得好，掣肘之處很多。

堯：爲什麼？

鴻：打仗打的是錢，要有充足的錢糧。打的是人，要有勇敢善戰的兵丁。打的是一口氣，要有誓不兩立，同仇敵愾的決心！——我們呢？我們要錢沒有錢，要人沒有人，要打又不能講打。皇上，臣有罪，實在担当不起這又像作戰又不像作戰的責任。

光：（直截了當）你到底派兵了沒有？

（皇上立起來，李鴻章也隨着起立。）

鴻：葉志超已經任命爲朝鮮方面的陸軍總統，駐紮漢城，牙山，咸歙……

（皇上坐下，李鴻章又隨着坐了。）

光：他不只有四千人，我問的援兵。

鴻：七月二十三有高陞輪載兵一千二百名，懸着英國旗，由滬遠，廣乙兩艦護送，現在想已經開到了。

光：爲什麼懸英國旗？爲什麼只派一千多人？

鴻：高陞是英國商人的船，我們租來運兵可以避免衝突。人數一千二百人，我們祇能是換防，不是增援，也可以隱過敵人的耳目！

光：（不滿意）什麼隱過敵人的耳目，我看，你這完全是敷衍我麼！

鴻：（肅立，垂手）臣不敢。

翁：（在一邊）大概是太后不准動兵，皇上又想調兵，李伯爺左右爲難，所以，潤澤派，可是少派點。

鴻：臣實在有說不出的痛苦。

翁：（奚落地）哈哈！什麼痛苦？李伯爺，對不住，我看你這全是一片推詞！

鴻：（氣忿）爲什麼是推詞？比方：臣屢次請求添買快船，戶部總批「修園需款」，內務

支細」，總批「緩辦」二字，是推詞麼？

翁：（倔強）大庫裏沒錢麼，不緩辦？

鴻：翁師傅，您是內閣大學士，宰臣的地位，身兼戶部尚書，掌管全國財賦，當然明瞭各個中的真情，前不久，英國商人運來兩條快船，臣本來約定買來的，部議又批「緩辦」，那兩條船立刻被日本買去了！是拖詞麼？



翁：（笑裏藏刀）反正一打仗就是買洋貨——一乾脆，我看李伯爺是不想跟日本打戰嗎？

鴻：（趕快更正）臣同治九年就會上奏：「日本近在肘腋，永為中土之患……」

翁：（諷笑地）似乎還有一句是說：「距中國近而西國遠，籠絡之或為我用，拒絕之或為我仇讎，這不是跟他和美的意思麼？」

鴻：當然最好是不要有失和美，不過，臣這樣致力於「富國強兵」的洋務，還不是以鞏固洋人為極終的目的麼？

翁：（板起面孔，破口而出）還「洋務」呢？我看歸根到底，洋務就靠不住！

鴻：（一驚）翁師傅，沒想到您還是老調子：保存國粹？

光：（勸止）不要談得太遠了。

翁：（自尊自大）我們歷朝歷代的祖先，沒聽說過什麼洋務，也過得好好的。

鴻：那時海運未通，跟洋人還沒有來往。

翁：何必來往呢！我們應該有自尊之心，是東方的老大古國，一向是唯我獨尊，閉關自

守的。

鴻：可現在海上跑來洋人，把我們閉關自守的大門打開了呢？

翁：（頑強）我們把他撞出去！

光：算了，算了。

鴻：用什麼機？他們有洋槍，機器，是幾千年從來沒有的強敵！

翁：我們機器沒有，我們國魂還有！我們洋槍沒有，我們民氣還有！

光：（阻勸）都不要意氣！好好說。

鴻：翁師傅，我們的國魂在哪兒？我們的民氣在哪兒？我們說什麼國魂民氣！

翁：（侃侃而言）總之，我們甯肯打敗，甯肯打死，爲什麼不打？大丈夫可殺不可辱，

「恥」字是孔聖人留給我們最大的教訓，「朋恥教戰」，「知恥近乎勇」，我們

知恥，雪恥，就管不得詳多了！而且我們怎麼會一打就敗？這都是長他人的志氣，

滅自己的威風的媚外論調！我們這麼大，這麼強，這次跟日本打，顯然是「以大制

小，以強禦弱」，還有什麼不行的麼？大軍所到，敵人一定望風而逃，不然，也是

「聲震當車，應時立碎」！（一轉）唉！可惜，有些人一經手辦洋務，一沾洋氣兒

，那些人往往就忘掉列祖列宗，就忘掉綱常倫紀，就忘掉孔孟之道了！

鴻：（也不示弱）翁師傅老當益壯，這套尊王攘夷的論調，這套保存國粹的精神，這套喚

醒國魂的氣節，臣祇有欽佩！不過，今天已經到了什麼地步？爲了江山社稷，不能

不打破成見，力求實際。不能再墨守成規了！湯經主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而且

現在所變的只是法制，機器，工藝，並非綱常聖道，並非典章文物，並非禮教成法

！這種「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目的正是在「上以廣先聖孔子之教，下以成國家

有用之材」。總一句話：洋務不過在探彼之長，補我之短，借子之矛，攻子之盾！

（一停）當然，這種變革大計，絕非一朝一夕之功，我們要不論國家安危，昧於時代情勢，只知道放言空論，一味地挑剔非難，影響所及，將不堪設想！到今天，朝廷裏還有人不了解洋務，還有人怕洋務，這真是莫大的遺憾！以臣的愚見，愈是國今天這局面，愈更要加緊洋務。練新軍，造船船，開礦藏，設學校。——不能再反對洋務了！再說，臣並非反對打仗，臣是想，沒有充分的準備，恐怕難操勝算，等我們都準備好了，再和他一戰，也不為遲。

（光緒始終呆呆地聽着插不上嘴，想止住他們，又縮回手來。）

現在人家已經打到你頭上來了，你能說——請你先別打，等我練好了新軍，造好了船船，開好了礦藏，設好了學校——再打？

（半自語地）從同治年間起，我們就連年開礦山，辦工廠，築碼頭，修鐵道，設武備學堂，立海軍衙門，買機器，添槍砲……

（接過來，理直氣壯）而到今天，國家有事，要用了！——怎麼樣？（不勝失望的神氣，長噓一口氣）。

皇上，凡是有辦洋務不利的地方，都是臣的疏忽，這次不能立刻跟日本動兵也是臣的過失。可是，不能動兵與辦洋務不利都因為受了掣肘與留難，我們今天應該趕快把些掣肘與留難之處找出來，除掉了，我們不應該因噎廢食，不應該因為有問題就

都輕輕地推到洋務上去，這是不公平的！今天的問題都擺在這兒，很明白，很明白！……

光：你說。

鴻：（回顧）左右人多，恐怕不便。

（王商自動走下，約連材同下，連材正出神。

光：連材，你也迴避一下。

（寇似乎沒聽見）。

光：連材！

寇：是，皇上。

光：你怎麼了？

寇：奴才正聽得出神，想他們兩位誰的理兒對。

光：你先出去去聽吧。

寇：不，皇上，正說在要緊的結構眼兒上，您也讓奴才多懂點。

光：（急了，跳起來）我求你，到隔壁待一會兒去！

寇：（莫奈何）噫，噫。

連材走入內室，寂靜片刻。

光：你指的是——（低聲）太后？

（低聲）太后，和太后一黨的王公大臣。比方：醇親王他老人家主持軍機，當心點注意也不敢有，太后說什麼是什麼。……滿朝文武誰敢得罪太后！在內，有顧命大臣李鴻章在外，有軍機大臣孫毓汶，內外呼應，他們都是太后的耳目！……大臣問起歸政養老了，實際還隱隱地握着大權……

（忽然）臣到想起來了，編修文廷式等屢次奏請起用恭親王，恭親王曾受過文宗的遺詔，讓他節制太后，所以太后別人不怕，見他倒還有點顧忌。

鴻：可是太后會肯麼！太后對恭親王一向是敬而遠之，本朝十七年跟法國在安南的戰爭一起，他老人家就被罷官了，一直住開到現在……

翁：恭親王還有股正氣，還激烈！

光：（自嘆）唉！皇上，皇上！

鴻：今天，就算恭親王出來，我們誰能，誰敢，請太后不修園子？不廢壽？

（大家沉默。）

（寇運材探聽良久，感動無似，涕泣滿面，忘形走出。）

寇：皇上，我……

（都吓了一跳，同時站起來，幾乎同時驚呼。）

鴻：寇太監在隔壁？

翁：你都聽見了？

光：連材，你怎麼偷聽！這關係太大了！你，你……

寇：你可千萬不能說出去呵！

鴻：這關係皇上和臣子的性命！

光：你，你，莫非是有人派來的？

鴻：你是來做眼線，來當密探的！

光：是不是，快說！

寇：（哭着，勇敢承認）是，皇上，是！

光：（大驚）什麼？你是……

寇：皇上，您放心，來是他們派我來的，可是……

鴻：你不能賣主子！

寇：（抹了淚）奴才知道，奴才都知道。連材有天良，不會賣主子！

光：好連材。

寇：（大澈大悟）現在，我明白過來了。臨吧，沒人勸太后，我去勸！

光：你不能，連材！

寇：皇上，您放心。

光：（着急）怎麼得了！怎麼得了！

（寇連材起身。）

鴻：皇上，不必着急。在沒有辦法的時候，祇有奉行孔聖人的中庸之道，不必操之過急，而祇好委曲求全了。

光：我沒這本事，我要幹就（似乎很有勁）……

鴻：皇上怎麼樣！

光：（其實虎頭蛇尾）……

「光緒痛苦地坐到書案旁，胡亂寫個字，把筆一丟，手蒙上臉，伏下去。」

「寇逆材走過去安慰，可是又不知說什麼好。」

寇：皇上！（發現皇上寫的那個字）皇上，您寫的這個字念「孝」對不對？孝順的孝，

我認識。

光：（抬起來，點點頭）孝。（立刻又伏下去，大概是哭了。）

翁同龢仰首長嘆，李鴻章默默沉思。

「王商上。」

王：啓稟聖上，李總管到了！

「於是，緊跟着，李蓮英笑嘻嘻地上來。」

李：皇上，時辰到了！奴才李蓮英請您趕快啓駕，給您道喜來了！奴才不會念喜歌兒，笨嘴笨舌的，只祝皇上您選個最得意順心的妃子，皇上。儀鑾殿好熱鬧，什麼都齊備了！近支的王公貝勒都進來參加典禮，簡直是賽美大會！候選的妃子一

個比一個美，誰瞧了也得眼花，看皇上您挑那個好！可是，您這兒怎麼還一點動靜也沒有！

寇：皇上今兒個不大合適。

李：（對寇）是麼！這怎麼說的！（轉對皇上）皇上，這可不比平常，您打着精神也得

去呵，（再對翁李）翁師傅，李伯爺，您二位也別錯過了這個盛典。

翁：（笑着）我陪皇上去。

李：對，翁師傅保駕！

鴻：小臣怕沒那麼大福氣。

李：有什麼！您就跟我來！——時辰到了，就啓駕吧！

（光緒一直不動。）

翁：（溫柔地）皇上，我們去吧？

李：太后老佛爺，娘娘，都在候着！

翁：皇上剛才不是答應我了？

李：答應翁師傅什麼！

翁：（沒理他）皇上，您要去，不能都給個不中意。

當然，皇上當然要去。皇上，奴才李蓮英沒那麼大面子，您就看在太后老佛爺的情份上，太后老佛爺不是提過！——您知道奴才的意思。



翁：李總管的意思是……

李：待一會選妃的時候，希望皇上還是多順從老佛爺的心思，老佛爺的心思是要皇上選到舍妹身上！嘿！這也是奴才一點孝心，不知巴結皇上，巴結得上巴結不上！

翁：李總管，我要唐突一句，不是有一「滿不點元，漢不選妃」的話麼！人家滿人並沒做狀元，咱們漢人怎麼選起妃來了？

李：呵！翁老師，您還不知道！您真是不愛打聽事。我已經投了旗啦，還是正黃旗  
啊！

翁：（控苦）唔，那應該恭喜李總管了！

李：豈敢，豈敢！

翁：好，皇上請吧！

李：皇上怎麼不言語？

寇：小的不是說：皇上不合適麼！——皇上，您請吧。

翁：皇上，臣陪您去。

（翁回蘇過去，扶光緒起來。）

李：皇上怎麼醒過來了？大概有點心跳，不知怎麼選好，是不是？哈哈……

（皇上瞪他一眼，似欲起身。）

李：好，皇上，翁師傅，您先前邊請着，奴才陪李伯爺隨後就到。——皇上，您別忘了

老佛爺的心思！嘿！

（皇上沒理他，被翁老師扶着勉強走下。寇欲隨下。）

李：（賊住）進材！

寇：奴才隨着皇上！

李：我有話。你先到宮門口看着，我跟李伯爺有兩句體己話兒說。叫你再進來。

寇：（應聲而下。）

（應聲而下。）

鴻：（恭敬地）不知李總管有什麼見教？

李：太后本來差小的去過府拜訪。

鴻：不敢！

李：沒想到在這兒遇見了。

鴻：幸會！

李：皇上特別在儀慶宮召見您，一定有什麼機密大事相商吧？

鴻：下官每次被傳見，都是嚴道申斥的。

李：爲什麼？

鴻：還不因爲下官，對打仗主張要慎重？

李：對，就是這意思！太后怕主戰的太多，把您心眼也說活了，所以傳小的特意去覲府

拜訪，就爲的請中索儀重興禮法。

鴻：下官蒙太后隆恩，才得與辦海軍，一切當然唯太后之命是從。

李：對了，那怕是皇上有什麼差遣，先稟明太后老佛爺再說。

鴻：是。

李：李伯爺，我常在太后面前提您能幹，太后也很賞識您。

鴻：總管台愛。

李：作官最講究潔身自好，不惹事生非，像翁老師，別看他是大學士，宰相的身份，再這樣胡鬧下去，我看也該回家喝小米粥了！

鴻：翁師傅實在過於激烈，不懂外交，不知敵情，專會在一邊袖着手說風涼話，這罵大街；罵不打仗的是大漢奸，罵辦洋務的是洋章京！

李：（轉題）李伯爺，今兒個八月初一，眼看十月就到了，太后的萬壽之日您可算這些什麼禮物兒！聽說遠道的，像雲南，四川，各省的總督，巡撫，府台，道台的禮物都已經啓運了呢。

鴻：一切都是太后所賜，真不知獻什麼禮物才能報恩！

李：聽說一個賽一個的出奇制勝，花樣兒都想絕了！這就看個人的見識了。

鴻：李總管，您跟老佛爺這麼多年，最知道她的脾味。

李：老佛爺的脾氣，稟性，那瞞不了我。

鴻：您費心替下官想樣禮物如何！

李：李伯爺深通洋務，當然送外國禮兒。

鴻：對的！什麼外國禮兒呢？

李：什麼都能省，這回可不能吝嗇了。我看，您得送兩份：一份替海軍送，——這筆款還可以從海軍款子裏撥。小的看，小洋電光燈兒頂好！紅紅綠綠，通宵達旦，照得琉璃世界一般，要把萬壽山上裝滿了，那老佛爺該多高興！

鴻：可是……

李：還有您自己，一定要進「如意」了！「如意」上鑲上大量的金銅鑽，我知道，那是外國的無價之寶！

鴻：下官一定物色來孝敬老佛爺。可是，這樣送禮好麼！

李：怕什麼，現在上下下，誰不在送禮呵？李伯爺，（奸笑地）

就像小洋電光燈照在金銅鑽上一樣，李伯爺，保管您的前程。要大放光明了！……

李：好了，一言為定，我就不過府打擾了。

鴻：不敢勞動大駕！

李：哈……

——正說着，巡邏林引當值的小太監上。

寇：李總督！李伯爺！

李：什麼事？

寇：外邊有緊急飛快的邸報來，送交李伯爺的。

李：邸報？什麼地方開火了麼？

（說時，李鴻章緊蹙雙眉，滿臉愁容。）

鴻：奇怪，這兩份呢！

鴻：衙門裏說皇上朝了，朝房的又說慈闈歸政宮了，他們送邸報的特意歸到歸政宮裏

。什麼事，李伯爺？

鴻：報捷的！

李：報捷！

鴻：托老佛爺的洪福，海軍在豐島，陸軍在成歡，兩處都有所接觸，兩處都打了勝仗！

起：（歡喜地跳起來）唔，李伯爺，我們打贏了！

李：（不明白）沒派兵，怎麼來的兩處勝仗？

鴻：（支吾）是啊。也許是當地的小接觸，不過也許敵人就此胆寒，從此平安無事了。

李：總督，這要馬上稟明老佛爺同皇上才好。

鴻：皇上現下正在選妃，唔，好在這也是大喜的消息，兩個從喜臨門！

李：這好事，還得您引頭。

李：好，不，失陪一步，您先請，我跟後就來，我再問連材幾句。  
鴻：是。

（李鴻章下，那當做太監隨着。）

李：連材，這些日子你怎麼老躲着我？

寇：您不派我緊盯着皇上麼？剛才皇上還罵我：說我成了您的影子也不成了您的尾巴了！

李：我說，你老沒報告點，皇上的事！

寇：沒什麼新鮮事兒麼。

李：一點都沒有麼？

寇：有都是小事。

李：我不是說，不管大小都告訴我？

寇：報告您一件新鮮的。

（他走到書案旁，李連英以為什麼重大事件，看他把地球儀一轉。）

李：這是幹什麼？

寇：（一半瞎扯）皇上天天轉這球玩，問我：「天多高？地多大？」我就說：「天沒邊兒，地沒沿兒，誰也沒見過。」您就指着這球說：「地就這麼一個球兒似的！」說幾轉！您看可笑不可笑？——我就不信說：「不用說還轉，就是不轉，咱們人啊，

角子呵，馬呵，轆子呵，還不早都頭朝下，從這球上掉下去了！」您猜您怎麼說？您說這地球有吸力！哈哈，要真有吸力，那我們一定都受了濟公活佛的定身法似的！誰都站在那兒動不得了！哈……

李：（不耐煩）好了，好了，還有別的麼？

（寇又走到琴桌旁。

寇：還有，就是這個呵！

李：總離不了玩藝兒？

寇：您說要能坐着這條洋船飄到大海裏去多好。

李：鬼話！

寇：還問我一塊兒去願意不願意？……

李：（截住他）好了，好了，有正經的沒有！

寇：（想）敬事房的子孫箴子還是光的。

李：真能瞎扯！我問你：李鴻章來幹什麼，你知道麼！

寇：他們把小的支使開了，不讓我聽。

李：那一定是機密的事了！

寇：（泰然地）誰知道！

李：（眼一溜）翁同龢怎麼樣？

寇：這老頭子有點倔！心直口快，容易得罪人，可是，心眼兒還不瞎。

李：他跟李鴻章，他們兩人還和美吧？

寇：還和美吶？這兩個老頭子，見面就吵，死對頭，都死個死個的，偏偏一個帶兵，一個管着北洋，一個弄錢，一個帶兵，兩個人竟合不來，您看怎麼得了！

李：（緊着問）你看皇上吶？

寇：（一時答不出來，半天，慢慢地）拿不出主意來，怪可憐的！

李：（冷笑）連材，我言，你跟王商還好呢。

寇：（沒頭沒腦）沒什麼合不來的。

李：（拉下臉來）我怕你已經變成王商了！

寇：您要信不過我，李總管，要不您沒調我個儀仗吧，弄事處也好，梳頭房也靜。您只幹了四個月，也幹夠了！以前是國難奇罕兒，現在才知道，皇上天天哭喪臉，您又有事沒事地逼報告，這差事太難當了！

李：（厲色）好方便！你想怎麼着就怎麼着！你不是說有天良麼？告訴你：好好聽話罷，你要變心的話，（慢）娃娃，留神你的小命！

（連材吓哭了。）

（李總管揚長而下。）

（他伏到太師椅背上。）



（外面一片嘻笑之聲。）

（王商走入。）

王：進材，看見皇上麼？

寇：（沒起來）沒有。

王：什麼熱鬧兒都短不了你的，怎麼？今兒你倒一個人躲在這兒……

寇：不用管我。

王：怎麼？你哭了！

寇：（擦）沒有。

王：快擦乾了眼淚吧，老佛爺，娘娘，新選的妃子都在殿下看花呢，說話就進來。

寇：好，我們迎出去。

（正要開門，門開了。）

（一些宮女，簇擁着老佛爺在前，皇后稍後，李姐兒扶着老佛爺，珍珠二妃隨隨在身後，一同出現。）

（珠光寶氣，有如天仙下凡，不用說候選的妃子，如李姐兒，更換上粉紅起雲花的  
大旗袍，兩把頭上紅紅綠綠插滿大絹花。皇后也換了較花的旗袍，外加寬邊  
排扣子馬褂兒，頭上還斜插着珍珠鳳凰。老佛爺，套着邊上繡海水的外褂子，頭上  
一串珊瑚子念珠兒，頭上也戴了鮮花，臉上也輕輕塗了胭脂膏子。連每個宮女，都

是特意修飾過的。

（在千紅萬紫之中，有特別顯眼的，倒是一對服飾淡雅的麗人。穿着一式一樣天梅旗袍，暗花緞的圍草，一式一樣玄青緞子馬甲兒，都那麼修短合體。兩把領底下，一式一樣地斜插着一朵小鮮花，把子角上一式一樣地鑿，串大紅絲線繩子。兩個一樣水亮，一樣窈窕，一樣婀娜！祇是大大一點的面龐比較豐滿，小一點的瓜子臉兒。這一對姊妹花，大的是瑾妃，小的是珍妃。

慧：（有說有笑地進來）呵唷！別給我羨慕兒了。已經把我打扮的夠醜了！

（大家笑。王商，寇連材跪。

王：（同聲）迎老佛爺，娘娘，公主們！

慧：皇上沒回來？

寇：沒有，老佛爺？

慧：正好，咱們娘兒們先在這兒歇一會兒，在那邊立規矩立了那麼半天，我想你們都累

了。（同聲回答：「我們不累，老佛爺。」

晉：倒是老佛爺，您累了吧？

慧：我不，我不！我高興還高興不過來呢！今兒參與你們這典禮，讓我都年輕了十年。據我看，個個可愛，也不那兒挑來的。呵唷！我眼都看花了。真巧，正是選妃的當

——來報捷，這不定是那個有福氣的替皇上帶來好運氣！

晉：老佛爺，您請坐吧。

慈：（看都規規矩矩地立着不動）唔，對了，我說的，咱們在這兒不拘禮兒，大家隨便說說笑笑，我決不怪罪你們，要是能說能笑的我越高興。

姐：真的，老佛爺？

慈：（笑着，不是責問）你看，我就知道你頭一個張嘴。

姐：人家懺了一早響！一句話兒也沒說。

慈：哈哈。來來，都隨便，願意坐的坐下，願意說話兒說話。你們看，皇上這書齋多精緻！桂花甜香甜香的！——你們看，皇上這離不了球兒桿兒的，小車小船的，這國大了，還是愛玩。來來，都隨便。

（李姐兒走到琴桌旁。

姐：嘿嘿，這洋船才好呢！

慈：您別給模壞了呵，李大姐！

（一片笑聲。

慈：你今兒身子還好？

晉：還好。

慈：還發燒麼？

晉：不。

慈：來，你坐會兒吧，坐我旁邊。

（晉禮坐了。）

慈：你看，今兒候選的這些妞兒怎麼樣？

晉：一個賽着一個的美！

慈：不由我想起年輕時候來了。

姐：（插入）老佛爺當初的美貌，怕我們在座的誰也趕不上！

慈：瞧她那兩片小嘴，多甜！

姐：可不是真的麼。

慈：現在老了！過眼煙花了！

姐：老佛爺，老年間選妃是怎麼個辦法！

慈：（一半追憶）呵，差點沒把人作踐死！連頭髮多少根都要數數！老年間的人真欺

板是板，眼是眼的。——你看咱們今兒個，還不選得很好？

晉：可是，最後還沒選定，老佛爺，這怎麼算呢？一跑來報捷，皇上就跟翁師傅，

爺跑出去了。

慈：他就回來的，咱們再接着來，喂，你看，皇上對哪個有意？

（她們三個聽了，都低下頭去，尤其李姐兒，更是羞態百出。）

晉：（酸溜溜）姪女兒怎麼能知道皇上？

慧：那麼你看呢？

晉：我？

慧：要是你，你選誰？

晉：（強笑）哈……

慧：你是做皇后的，你也應該有你的意見，一個作妃子的，除去伺候皇上，也應該伺候娘娘呵！

晉：老佛爺，我看她們都好。

慧：真的？你跟我的心思一樣，那麼些，都留在宮裏不說話，可是這三個，那個弱也給不得放出宮去。當選的，伺候皇上，不當選的，跟我來，我要！

（大家笑。）

姐：老佛爺，真會說笑話兒，哈……

慧：來來，你們那一對姊妹花兒，別躲在一邊，也過來說說話兒。來，到我這邊來！

（珍珠相攬着走過去。）

慧：瞧這一對大美人，多俊呀！大姐兒名字叫……

姐：（雙安）瑾，老佛爺！

慧：瑾姑娘。十幾？

瑾：十七，老佛爺！

慈：二姐兒呢？你叫什麼？

珍：（雙安）珍，老佛爺。

慈：你十幾！

珍：十六，老佛爺！

（慈禧一手拉一個。）

慈：（左看右看）真是一對兒！大姐兒面團團的，有福氣！二姐兒更招人痛，瞧這小

蛋兒！呵哨，小可憐似的！讓人一看了就攔不下放不下的！

晉：可不是，剛才皇上一看見珍姑娘——神色就不自在。

慈：真的！你看見了？怎麼不自在？

晉：（確是不自在）……

姐：皇上頭一眼看見誰，都是那樣！

（大家笑。）

王：（跪）老佛爺，您用點點心吧，套間兒裏都擺好了。

慈：今兒初一，我吃素。

王：特爲給老佛爺預備的素淨的點心！

慈：她信呢？

晉：我們託老佛爺的福，都跟着老佛爺吃素。

慧：有什麼細點心？

王：老佛爺還有蘇桂花的福字饅饅，咱們滿州的克食，小炸食兒，還有應時當令的中款月餅。

慧：好！來，都進來嘗點素饅饅。——（走個照面）連材，你到皇上這兒來，怎麼沒以前就發了？

寇：（苦笑）嘿嘿！

（慧離一手拉着珍妮，一手挽着瑾妃，皇后李姐兒後隨，宮女們簇擁着走入套間。

（連材留在外頭發呆。

（片刻。光緒，從來沒有過的高興，興奮着跳進來。

光：（兩手拍連材的雙肩）連材，我們打勝仗了！

寇：（打隱）奴老給皇上道喜！

寇：我們正式跟他們宣戰！（一拳打出去）

寇：（笑着閃開）應別打奴才阿！

光：從此咱們就翻身嘍！

寇：皇上，您這麼高興？小聲點吧！老佛爺，皇后，還有候選的妃子，都在套間用點心

若：嫌們都來了？

寇：送上門兒來讓您選。皇上，您倒是選誰？

光：你猜。

寇：（故意地）自然是李大姐兒囉！

光：呸！

（光緒追着要打，寇連材就跑。）

（李蓮英一探頭，又縮回去。）

（連材跪下，光緒坐到他身側。）

（李蓮英偷偷溜進來。）

光：你敢拿我開心！你明知我對李蓮英不喜，就着媽那位令兒大人……

（前句）

寇：認打怎麼打法？認罰怎麼罰法？

光：認打，把褲子脫下來……

李：（裝剛進門，好笑地）皇上！

（光緒還坐在連材身上，李蓮英跪在地上，忽然道）呼喚，他們向侍候我頭……

看是總管，光緒不自然地站起來，連材還不敢起。

李：皇上，您還是幹什麼呢？



光：（扯）我們在試驗，據說口國奴就這樣騎着人坐在身上，不讓牠起來，情還不敢起來呢！……對寇……起來吧！

（連材這才慢慢爬起來。）

李：皇上，您應該隨時刻記着：您是皇上！

光……

李：連材，太后是在慕閒呢？

寇：是。

（李蓮英大搖大擺地進去。）

光：皇上？皇上就不許玩玩！皇上就不許笑笑？皇上就不吃飯！皇上就不說話！皇上就不……

不是人？

寇：得了，這點小事，您不必跟他一般見識。

光：他什麼時候進來的！

寇：奴才也不知道。

（他們低頭片刻，當抬起头對看一眼睛，又不禁陸然失笑了。）

（李蓮英引慈禧上。）

光：（迎看）親爸爸！……

慈禧：我們娘兒們都在等你，你來了，怎麼不……

光：我在等翁師傅，李伯爺，他們來了，一塊去見他。

慈：聽說你高興得傷啊！

光：是啊，親爸爸，您不高興麼？

慈：我當然也高興，不過高興也要有個分寸，別太離格兒！

光：是。

慈：我知道，你今天可是選妃，又是勝仗，當然高興！

光：對了，親爸爸。

光：又拉起他的手。

慈：來告訴親爸爸，你選那一個？剛才你只要多待一會兒，就可以定規了，我們現下就

刺他們三個，你說，你喜歡哪一個？

光：……

慈：怕什麼，這兒沒外人。

光：親爸爸，她們都好。

慈：（一半玩笑）唔，我倒也懇都給你留下，可三宮，六院，七十二妃，現時下不時與

了。

李：（在一邊）其實，都留下三個也不算多。

光：我要……

慈：你說。

李：（示意）……

慈：我看李蓮英的妹子很好。

光：好是很好，不過，「滿不點元，漢不選妃」。

李：奴才已經投了旗。

光：投旗究竟還是投旗的，怕在朝在野的都要說話。

慈：（半天點點頭）好吧，好吧！

李：奴才還是巴結不上。

慈：誰說你是半路出家？——沒關係，讓她跟着我，我錯待不了她。

李：（祇好如此）謝老佛爺！

慈：那麼還有兩個呢？

光：親爸爸，您給我選吧。

慈：不，我說過，這回我不出主意就決不出主意！

光：親爸爸，我喜歡的是那個……

慈：有個一模一樣，你說不出來是不是？是不是那個大一點的？

光：不大。

慈：是不是那個瘦一點的？

光：也不瘦。

慈：呵唷！這可難了。——這麼樣吧：兩姊妹都留下，互相作伴，也有個照應，好不好？

光：（微笑）……

慈：你呀，我真是什麼都替你想，你要是有一分替我想想就好了！好了，好了，我們娘兒們該走了，叫她們出來。

（李蓮英下。）

慈：你看，哪一點不爲了你，不順着你了？

光：親爸爸！

（翁同龢，李鴻章同上。）

翁：老佛爺！皇上！

慈：怎麼，你們又追到這兒來了！

（翁交一紙捲給皇上。）

光：（又吞吐起來）親爸爸……

（李蓮英引皇后，珍瑾，李姐兒同上。）

慈：好了，都出來，咱們大事已畢，現在我該寬心了；除去李姐兒還留在我的宮裏之外，……

姐：（驚呼）老佛爺！

李：（扯袖）別插嘴！

慧：我離不開你，想了半天，還是你留在我宮裏好。

姐：（失望，背過身去）。……

慧：（接着）今兒選妃已經選定了珍瑾兩姊妹，先冊封爲（想一想）珍貴人，瑾貴人，

由欽天監擇了好日子，立刻接進宮來。

（於是，珍瑾走到太后面前。

珍：（一式一樣地叩禮）謝老佛爺隆恩！

瑾：（笑着，囑咐）好了，別謝了，記住，作子女的最要緊的是孝順。

珍：是

（再走到皇后面前。

珍：（也一樣地叩禮）謝皇后恩典！

慧：好了，有你們兩姊妹進宮，可以代替我伺候皇上，我可以省心了！要對老佛爺孝順

，對皇上忠心。

慧：對娘娘也要一樣。

瑾

（於是，是一片賀喜聲：翁，李給皇上打隨賀喜。晉澧，李姐兒先後給太后打隨賀喜，尤其王商，寇連材，忙着給太后，娘娘，以至給珍瑾二妃叩喜。

慈：瞧瞧！喜成一團兒了！皇上有了皇后，現在又選了妃子，這回我可真是放了心了。好了，走吧，走吧！

（剛要起身，光緒跑到太后面前。

光：親爸爸！

慈：什麼事？

光：親爸爸，今天兩處報捷的，（一邊翻着邸報）一處是豐島方面，北洋艦隊濟遠號的管帶方伯謙拍電說了：「敵人艦長陣亡，戰艦亦被擊沉沒。」一處在防戰方面，朝鮮陸軍總統葉志超報電：「牙山殺敵二千餘人，公州鏖戰六小時，斃敵千七百人，乃以衆寡懸殊，始設計退敵，而移軍平壤」。親爸爸，我看有功的都晉升，士兵犒賞二萬兩銀子，您看好不好？

慈：好好，怎麼都好，祇要皇點把事平息了。

（光緒呈上紙卷。

光：親爸爸，您看看這個。

慈：什麼？

光：宜職的詔書，還請您首肯起用恭親王，重入中樞，主持軍機大事，他老人家已經退

你很久了。

慈：（假）我不懂，你們這是……

光：已經打起來了。

慈：不是已經打贏了麼？

光：敵人還沒退出朝鮮。

慈：那去交涉呵！打他一拳，告訴他：我不是好惹的，他一定就退回去了。

光：親爸爸，反正我們有把握打勝仗。

慈：我們有把握麼？（眼光轉到李鴻章身上）

鴻：要宣戰，還得添買快船，至少也要加添大砲……

翁：老佛爺，要買快船，添大砲，現下戶部實在沒錢，一定要添，祇好從老佛爺處籌的。

款子上想，或者，停辦點甚麼也可以。

慈：（不悅）……

光：（求）親爸爸！

慈：（乾脆）我不贊成宣戰！

翁：老佛爺，宣戰，冠冕堂皇，何樂不為呢？臣說：跟敵人打，是「以大禦小，以強輔

弱」，敵人跟我們一接觸，一定是一鱗臂當車，應時立碎」！您看，現在還沒打，

剛一接觸，臣的話不都應驗了！

慈：（轉對翁）我說翁師傅，你身爲大傅，宰相的身份，德高望重，門生滿天下，不知你盡教皇上些什麼來着？

翁：臣惶恐！

慈：怎麼皇上老是亡命之徒，敗家子兒的打算呢？

翁：老佛爺！

慈：我想老師教徒弟：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主要的也不外乎這份守己，不然，豈不天下大亂了？

翁：是，老佛爺。

慈：你勸皇上動兵，年輕人當然都好大喜功！

翁：啓稟太后，臣條陳主戰，實在出於萬不得已。

慈：什麼萬不得已，簡直是跟我作對！

（慈席立起來。）

慈：難得十月是我的好日子，我就一句話：（一字一句）誰要這個日子讓我不痛快，他這一輩子就別想痛快！

（衆人唯唯是聽。慈禮氣忿着要走。）

率：老佛爺，您別生氣了，看氣個好歹兒的。

慈：我盡給人想，沒人給我想！



光：親爸爸。

慈：（指着宣戰詔書）把那個給我！

（光緒乖乖地把那一捲交過去，慈禧三把兩把撕碎了。）

（大家沈寂。）

慈：哼！反不了！真是，難得我今兒高興一早響，又嚙我！

李：老佛爺，咱們回宮吧。

（正走到門邊，急忙走上一名太監，跪下。）

慈：什麼事，猛張飛似的！

太：（喘急）日本國對我們發宣戰詔書了！老佛爺！

（那太監捧出一個文件。）

慈：（噎住）什麼？……

（光緒接過來，看了。）

光：（心裏高興）親爸爸！

慈：（氣）好，都跟我作對，都跟我作對！

光：（表面惋惜）沒想到！

慈：什麼沒想到！這回可中了你的意嚙，非打仗不可嚙！

光：親爸爸，現下迫不得已了，起用恭親王的事您也一塊兒答應了吧？

慈：別的我不管，你們愛怎麼着怎麼着。你們一邊打一邊要想着，十月已經不成了，要早早地了事，李鴻章，有沒有辦法？

鴻：臣這次再去找俄國使臣喀希尼，他曾答允過臣，中日有事，他一定幫助中國，德中調解。

慈：對了，讓他解和解和，說句公平話兒，李鴻章，跟我來。

鴻：是，老佛爺！

慈：（一邊走）唉！什麼打仗嘞，簡直是跟我過不去麼！

（這一羣人，皇后，珍瑾二妃，李姐兒，李蓮英，李鴻章，宮女們，陸續隨志下。）

（皇上，翁同龢，王商，寇連材恭送。）

（都下去以後，皇上一下撲到翁老師懷裏，翁老師拍着他的肩。）

翁：怎麼啦，皇上？

光：翁老師我不知高興還是難過？……

翁：當然是高興，我們宣戰了！

光：（弱）真的，到底宣戰了。翁老師，我們想了多久的念頭，今天實現了！

翁：是啊，皇上還不高興麼？

光：可是，不知爲什麼，我又有點怕。

翁：怕什麼？不怕！

光：要有人按兵不動！

翁：罷免他！

光：太后要是……

翁：有恭親王！

光：（露了笑容）對，宣戰了，宣戰了！

翁：哈……

（皇上把那撕破了的宣戰詔書又拾起來，一邊拾，一邊捉着翁師傅跪着，哭。）

（李蓮英上。李姐兒似乎在追，一停，躲到門外去。）

李：皇上又忘了，當皇上的……

光：你管不着我！

李：翁師傅怎麼也疏忽禮法了？

翁：我們是高興的不拘形跡了！

李：太后傳皇上，翁師傅，過去商，量事兒呢。

（光緒，翁師傅相對躊躇，繼下）

（片刻，李姐兒溜進來。）

李：我沒臉在宮裏，我沒臉在這兒再待下去了。

（李示意命王商，連材分下，下。）

李：我的姑奶奶！你怎麼跑這兒來鬧！我們慢慢想辦法。

姐：人家都入選了，還想什麼辦法？

李：這頭不著那頭著！你能在太后身邊管保你想什麼有什麼。

姐：送我回家吧！

李：你也不是傻大姐兒，你沒看見，皇上究竟是小孩子，已經上了圈套。你以為他就會亂跳地爲的打仗？看吧，從此君王就不早朝了！

姐：那跟我有什麼關係？那跟我有什麼關係？

李：選你的事，我本來都跟老佛爺說好了的。誰讓翁老頭子又攪來那麼一對兒，弄得皇上也暈了，老佛爺也迷瞪了！

姐：（哭）唔——

李：不怕！你是女的，可以在她們娘娘呵，妃子呵當中走動，你又在太后身邊，你還不想讓她們過快活日子，她們能安生？她們誰也跑不出你的手掌心！

姐：你把我當什麼東西？你！

李：好妹子，這回是我對不起你。（仿京戲腔）「啞啞，爲兄的這相有禮了！」

（李蓮英打恭作揖，李姐兒哭鬧着百級不依。）

李：難道我這妹子就一心愛上真龍天子了！等你有了錢，有了勢，宮外頭有的是小白臉

兒！

姐：你！你！你！

（李姐兒又打又鬧地，把頭上的大花抓下來亂扔。

（李蓮英無可奈何，一眼發現寇連材拉着王商在偷看。

李：你們看什麼！滾！

——幕落

第  
三  
幕

時：甲午陰歷十月初一日

地：毓慶宮

人：趙運材

翁同龢

光緒皇帝

李鴻章

珍妃

王商

袁親王

李蓮英

李姐兒

瑾妃

慈禧太后

宮女

太監

將近黃昏的時分。

一陣狂風吹過，颯得天昏地暗，隱約辨出毓慶宮的佈置略有改變，加了一張書案，

桌上堆滿文件。宮內充滿陰沈，嚴肅，而緊張的空氣，光緒氣忿地翻閱文件，翁師傅立在身後，李伯爺垂首跪在面前。

遠遠吹來廟堂演禮的樂章，低吟着，如泣如訴。

片刻，寇連材進來。

寇：皇上，翁師傅，李伯爺，演禮的時辰已經過了，請您趕快啓駕呢。

翁：你說這兒有要緊的事。

寇：辦完了就到吧！

翁：（揮手令他退下）……

寇：那邊可急哩！

翁：（用力斥他）……

（連材唯唯退。）

（一度沈默）

光：沒想到，真沒想到！

鴻：臣罪該萬死。

光：我真以為一直是勝仗呢。

翁：勝敗倒沒什麼。

光：他們不該欺騙我！



翁：是的，皇上。

光：要不是文廷式這些人上奏，把這些案卷調來查看，怕還蒙在鼓裏呢！

翁：難爲他們一直假造勝仗。

光：（翻着案卷）你看，你看，豐島，成觀第一次大捷就是假的。

鴻：那回臣也同樣地受騙了。

光：你是統帥！

翁：此所謂上下交相欺！

鴻：沒想到，臣真沒有想到！

光：真沒想到，一直到今天，朝鮮完全退出了，已經退到鴨綠江邊了，眼看關外列宗

的陵廟都不保了，我看你們瞞我要瞞到哪一天！

（皇上丟了宗卷，起身踱了兩趟。

光：你可知道你犯了什麼罪！

鴻：臣萬死不能辭咎！

翁：皇上，救兵如救火，我們還是早點想挽救辦法吧。

光：我一定要問他，爲什麼一直瞞着我？你看現在怎麼挽救！（對鴻）說啊！

鴻：……

（鴛連材又上來。

寇：（驚）皇上，奴才被罵一頓，又派來了，說王公大臣都到了，請您，還有翁師傅，李伯爺都趕快過去演禮呢。

光：演禮，演禮，天天演禮，演什麼禮？演個沒完！

寇：皇上，您走一趟吧，今兒演的是皇族大典，在慶壽的節目之中算頂重要的了，說不定老佛爺都要親自參加呢。

光：祖宗的陵廟就快丟了，看還演什麼禮！  
寇：噎。

光：江山社稷都快沒了，看還慶什麼壽？

寇：噎。——皇上，您說的對，可是，奴才……

翁：好了。臣向李伯爺，我們先過去看看。

寇：皇上明！

光：我不去！

翁：但分沒事，臣立刻回來。

光：我等你們，快點。

翁：是，（對鴻）李伯爺請起呀！

光：快一齊去吧。

翁：謝萬歲（才起立）

光：咱們的事還沒了，回來再算。

（翁）李，寇辭吓。

（遠）演得的樂章。

（珍）由內室步出。

光：（正煩悶，一回首）唔，珍妃！

珍：（一臉笑）着急有什麼用！慢慢想辦法。

光：你看，我又沒問幾句，又被他們勾魂似的勾走了。

珍：一會兒就回來不是麼？

光：珍妃，你看我到底怎麼辦呢？

珍：（笑着）怕麼？

光：（搖頭）

珍：既怕不怕，覺得對的，就是。

光：（點頭）

（珍）走到光緒身邊，把皇上低垂的頭揚起來，皇上面上露現笑容，正伸手把珍的掌握在手裏。

（注）商，龍二種楓滿漆。

玉：皇上與珍在亭中。

光：王商，你來幹什麼！

王：奴才奉命來催請幾位爺兒們過去演禮。

光：你半路上沒遇見寇蓮材？

王：沒有。

光：他們剛出去。

王：唔，那也許錯過了。可是，皇上，您也趕快啓駕吧。

光：他們這禮還沒演完！

王：都在候着，還沒演呢，

光：自踏踏時光，爲什麼那麼早就左一趟右一趟來請！

王：這些日子，各省的督撫大員都入京了，紛紛地進京貢獻禮物兒，把個李總管忙得不  
可開交，張羅都張羅不過來了。今兒喬守就該演禮了，正巧又有禮物來，李總管又  
去點收。

光：皇上陛下，都在等他一個人！

王：他說話說完，立刻就來演禮，皇上，您趕快啓駕吧。

光：你去回話：我有要緊的事，不能去。

王：皇上，恕奴才直着，事到如今，您就說不得要緊不要緊了，皇上覺得打仗要緊，老  
佛爺覺得慶壽要緊，這些日子，皇上這邊忙着批閱公文，籌畫戰局。老佛爺那邊就

忙着收禮物兒，演習慶典。皇上，據奴才看，皇上這個固然要緊，老佛爺的心思您也不得不想着點，這事由也得敷衍過去，犯不上背個不孝的罪名。

光：（並非斥責）要你來教訓我！

王：皇上，奴才該死，奴才是一片好意。奴才知道您在爲江山社稷打算，別人可不說您爲什麼社稷江山！您不肯去演禮，人家怎麼說！您聽不見，奴才可灌了一耳朵，什麼捨不得離開毓慶宮呵，有珍主子守着呵，寸步難分呵，難隔難捨呵，從此君王不早朝呵，這一套，還有好多不堪入耳的話。

光：這他們也管得着？

王：皇上，犯不上，難聽的話多了，奴才不使出口。奴才再撈叨一句：多少人都嫉羨珍主子，都瞪着眼睛在那兒找岔兒，巴不得出點漏子，這就是爲珍主子設想……

光：去吧，去吧。

王：您不去演禮？

珍：皇上能不到最好就免了，非他不可的時候再來請。

王：（失望）好吧。

珍：你看，演禮要還沒開頭，或是歇息的當口，請他們幾位回來一聽。

王：是。據奴才看，皇上能去還是去一翻，回頭讓李蓮英跑來，又弄得不好看。

光：回頭再說吧。

王：皇上，不是奴才嘮叨，奴才不會講話，可是奴才這片心意……  
光：（揮手）……

王：皇上，主子，奴才是看勢頭兒不對，

皇上，珍妃，低下頭來。

王商，言未盡，意無窮，勉強打躬，退下。

（遠遠，演禮的樂章。）

（皇上，珍妃對望着，眼跟眼說話，心跟心說話，又是痛苦，又是甜蜜。）

珍：我着王商提的也對。

光：那些人是一天吃飽了沒事做。

珍：以後還是迴避一些好。

光：不，你不能走。

珍：免得人說閒話。

光：讓他們說去。

珍：怕對皇上不利呢。

光：有什麼不利！

珍：爲了我，皇上要是

光：不，這些日子，多虧有你，不然……

珍：可是，皇上，我已經一連幾天沒離開毓慶宮，人人都拿那種眼光兒看我。

光：管他！

珍：這是違反宮中的禮法的。

光：什麼禮法！

珍：有時我們也不能不顧忌一點。

光：我連愛也不能麼？

珍：不用說娘娘，連我的親姐姐都在嫉妬我了。

光：不怕！

珍：是的，我什麼都不怕，祇要皇上永遠地……

（珍妃羞低了頭，光緒撫着她。）

（遠遠，演禮的樂章。）

（翁同龢，寇連材和兩個太監攙扶着恭親王奔訴上來。奔訴，九十開外的人了，瘦的臉，小眼睛凹進去，用很大力氣才能張開看人，稀疏的幾根白鬚鬚，牙齒也脫落得有限了。頭上披着鷄血紅呢黃緞裏子的大風帽，繡着一排圓壽字。身上披着大呢斗篷，也是紫紅團花壽字的，一隻手持着拐杖，一隻手扶着連材，一路咳嗽着進來。）

（雖然被人攙着一進門，仍在給皇上見禮。）

（光緒珍妃迎着，扶他坐了，迎材立在身後捶背。）

（恭王，半天喘不過氣來，珍妃奉上一杯熱茶。）

珍：老祖宗，您用杯熱茶吧。

（恭王接過來，慢慢喝。）

光：今天風太大了，沒放轎簾子麼？

寇：放了。老年人，禁不住。

恭：（好不容易喘過氣來，揮着手）不，不要緊，不……

光：真是，又害你老人家一趨。

恭：（耳朵也不靈）什麼？

光：（提高）這麼大風，又害你老人家跑一趨。

恭：（笑着揮手）……

翁：您躺一會好不好！

恭：（笑着揮手）……

（恭王要脫斗蓬，風帽。）

光：不要脫了，冷。

珍：老祖宗參加滿禮了麼？

翁：（替他回答）等了半天，人支不住了。



光：等誰？

翁：李蓮英呵。臣看老祖宗實在支不住了，送到這兒來歇一會。

恭：（聽不見）說什麼？

光：說您一會兒還要去演禮呵！

恭：（搖著頭）禍害！禍害！

珍：那先讓老人家歇一會吧。

恭：不，不，剛才不是說，朝鮮已經丟了，關外都不保了，你究竟打算怎麼辦？

翁：您歇一會再說吧。

恭：不，不。（拍著光緒的肩）皇上，有什麼計議，盡管去幹！出什麼事，來問我。（

拍著自己的胸口）有我，祇要我還有這口氣，拿我這條老命去幹！（接著一陣咳嗽

）

（寇又捶背。

珍：老祖宗！

恭：（一邊喘著）這個女人，怕，她當然不怕我，可多少她總還有點顧忌吧！告訴我，

上打算怎麼辦？該賞的賞，該罰的罰，可不能再姑息了！

光：頭一個，軍機大臣孫毓汶按兵不敵。

恭：罷免他！

光：（高興）能麼？

恭：怕什麼，我去跟太后說。

光：那真太好了，還有，南方各省一個兵都沒出，就北洋一支軍隊在打，而李鴻章的海軍又守在家門口不肯出去……

恭：好了，好了，不要說了，大清真到敗家的時候了！現在，幸虧還有你，李鴻章……

珍：好好幹吧！全看你了，祖宗三百年的天下，唉！（又一陣咳嗽）

恭：（喘着）不用，我就是那句話：有什麼計議，儘管去幹！出什麼事，來問我！（嘆

嗽着）……

光：（感動地）老祖宗！

翁：老祖宗，您一定歇一會兒吧！

珍：扶老人家進去。

（恭王確實有點支不住，寇連材攙扶着走入內室，珍妃隨入。）

（恭王的咳嗽，近處的風聲，遠處的音樂。）

光：翁師傅回來了，爲什麼李鴻章還沒來？

翁：據寇連材說，他找李鴻章去了。

光：這個人，怕有點靠不住。

光：我非辦他一回不可。

翁：早該辦了，現下有恭親王作主，您還怕什麼？

光：恭親王上了年紀，體質又不強……

翁：皇上，要當機立斷！

光：（遲疑片刻主意才定）好！

（珍妃，寇連材出來。）

珍：真是上了歲數的人，上床一歪，就睡着了啊。

光：讓您好好歇一會吧。

寇：今兒個老人家太辛苦了。

光：連材，你快去把李鴻章找來。

寇：皇上，這個人，牆頭草，兩邊倒，那邊風硬順着那邊。

光：你看見他……

寇：在跟李總管說什麼呢？

光：快去吧！

寇：喳。

（連材下。）

光：翁師傅，看現在應該怎麼辦？

翁：臣看挽救危難之局祇有大刀闊斧！

光：從何下手呢？

翁：罷免孫毓汶的軍機大臣，有恭親王爺作主。

光：好的，翁師傅寫個詔書。

翁：是。還有，李鴻章來，問他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爲什麼死守港口，不出去應戰？他要說不出個理兒來，不能便宜他，拔下他的三眼花翎，脫下他的黃馬褂，讓他少  
威風！

光：現下眼看打到奉天了，那怎麼辦呢？

翁：不是有吳大澂自動請纓麼？

光：這是難得的。

翁：這個人很有點志氣，本朝十二年在琿春跟俄國勘界的時候，他曾立一銅柱，上刻：

「疆域有志國有維，此柱可立不可移」，這話多有骨頭！

光：好的，那就請翁師傅也草個詔書。

翁：是，是。就寫。

（翁走到書案邊草擬詔書。

（王商，寇連材引李鴻章入。

寇：皇上，李伯爺到了。

王：皇上，請您趕快啓駕演禮呢？

翁：（挑戰的）李伯爺怎麼這麼嫵媚來遲？

寇：（帶刺兒）人家在跟李總管說話兒呢。

鴻：李總管要臣催請皇上快過去。

翁：（譏諷）唔，原來是受命李總管而來！

鴻：臣……

光：你可知道我們這兒的公案還沒了？

鴻：是。

光：你那一筆帳還沒算清。

鴻：是。

光：軍機大臣孫毓汶按兵不動我立刻罷免他了！

鴻：是。

光：前方軍力不夠我也另派吳大澂去應援了。

鴻：是。

光：可海軍方面，丁汝昌爲什麼總死把在港口裏邊，不出去應戰！

鴻：聖上責問這一點，臣不能不舊話重提。

翁：你說。

鴻：臣層次請求添買快船……

翁：先說北洋海軍已有的船隻爲什麼放着不用！

鴻：我們的船隻和敵人比起來，雖然在數量上不相上下，但快慢過於懸殊！

翁：不是我們的船比日本的大？

鴻：海上交鋒，固然以大的鐵甲爲主，但也不能進退靈敏，得心應手，就全看速度如何

了。速度快的勝了容易追逐，敗了便於引退，若快慢懸殊，立刻就分出強弱來。

翁：噢！我們的海軍不是創辦在先麼？比起日本來要算歷史悠久了，現在，怎麼又說起

這些自暴自棄的論調來了？

鴻：翁師傅，歷史久，走在先，固然是我們的好處，但走了幾步就停住了，沒有進步，

却是我們的致命傷！

翁：你的意思是說……

鴻：比起日本來，我們的船隻定造在先，那時號稱每點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經是最快的

了，而日本在本朝十五年以後才分別購買快船，最快的每點行二十三海里，他們真

可以說是急起直追了。而我們，因爲修園等等，部議停購船隻，從十四年以後，他

來沒添過一條快船，我們跟人比，我們的船體質重，吃水深，行動慢，我們起步在

先，然而落在別人後頭了！

翁：又抱怨戶部不撥款！你怎麼不說拿國家的錢買了些破爛不堪的船呢！

鴻……

光：（對翁）奮了，不必追問這一點了。（對鴻）那麼現在，你打算怎麼辦呢？

翁：我們這些大船，難道都毀掉！”

鴻：就因為快慢差的太多，若到大海裏去交鋒，恐怕難操勝算。所以，以臣看，今日海軍的力最用以攻人固然不夠，用它自守，則還有餘，用兵之道貴於知己知彼，舍短取長，這就是臣小心翼翼地以保船制敵為首要，不敢輕於亂來的理由。

光：（沉默）……

鴻：這跟我們國家一樣，光大沒有用，而笨重不遂是毫無用處的。要大而能靈活，能動，能快，那纔是重要的。

翁：講道理講不過你，好了，現在也不必講。陸軍既然打了這麼大的敗仗，海軍也應該出去給出出氣，就是冒險也該冒一下吧，我們朝廷既然化了那麼多錢辦了海軍！

光：是的。

鴻：臣……

翁：你要不去，你就是推托。

鴻：臣個人的生死是早置之度外了，不過……

光：什麼不過？失了船有我。

鴻：不過……

光：究竟是甚麼！

鴻：（吞吐）臣受有太后的密詔。

光：什麼！

鴻：不准臣輕舉妄動，擾亂人心。

翁：你到底聽皇上的還是聽太后的！

鴻：（半天）臣都不能不聽。

翁：他們一個讓你往東，一個叫你往西呢！

鴻：這正是臣左右為難的地方了。

光：（慈祥的責問）李鴻章，這真是我沒想到的！我一向以為你有眼光，有作為，一向

信賴你，重用你，你看你怎麼對得住我！這樣欺騙我，瞞哄我！

鴻：（垂首）皇上，臣實在……

光：你看現在怎麼辦？就誤多少事？就是太后有話，你無妨告訴我一聲。

鴻：（跪了）臣願自請處分。

光：我是不願意罰人的。

翁：皇上，對李伯爺有點處分也好，他在太后面前就有話可說，說皇上都問罪了，自然

不能不動兵了。

光：（想一想，慢慢的）好。（轉對鴻）李鴻章，你看呢！



鴻：臣本來有欺君之罪，甘願受一切懲罰。

（光緒在考慮，翁老師給眼色。）

光：（忍痛）好吧，那麼就拔下他的三眼花翎，脫下他的黃馬褂來。

（翁給王商，寇連材使眼色，他們如命做了。）

（鳳聲，場上一度靜寂。）

光：（解釋，慰安）你是中興名將，為國家出過力，這點小小的做戒，希望你不要介意，而能待罪圖功。好，你起來吧。

鴻：（謝恩）臣百死不辭！（起身）

光：從今天起，咱們要重新作人，你過去對我的欺騙或有你的萬不得已，我今日對你的懲罪也出於無可奈何。……

鴻：臣慚愧，願聖明在上，從此嚴勵整治內外，挽回危難。朝廷裏，聖上龍跟太后共商大計，一致行動，免得和戰不決，舉棋莫定，貽誤戎機！在外，不再是以北洋一隅的力量來對付倭寇全國的軍隊，希望能責令諸臣籌大軍的錢糧，練精銳的兵丁，千萬不可再存輕敵之心了！總之，要內外同一個心，南北把勢力合起來，精誠團結，把全力灌注在這事件上，或者還可以挽回危難之局，庶幾乎不墜入敵人連戰誘和的詭計了。

光：（思量着，點頭）……

鴻：在這大轉機的關頭，臣受了這點懲處算得什麼！祇要能從此勵精圖治，轉危爲安，就是給予更大的懲罰，臣也樂於接受，而自認是榮幸非常的。

（正說着，殿外有聲響，寇逆材劃從邊看。）

寇：（告警）寇逆英來了！

（珍妃要走，皇上一把拉着她。）

翁：（開照）皇上，千萬不要跟他衝突，小不忍則亂大謀，我們做大事的人要識大局，顧大體，不要爲一些小節小罪跟小人們衝突。

（蓮英上來。）

李：（張羅不過來）皇上！唔，珍主子！在這兒！怎麼，李伯爺怎麼了！恭親王老祖宗也在這兒吧！怎麼，皇上在發脾氣麼！我說候了那麼半天皇上還沒啓駕，原來這兒有這麼多事兒！皇上，您先別忙這邊吧，那邊人都候了一下午，眼看天都黑了。皇上，（正色）奴才請您啓駕！

翁：（和悅地）李總管，皇上把這邊事辦完再去好吧！

李：（裝腔）大清家法最嚴，連皇上都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兒，不用說我們奴才了。誰也不能破壞家法。

翁：皇上就來。

李：您這兒有什麼沒了的事！是李伯爺的事麼？（一眼看出）唔，三眼忠貽，黃馬褂都

沒影兒了？

翁：李伯爺有點小小的過失。

鴻：慚愧！

李：受處罰了？呵呀，呵呀！皇上，奴才可要多一句嘴，今兒十月初一，這個月份全國上下。都要加官進爵，有封有賞的，怎麼今兒頭一天，您就罰起人來了？這多不吉利！這事情是犯忌諱的，要傳到老佛爺耳朵裏去，那還了得？

光：（表面平靜）怎麼樣！李總管要參與朝政麼！

李：（暗裏回聲）外廷的朝政奴才再也不敢多嘴，可內廷的家法奴才却是奉命執行的，比方：珍主子，不回到自己的寢宮，在皇上這兒一連好幾天，這是有失體統的。

珍：（要解釋）李總管……

李：（搶着說）奴才當然沒什麼，皇上要顧珍主子恩愛，那誰管得了！不過宮裏禮兒大，家法嚴，奴才又是執掌這一項的，所以提醒您一下。

光：（挖苦）謝謝你的好意。

李：皇上，奴才再提醒您一句：老佛爺不說過，凡是這個日子讓您不痛快的，您要讓他一輩子也別想痛快；不是麼！您凡諸事都小心點，奴才是一番好意，關照您。這個月份，只能說好聽的，不許說喪氣的，只能念喜歌兒，不能念秧兒！哪怕有再不痛快的事，臉上也得裝個笑兒，這是一點孝道，皇上自然比奴才懂得更多。

光：（不自然地笑着）你這麼關照我！

李：嘿，比方，打仗吧。打仗，自然不便提，就是勝仗，也不要提起！就當沒這件事。您想老佛爺萬壽之日，全國禁屠，不許殺豬宰羊，還都要買鳥兒買魚放生，表示普天同慶的意思，您想，這裏邊怎麼好說動刀子動槍殺人打仗的凶事兒呢！豈不大殺風景麼？打仗的事，從今天以後，千萬一字不提，今兒奴才提了這麼多，都不是好兆。好了，不說了，不說了，皇上快請吧。

（皇上沉思着。）

翁：（轉灣）好好，皇上，我們就去吧，難爲李總管親自跑來一趟。（使眼色）

光：好吧。（說走就走）

珍：那我就先回去了。

光：不，你一定候着我，我就回來！

珍：怕不合適吧！

光：李總管在這兒，他知道是我留你的。

李：（奸笑）嘿……

（光緒走，翁同龢，王商，寇連材隨着。）

李：（追上去）皇上，李伯爺還說着呐。

光：好，先起來吧。

滿：謝皇上恩典！

（李鴻章起身。）

李：皇上，還有恭親王爺呢？

珍：在裏邊歪着呢。

翁：讓他老人家歇會吧。

李：恭親王也不能破壞家法呀。

珍：那麼請出來。

（珍妃剛要進門，恭親王出來了。）

珍：老祖宗，正要去請您。

李：您就出來了。

恭：（迎頭一擊）我怕破壞家法。

李：老祖宗，真是，您還能領着頭兒……

恭：李蓮英，你是越來越得意了！

李：老祖宗，您哪兒的話！

恭：連皇上都管京起來了！

李：呵呀，天打雷霹五雷轟，奴才可沒那麼大膽子！

恭：別得意地過了份兒吧！

李：老祖宗，您怎麼了？奴才摸着您走吧。

恭：（不耍他）呵呀！可不敢，不敢。

（李兩，寇運材過來撞了。）

恭：難爲滿口家法家法的，你既然懂家法就好了。

李：老祖宗，您這是從哪兒說起？

恭：你心裏明白。

李：奴才……

恭：瞧，同兩句，就吃心，哈……

珍：轎子預備好了，皇上外頭風大。

（攙扶着先出去，皇上，翁口傳後隨。）

光：（再背身對珍囑咐）千萬別走，我就來。

珍：好。

（剎下李蓮英，李鴻章和珍妃。）

李：珍主子，皇上聽您千萬別走，您就候着皇上吧。

（珍妃不知所措，退入內室去。）

（走上一名宮值太監。）

太：李總管，李伯爺，皇上問您二位怎麼還不來！

李：好，就來。

太：還有，又到了一大批禮物，是榮祿大人剛毅大人，袁世凱大人，這些人送的，請您去點收呢。

李：你看，真不知怕哪一頭兒好。這些禮物一定很珍貴，要我親自點收，這麼辦，你先去追上皇上，說我敬到。

鴻：是。

李：我願便再跟老佛爺面前提提你的事。

鴻：請讓總管。

（李鴻章下，那太監隨下。

（風聲。

（李蓮英東溜西溜地看，到內室門邊聽了半天，從身上取出一張六寸的伶人照片，左擺沒合適的地方，右擺也沒合適的地方，最後，放在珍妃用的書案上了。

李：（得意地奸笑，自語地）瞧着吧，我讓你跪在海裏也洗不清。

（李躡步下。

（風聲。

（片刻，演禮的樂章又終，珍妃獨自出來，似乎還在拭淚。

（她踱了一時，在門邊聽了一時，又回來坐了，伏下去哭。

（一抬頭，發現那張照片。）

珍：這是誰的照片！誰擺在這兒的！

（正說時，門被推開，露出兩個人頭，一個瑾妃，一個李姐兒。）

瑾：（小聲地）妹妹！

珍：（喜出望外）姐姐！

瑾：我們能進來麼！

珍：當然能，姐！

姐：珍貴妃，您一個人在這兒看什麼啊！

珍：沒什麼。

姐：那麼好看，也給我們瞧瞧。

珍：真的沒什麼。

姐：一定是好看的，人都看怔了！

珍：大姐姐真會說笑話兒。

瑾：你究竟看什麼呢！

珍：也不知哪兒來的一張照片。

瑾：你不知道！

珍：真奇怪。



瑾：拿出來看看。

珍：其實也沒什麼。

（把照片交給瑾妃。）

姐：瞧還是親姐妹，人家要了那麼半天都不給。

瑾：誰不讓你過來瞧了！

（李姐兒過來搶着看。）

瑾：多精緻呀！

姐：（似有發現，搶過來細端詳）呵呀，我說呢，這是一張戲子的照片呵！

珍：（一驚）什麼！

姐：珍貴妃，你怎麼會有這個！是你帶進宮來的麼！他進宮唱過，還是他送你的！

珍：沒有，不是。

姐：這個戲子，在宮外的名聲兒壞透了

瑾：他叫什麼？

姐：我也弄不清，你們看，長的可俊俏！

瑾：真不錯。

姐：專勾引良家婦女！

珍：什麼！他不是女的！

姐：哪是婦道，他是個大男人呀！你看，扮女裝扮得多好！

珍：呵呀，那趕快燬了吧！

姐：別！送給我也別燬掉。唔，瑾貴妃，你看，你這大妹子長得跟他（指照片）還真像呢！

瑾：可不有點。

姐：你看，臉龐，眉毛，鼻子，小嘴巴，噴，多像！尤其這大雨把頭，那招人愛的勁兒，噴噴噴！好，別是你自個兒的照片吧！

珍：（強笑）哪兒是！奇怪，也不知哪兒來的！

姐：當然就是你的了。不怕，沒人給你貼告示去，不會有人知道，要不，悄悄兒地送給我，好不好！

珍：你想要，你就拿去好了，反正不是我的。

姐：好，謝謝你，謝謝你！珍貴妃，你真好！我跟你姐姐，我們都想你了，找你好幾天也沒找着，才知道你在這兒沒走，珍貴妃，皇上跟你可真要好呵，聽說你們晚上分不開，白天也分不開了呢！

珍：（止住她）大姐姐！

姐：怕什麼！這兒沒男人。我跟你說不是爲別的，比方你姐姐，你們親姐妹，當然沒什麼，娘娘有名的大醋罈子，她可酸壞了！你問你姐姐，昨兒我們遇見她，她那酸勁

兒！其實，她跟瑾貴妃有什麼可醜的呢？

瑾：我倒靠！

姐：也難怪，皇上大婚以後，聽說從來沒宣召過皇后，宮裏上上下下，天天瞪着眼瞧着那本太子孫子，而子孫子老是光的。自從你一進宮呢，從第一晚就宣召，而，大家都瞪着眼想看第二筆，誰知道，這一筆就一直寫下去了，寫個沒結沒完啦！

珍：（岔開她）坐着說吧。

姐：珍貴妃，你跟皇上這麼沒日沒夜地守着，可當心皇上，皇上身子股兒可不強。

珍：（再想辦法）我給你倒杯茶吧。

姐：（追上）我自己來，我自己來。

（她們分別用茶。）

姐：這兒連宮女兒都沒帶過來，真是！珍貴妃，我想你已經「有」了吧！

珍：六姐姐，請你別說這個了，好不好！

姐：（走回來）你真好造化！這麼得寵！想當年老佛爺不過如此，將來再生個皇太子，

我想你親姐姐都快吃你的醋了！哈哈……

珍：姐，我好幾天沒看見你了。

瑾：你現在是貴人嘍！

珍：姐姐！

瑾：還想得起來麼！

珍：姐，您！咱們從小一塊長大，從來沒變過心，沒拌過嘴。

瑾：咱們還沒分開過呢，有什麼用？

珍：姐，我沒得罪您。

瑾：咱們親姊妹，你居然在老佛爺面前給我使壞！

珍：我沒有！

瑾：在皇上面前你更不定說我什麼了！

珍：姐，是誰說的？姐？

姐：可沒人呵！

珍：姐，您一定聽了壞人的歹話了！

姐：算了，算了，姐兒兩個算什麼帳。

珍：（搖她那氣忿的姐）你一定告訴我，姐姐！姐姐！

瑾：（甩開）我沒有你這妹子！我不認你這妹妹！

（瑾姊妹都取出手絹來拭淚。

姐：瞧瞧，是不是。親姐兒倆，拌什麼嘴？得了，得了，瞧我了。

（假意地，左邊推推，右邊勸勸。她們都在哭。

姐：（到瑾妃面前）自己的親妹子，讓着她點，年輕的人兒，誰不縮陽好勝？

（珍妃益發難過。）

姐：（劉珍妃面前）您還有什麼可哭的！一帆風順，跟皇上那麼恩愛，老大姐說上一句半句的，還不也是應該的！幹嗎那麼傷心呵？

（倆個都不肯罷休。）

姐：都那麼哭天抹淚地，我可走了。

瑾：（拭了淚）走，一塊走。

珍：（也拭了）姐，不忙走。

姐：一會兒皇上回來多不好！

珍：怕什麼！

姐：回頭說，又沒請我們來。

珍：我們坐下說回話兒。

（珍自己抹乾了淚，又給瑾妃擦。）

珍：姐，你原諒我吧！

瑾：當然，這也不能完全怪你。

姐：珍貴妃真會哄人，瞧，瑾貴妃都快笑了，笑了，笑了！

（瑾貴妃果然笑了。）

珍：姐，以後我們再不拌嘴。

瑾：誰願意！

珍：姐，答允我，以後再不聽那些混帳人的瞎說八道。

瑾：是。

姐：好了，好了，姐兒兩個講和了，拉拉手兒，拉拉手兒。

（李姐兒把珍珠的手握在一起，對笑着。）

（演禮的樂章再起。）

（寇連材匆匆上。）

寇：唔，皇上讓奴才來問，李總管對那兒去了！

珍：不是一齊走了麼？

姐：你看沒在收殮的地當兒！

寇：去過了，沒有。皇上，王公大臣都齊了，就等您一個人呢！

珍：那快去找吧。

寇：裏裏外外，又忙又亂，讓我歸兒叨喚去？

（連材顛躓着，下。）

瑾：聽說演禮跟真事兒一樣。

姐：呵，呵，可鄭重了！

瑾：你見過？

姐：我儉着看過。呵呀，我真盼望初十快到，多有意思！

珍：現在京城已經夠熱鬧的了。

姐：聽說各省來的總督巡撫，客店旅館都住滿了。

瑾：這是多少年難逢一回的熱鬧。

珍：聽說還是乾隆，慶熙年間，舉行過這種大典？

姐：他們有大典，可是沒修萬壽山呵！

瑾：聽說蓋的可巧呢！

姐：咱們幾世修來，聽說無一不講究，開開眼吧：酒席，是全國送來最好的廚師傅。唱戲，是京城裏第一流的名角兒，什麼叫天兒呵，趕三兒呵，菊仙兒呵，汪大頭呵，擲小樞呵，掛頭牌的名角都傳進來。

珍：那該多好聽。

姐：（又舉出那張照片）他，一定也會被傳進來的。

瑾：聽說戲樓分三層：上層出神，底下出鬼，好傢伙！

姐：什麼都是新花樣兒！就說禮服吧：歷朝歷代作壽都以團龍圓壽字爲禮服，老佛爺可不然，內務府規定的花樣才新鮮呢！

瑾：什麼花樣？

姐：一匹梅花鹿，一個仙鶴，一枝松枝兒，——也繡成個圓團兒。

珍：這什麼意思呵！

姐：鹿是六，鶴是合，松枝是春，——六合同春麼！

珍：唔，同春。

姐：天地四方都在頌揚萬壽，這意思取得多吉利！

瑾：真是。

姐：（看到外面）噯！您瞧！天都快黑了，別瞎扯了，咱們走吧。

（拉起瑾妃就要走。）

珍：不忙。

姐：（又叮嚀）珍貴妃（指那照片）這你可一定送給我了？

珍：又不是我的。

姐：可不帶反悔的，有瑾貴妃作證人：您送給我了？

珍：（嫌她麻煩）好，送你，送你。

姐：珍貴妃，你真好，難怪皇上離不開你，我都喜歡你！

瑾：別亂說了，走吧。

（她們將要下去。）

（門開了，光緒頭一個氣忿着進來，恭親王，翁同龢，李鴻章，王商，德連材隨後。）



（嬪們退回來。）

光：去找！這麼多王公大臣等他一個人，什麼話！  
翁：皇上，不要發作吧。

恭：太不像話，也無妨用用法。

光：去找他來！

（寇連材將要下。）

（一當值太監引李蓮英上。）

李：（跪）皇上，奴才該死！

光：你知道就好了。

李：奴才真是張羅不過來，又忙着收禮物兒，又忙着演禮兒。

光：這麼說，你是分身乏術。

恭：可是你就疏忽了，你老提老提的，家法家法的！

李：皇上，奴才……

光：不要說了，按家法，推出去，打四十！

李：（驚，求）皇上！

（李姐兒也跪下來求。）

姐：皇上！萬歲爺！

光：誰讓你來的！滾出去！

姐：（大哭）……………

（李姐兒爬起來就往外跑。）

鴻：（不敢求）皇上，您……………

翁（似乎求）皇上開恩吧！

光：誰說也不成，太不像話了，來呵！

寇王：（同聲，威風）噎！

光：推出去！

寇王：噎！

（王商，寇連材走到李總管身邊。）

李：（吓壞了，變了聲）皇上……上……

光：快點！

（李連英無奈，被王，寇請出去。）

翁：不好吧，這一次，事更鬧大了！

恭：大就大！

（風。）

（打板子的聲音。）

（哀號。）

鴻：他小人，不定怎麼報答皇上呢。

光：我實在受不了啦！

（王商進來。）

王：皇上，打過了。

光：讓他進來。

王：走不了。

光：扶他進來。

王：噎！

（王商下。）

（風曠，天更黑了。）

（寇運材，王商，扶李蓮英上。）

（李，吟呻着，站不住，跪不了，胡亂倒下。）

光：今天是頭一遭，你別老以為皇上好欺侮！

李：皇上……是……是……阿唷！……

光：以後你還胡作非為，假傳聖旨不了！

李：不……不敢……奴才……不……阿

（一名當值太監匆匆跑來。）

太：（跪）皇上，老佛爺有懿旨，讓後宮廷杖總管，她老人家太開明自了！稟說，她老人家說話就夠。

光：呼！

翁：（加重地）已經打過了！

太：那……

李：呵……呵……呵……

王：請李總管騎一騎，歇一歇吧。

李：不……呵……呵……

（風。）

（門開。先是幾名宮女提着牛角燈上來，繼之，李姐兒奔上。）

姐：（奔到李蓮英身邊，哭。）哥哥，哥……

李（更吟呻地起勁）呵……呵……

繼之，太后上，披着件斗篷，神色很慌張。

（進來）看故意鎮靜下來，沒言語。

（喊「太后」的，喊「老佛爺」的，紛紛見禮。）

光：（迎上去）親爸爸！

慈：（無表情地）不重親爸爸，乾爸爸的，是怎麼回事！

光：今天演禮，王公大臣等了他一下午。

慈：噫！

光：您傳旨來的時候，已經打過了。

慈：打了就打了吧。

光：親爸爸……

李：老佛爺…… 呵…… 奴才…… 收禮物…… 演禮兒…… 忙地脚都朝了天…… 呵

呦！……

慈：（迎頭痛罵，意在言外）活該！誰讓你一天到晚忙着收禮物，演禮兒，皇上這邊的

事就不問！

李：老佛…… 爺…… 奴才……

慈：不要說了，我看你就不順眼！來，先把他抬出去！

王：噫……

光：（紛頭不對，又表示好意）看傷着筋骨沒有，傅太醫進來瞧瞧。

慈：管他呢！死了又值幾個大！

（李姐兒兒哭。）

慈：你哭什麼？貓哭耗子，假猩猩！一齊給我滾出去！

李：呵哨……呵哨……

（王商，寇運材，李姐兒，當值的太監扶蓮英呻吟着下。）

光：親爸爸！今天這事……

慈：你罰的很對！

翁：老佛爺，您別爲這事兒生氣。

光：我什麼時候生氣了？皇上這樣敢作敢爲的，我高興還高興不過來呢。

恭：太后……

慌：唔，沒你們的事，我讓皇上說話，都給我下去歇會兒吧。

恭：（還想開口）太后，含冤……

慈：恭親王這麼大年紀，還這樣不辭勞苦，（笑着命令）陛下克吧！

（於是，有退入內室的，有退到門外的都下去了。）

（就剩慈禧，光緒二人，沈默片刻。）

慈：（露出本來面目）你是攔不得我的人呵！還是非給我找點喪氣不可呵？我從什麼時

候就說，十月十月，我要取個吉利兒，今兒大初一的，你就……

光：親爸爸！

憐：（猙獰畢露）別以爲我什麼都不知道，你今兒下詔能免孫毓汶，下詔派吳大澂應援

，沒了李鴻章的三眼花翎，打了李蓮英的板子，這些，你是不是故意兒跟我作對！

光：親爸爸，您可知道朝鮮的駐軍已經退到鴨綠江邊了，我們的關外……

慈：你以為我不知道麼！我全知道。

光：那不能不辦。

慈：（重）要辦應該頭一個辦你！你不領着頭兒左說打仗，右說打仗，會丟這麼多地方

光：親爸爸。

慈：你還有臉罰別人！我還沒罰你呢！

光：親爸爸。

慈：你認錯兒不認錯兒！

光：（忍）認錯兒，所以才想振作一下，罷免孫毓汶，責爵李鴻章，另派吳大澂，都爲了這個。

慈：你還有臉說打！

光：親爸爸，雖然這一仗我們敗了，我們還可以打回去呵！

慈：算了，少做夢吧！

光：那您看怎麼挽救呢！

慈：我看，我已經派了張蔭桓，邵友濂祕密到日本去求和。

光：（忘形）親爸爸，那是不可以的！那正中敵人的圈套！

慈：（慢慢的，冷冷的）那麼中你的圈套！

光：（乞求）親爸爸，還是振作一下吧。

慈：不必說了，要不聽我的話，你派你的援兵好了，我派我的議和使臣，（提高）咱們看你對還是我對！

光………

慈：別以為你把恭親王爺請出來了，你可以任性兒。

光………

慈：別以為你是皇上你就沒日沒夜地抱着珍妃，在宮裏胡作非為！那歪獠骨頭，一肚子馮水，我知道，這些事都是她挑唆出來的。

光：親爸爸，沒她的事。

慈：不用替她辯護。

光………

慈：別的，不用我一樣一樣提了。祇有一句最要緊的話：從今天起，咱們宮裏宮外，不許提半個打仗的字兒！誰要是提，哼！

光………

慈：你別想你是皇上，我讓你當你才是皇上，我要不讓你當……

光：（十分緊張地，抖擻起來，甚至有些口吃）親爸爸，您放我出，出去吧，我情願不，



不當皇上。

慈：「呵呀！越說越不像話了！」

光：親爸……爸……我真……

慈：你真沒這福份！

光……

慈：放着皇上不願意當？好哇！生打鴿子上架，我偏要讓你給我當個看看！

光……

慈：什麼不願意當？我看你是有點燒得慌！早晚有一天燒得你滾下這寶座來就好了。

光……

慈：我真瞎了眼！

光……（一直呆立在那裏）

慈：（對外呼喚）都進來吧。

（內室的，外邊的，都慢慢溜進來。）

（一個一個肅立着，以為要發生什麼大事。）

慈：（出乎衆人意料之外，笑容可掬地）嘿嘿，皇上聽了歹人的壞話，一時糊塗，我們

娘兒倆一說，就什麼都用白過來了。哈……好了，我走了。

（送老佛爺「送太后」之樂，提燈的宮女們簇擁着太后下場。）

（風狂叫。）

（恭親王，翁同龢，李鴻章，走攏皇身上身邊。）

（皇上痛苦地擺擺手，他們互相望望，默默地行了禮，退下。）

（王商，寇連材看看，也溜下去了。）

（就到珍妃一人，皇上一下撲到她懷裏去。）

珍：太后說什麼！

元：（痛苦）……

珍：是不是連我也得走？

光：（緊拉着她）不，你不走！

（他們擁着踱到門邊。）

（光緒推開門，暮色靄靄之中，依稀一角宮牆，一片愁雲。）

光：這天真悶氣！

珍：黑得也真早。

光：唔，這一陣風，讓皇宮上的琉璃瓦都罩滿了灰塵。

珍：京城的天氣是怪，十月就颳這樣無影的大風，我們在廣東，聽都沒聽說過。

光：珍妃，我們要能拉着手跑出紫禁城，那多好！

珍：皇上要離開紫禁城？

光：紫禁城就是監禁，我的大囚牢！從四歲起，我已經被監禁一二十年了！珍妃，什麼時候我能出去？我也看看青山綠水，我躲開這一付一付的鬼臉，我要看高的山，大的海，我要……

珍：皇上，您想到哪兒去了！

光：（稚氣）老佛爺罵我沒福氣，沒福氣；就沒福氣吧！我穿這套鬼龍袍就有福氣了！

珍：皇上！

光：不當皇上！（忽轉）不當皇上穿什麼？

珍：穿什麼！光着膀子，冷得很哪！

光：光着膀子？都脫掉！好哪！——我不怕冷，唔，我在畫上看過，大太陽曬着，背着

鋤頭，流着大顆的汗珠子，騎在牛背上，或者，坐在月亮底下吹簫。——這些，你

看見過真的麼？

珍：我看過。

光：我們也那樣多好哪！

珍：皇上，您受不了那份苦。

光：苦？我，說也不是，做也不是，才真叫苦。（空想）珍妃，我們出去，我在田裏耕

地，你在河邊洗衣服。

珍：我們做累了，就並坐在大樹蔭底下。

光：餓了，就有人給我們送飯來。

珍：不，我們吃樹上的菓子！

光：對，晚上就手拉手地回我們寢宮。

珍：不，小草蓬子，睡得香甜香甜的。

光：（越想越好）有時我們爬山，爬得頂高頂高的。

珍：有時我們划船划得老遠老遠的。

光：（越想越遠）划到除去你我之外，一個人都沒有的地方。

珍：我們划到月亮上去！

光：划到星星上去！

珍：（滿意）那不成神仙了！

光：（興奮）好呀！那時也沒有親爸爸來罵我，也沒有人拉你走，也沒有李蓮英，也沒

有那一羣大臣。（取下幅子來）好，都脫掉！

珍：（怕他太過了）皇上！

光：你也別這樣打扮了，不要這些珍珠首飾！

珍：我！

光：你也脫掉！

珍：皇上，羞！

老：（不顧一切）羞什麼！怕什麼！那時候沒有別人，就咱們倆，咱們說呵，唱呵，跳呵，躍呵……

（正興高彩烈地手拉手地一對一句地說着，跳着，走上一名當值太監。

太：（掀起面孔）太后有旨：宣珍貴妃立刻離開毓慶宮！

（光緒拉着她。

珍：（寬慰）不要緊，年月且長呢。

光：（担心）天黑了。

珍：（無力）我還看得見。

（二人依依不捨。

（太監逼緊一步，珍妃忍退。

（那太監向着皇上的背打了個隨，隨下。

（孤零地剩光緒一人。

（風轉緊，入夜了。

第  
四  
幕

時：甲午陰歷十月初十日

地：頤和園內樂壽堂前

人：徐桐

剛毅

榮祿

載漪

袁世凱

王商

翁同龢

寇運材

李蓮英

李姐兒

李鴻章

晉禮皇后

瑾妃

慈禧太后

光緒皇帝

珍妃

恭王奕訢

宮女

太監

慈禧慶壽的正日子，一整天繁縟的典禮都已經行過，到了掌燈時分，正是舉國歡騰，大事宴樂之際。

頤和園已全部裝點上「小洋電光燈」，油漆彩畫的亭台，花團錦簇的裝飾，到處照耀得明燭奪目。遠近都傳着悠揚的笙歌，好似蓬萊仙曲。真是，除了帝王家，我們不相信這是人間。

樂壽堂是太后的居停之所，堂前的便殿是一半開敞，可通內堂的長廊。另有一門通暖閣，是李蓮英的修憩之處。由朱紅柱頭與玉石欄杆之間望過去，昆明湖的水光歷歷映在目前，特別是十七觀橋一帶的景色，如懸在天庭的彩虹。

粼粼的湖光，依依的月色，照着這花團錦簇，伴着這樂舞笙歌，往來憧憧的人影益發顯得縹渺，像是信筆描出的景色格外覺得虛幻，恰如天邊的行雲跨過朦朧的月，一切都在醉裏夢裏，迷迷糊糊地躑着，躑着。

在這普天同慶的大狂歡後，在這玉石欄杆之間，太監們恭謹地排列着。幾位全身朝



跌補掛，紅霞花弁的大員。——一位三十左右，花花公子的蠟王載濤，原本該他承繼皇統，慈慶却給光緒了。一位六七十歲，肥頭大耳，紅光滿面的榮祿，是慈禧年輕時的愛人，掌過兵權的。一位骨庸老朽，乾瘦如柴的腐儒徐桐，手裏永遠不離太上感應篇。一位目不識丁的滿州大員剛毅，說句話總要加個滿州字。一位少年英俊，能幹而狡滑的袁世凱——三三廟兩地在這裏隨便談笑，當值小太監往來獻茶裝烟。

徐：（讚美着）此天意也！你看，聽了那麼多日子風，今兒就停了，「天作美」呀，誰也擋不了。

剛：（烏魯）（註：是也）老佛爺恩浩蕩！

徐：所以，這都是感應，就要心誠，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沒有辦不了的事！

剛：所以，高山可以掘成大海，大海也可以堆成高山，有何不可？所以，我頂恨住個那

些「忌掛」（註：漢人也）尤其那些洋章京，七個辦不了，八個不能辦，沙克瑪！

沙克瑪！（註：狡滑也）

榮：（湊過來）是呵，徐大人，剛大人，這昆明湖，萬壽山，從平地上挖海堆山，工程

可真夠浩大了！遠說阿房宮，近說圓明園，都未必有它精緻！

毅：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袁：新說別的，這小洋電光燈兒，阿房宮，圓明園有？

（於是，一團得意的笑。剛毅不羈地「烏魯」，徐桐不停地「然也」，戴瀚拍着袁世凱的肩，榮祿哈哈大笑。）

（笑聲中，翁師傅上，他不高興睬這些人，低着頭直向駿閣奔，王商緊隨身後。）

（但被戴瀚發現了。）

戴：唔，那不是……

翁：（祇好停了脚步，敷衍）諸位大人，好高興呀！

戴：（才認出來）唔，翁師傅！

翁：（不免過來客套一番）端王爺晚安！（請安）

（戴瀚還禮，榮祿走過來，

榮：（請安，打招呼）翁師傅！

翁：（還禮，驚奇）榮大人什麼時候到的？

榮：特地進京來給老佛爺拜壽的。

翁：（寒暄）這一別多少年啦！

榮：翁師傅還是那麼健壯，更硬朗了！哈……

（於是都過來。）

徐：（上前，請安）翁……

翁：（還禮）唔，徐大人，一向好？

翁：（狂喜）托福！

剛：（慢條斯理地）翁——師傅

翁：（趕快過來請安）剛大人，您好！

剛：（還禮）打學，打學！（註：平安也）你沒看見我？

翁：（迎迎拱手）老眼昏花了，哈哈！（不便得罪他）您剛從廣東來？

剛：剛進京。

翁：一路一定很辛苦了！

剛：「鳥魯」，還好，還好。

翁：（發現袁世凱，不認識）這位大人……

戴：唔，你不認識。這就是這次打仗中的紅人，朝鮮總督袁世凱。

翁：（上下打量他）唔，久仰久仰！

袁：（敬禮）卑職官卑職輕，望翁師傅多多賜教！

翁：（輕輕還禮）豈敢豈敢！（轉身）剛才諸位大人在這兒大笑什麼？

戴：沒有什麼，老佛爺萬壽之日，我們當然要大笑三聲了，哈……

（圍着，又都笑了。翁同龢轉身想走。）

翁：翁師傅，這麼忙，有何貴幹？

翁：（不露聲色）問問李鴻章，李鴻章李伯爺怎麼還沒進京拜壽？

載：他一直沒來？

翁：是啊，我帶王商過來問問。

載：（有意留住他）那就讓王商進去吧。

翁：也好。

王商

（王商入廳間。）

（這些人鬼鬼祟祟地向下張望。）

翁：（不知何意）諸位大人在這兒。

（得意地）恭候老佛爺駕臨的單獨召見。

翁：（幸幸）唔，會兒能得老佛爺單獨召見，真是榮幸非淺呵！可是，老佛爺還在廟樂殿裏歇哪！

（殿裏歇哪！）

翁：我們先候一會兒。

翁：是是是。

（沒話說）

（載翰一把把翁師傅拉到一邊去，那些人遠遠地仰着頸子聽。）

載：（小聲地）翁師傅，請教，李鴻章這時辰還沒入京，一定是火線上有變化吧？

翁：（不置可否）說不定。

載：您知道現在打到那兒做？

翁：不知道。

（載搶不大高興，剛退一步，徐桐，那些人又圍上來。）

徐：（機密地）聽說吳大澂在旅順打個大敗而逃呀，真的麼！

翁：（不負責）我也聽說，可還不能證實。也許……

榮：（担心地）還聽說，海軍被遣到山東去了，也沒幾隻船了。

翁：那倒沒聽說。或者……

載：（又過來）還有張蔭桓，邵友濂吃了日本倭子一個閉門羹，人家不認他們這講和的

欽差！

翁：（支吾）這可不知道！

載：（忍不住，點破了）翁師傅，什麼「不知道，道不知，也許，或者，大概是的」！

這兩人，今兒都回來了，大家都看見的。

翁：（腰一挺，走開，倔）還是，你們都知道麼，何必問我呢！

（這一羣，交頭接耳，十分緊張。）

徐：糴得很哪！

載：緊得很哪！

榮：我來的時候，一路上，看多少京官兒都送眷南下了呢！

剛：靠不住！靠不住！南方？南方有多少「尼堪」在鬧革命黨呢！

徐：革命黨？

剛：反叛麼！招「巴圖魯」（註：兵也）買頭口，要整翻大清。你想，我在廣東時就聽說已經組織了什麼興中會了！

徐：管他什麼會！

載：興中會？他們一共有多少人？

剛：人！阿呀，很多很多！

榮：諒這不過是些烏合之衆，大兵一剿，就要立刻瓦解冰消的。

剛：榮大人，你可別說得這麼容易，他們可利害得很，他們都是些很有志氣，很有辦法的人，打起仗來有進無退，一以當百，真不容易對付。

載：（奚落）剛大人，想必是吃過他們的虧了，所以這樣怕他們。

剛：你還不知道，有多少尼堪都把他們當作天神一樣，都希望革命黨起義，搗翻本朝，沙克瑪！

載：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他們造反，只怕一百年，一千年也還不成呵！

徐：（擔心）他們要成功，我們可就糟了！

榮：那不是走頭無路了麼？

（都愁喪着臉。）

翁：（在一邊）在國家多事之秋，我們這些爲臣的專門在一邊探聽消息，愁裏着臉……  
剛：（誤解了）對對，今兒什麼日子，不是不准談這個麼！（笑着）不談這個，不談這  
個，哈……

（於是，各自散開。）

載：（逍遙自若）不談這個，哈……

剛：（風流側儻）翁師傅，你那仙鶴找回來沒有？

翁：（搖搖頭，嘆口氣，心裏想：「這一羣，也配做大員！」）……

徐：（走上來，惋惜之至）瞎！別提了，翁老師在正陽門藝洞裏貼了三次「訪鶴」的招  
子，都被人揭去了！

榮：那誰讓翁老師的字兒寫得那麼率呢！

翁：（不自然地一笑）……

袁：（鑽營）不敢高攀，翁老師什麼時候賞舉幾個字！

翁：（乾脆得很）嗯，拿紙來吧。

袁：謝謝翁師傅！

（王商回來。）

翁：怎麼樣？

王：李鴻管說，李伯爺還沒到，到了，立刻稟告您。

翁：好，那麼（轉身）諸位大人（拱拱手）失陪了！

「這些大人正欲給他打躑敬禮，他已隨王商走遠了。」

剛：這老「尼塘」！好個，大模大樣地，不愛理人！

袁：巴結他，還有點巴結不上的神氣！

徐：他現在當朝一品，眼框子大嘍，還把咱們看在眼裏？

載：其實，咱們一向都幫助他，他罵李鴻章，咱們不是也罵李鴻章麼？可是，好像，就許他罵，不許咱們罵似的！

剛：他不過是個戶部尚書，等咱們上了台再說！他又有什麼德政？把天下弄得這樣！

「沙克珊」！

榮：（担心地）說正經的，旅順一過來，天津可就不遠了，怎麼辦呢？

載：吳大澂還是自動請纓呢！洩氣！

徐：我就不信！老年間，關太平天國長毛賊，那不凶？之後，回子造反，那不凶？什麼

大陣勢沒見過！什麼禍害沒平下去！不信就一個小小的日本兒，就鬧個天翻地覆！

剛：顯然是這些「沙克珊」作內應！我要當權，我先把他們的「烏球」（註：頭也）都

給取下克！

徐：（埋怨）「糟就都糟在這當朝的一文（指翁）一武（指李）的手裏呀，毀了驕他們倆

還不合，這是哪兒的事！



剛：（罵）翁同龢，李鴻章，禍國殃民！

徐：（愈說愈牢騷）我是不得志，一旦我要當權的話……

載：（也是）可惜，我沒當上皇上，哪一天老佛爺要有點回心轉意的話……

剛：（奉承）對對，真不如端王您繼位做「克汗」（註天子也）那……

榮：（巴結）還不晚，我們大家保駕……

載：哦！（咋一聲，止住他，周圍看看，繼之，放聲大笑）哈……

（一片笑聲，互相拱手，心照不宣。）

（寇連林上。）

寇：諸位爺兒們，老佛爺那邊大軸子就上了，宣您們過去聽戲呢！

載：好，咱們還是過去陪陪吧。

榮：大軸子是叫天的是不？

寇：諷叫天，老佛爺頂喜歡的。

榮：走，咱們都幫着捧捧去。

徐：嘻嘻，剛才一氣把我氣胡塗了，翁某人在這兒的時候得了一付天生地長的好對聯！

載：徐大人又有什麼佳作？

剛：一定又是挖苦人的。

榮：說說聽聽。

徐：這上聯是「翁同龢三次訪鶴」。

載：「噫，「翁同龢三次訪鶴。」下聯呢？」

徐：「下聯呀，嘻嘻，「吳大澂「味吹牛」哇！」

（不約而同地笑了。）

榮：「妙！多工駢！」「翁同龢三次訪鶴，吳大澂一味吹牛！」妙！妙！

徐：「不登大雅之堂！遊戲之作，遊戲之作！哈……」

寇：（再催）「諸位爺兒們，請吧！」

（於是，「您先請」，「不，您前邊」，「是是是」，「噫噫」，「地互相盪讓一番，一搖一擺，有說有笑地下去。」

（頓時安靜。寇連材一看左右沒人了，才走向通暖閣的門。）

寇：（小聲地，在門外喚）李總管！

李：（在內）都走了！

寇：「好容易讓我支下去了。這一羣，蒼蠅一樣！」

（李蓮英傷口還沒全好，一跛一跛地出來，李姐兒隨在後邊，穿着當天的禮服。總  
是身後立着黑影子般，一個不認識的人，穿的似乎是便裝。）

李：（似罵非罵地）「也就是今兒，換個日子，他們能在這兒有說有笑地？」

姐：（性子急，指那不知何許人，機密地）「快打發了他吧！」

（李蓮英把那人拉在身旁，一邊指點着台階底下，一邊噤噤咕咕地吩咐着。那人唯唯聽聽。）

李：（似乎講完了，才略略提高）你就按着我的話行事，虧不了你。

那：噫噫。

姐：（加意叮嚀）你懂了沒有？就待會兒放烟火的時候，鑼鼓一響，你就候着，往山子石後頭一閃，等我把她引過來，你就上前幹你的事兒，不用問她是誰。

那：噫，噫。

李：最要緊的，她一定喊人，事情就鬧開了。那，你非得按我剛才吩咐你的話供出來不可。

姐：你不用怕，什麼都有我們担着。

李：錢你要多少有多少。

姐：反正虧不了你。

那：噫

李：好，你克吧。

（那人正要叩頭起身，寇蓮材過去，

寇：（先陪笑）總管？

李：（板着脸）幹嗎？蹭過來

寇：（試着）小的看，這麼着不大合適吧？

李：（你什麼相不？）

寇：（嘻嘻，不是那個，小的是看，珍主子也沒什麼大錯兒。）

姐：（狠狠地插一句）你知道？

寇：（放下笑臉十分鄭重地）總管，這樣一來，她就什麼都毀了！

姐：什麼事兒都少不了你。

寇：（再陪笑）李大姐？

李：告訴你，除掉她，爲的讓皇上少胡鬧！

姐：少受她迷惑！

寇：（心直口快）總管，我們不能憑空陷害一個好人哪！

李：（沒想到）什麼，你說？

（李蓮英本來坐着在，一氣起身，傷沒好，立不穩。）

（逆材好壞了，跪下去。）

（有人聲。）

姐：（跑到欄杆邊）有人來了！

李：（吩咐那人）快下克！

（那人溜下台階去。）

姐：（追着叫喚）別忘了，照話行事。

李：（再扮獨寇）快起來！

（連材起身。）

（一羣宮女笑着走上來，一致向總管請過雙安。）

李：（裝笑）怎麼樣？

宮：（一團和氣地）老佛爺就要回樂善堂來了。

姐：戲散了麼？

宮：大軸子已經上了。

李：快進去拾兜拾兜吧！

宮：（總管，大軸子譚叫天一上，一統簾子，老佛爺就喊了一聲「好」兒。

李：老佛爺喊迎簾好兒？您得今兒個是太以地高興了，哈……

（宮女們一致請過安進去。）

李：（收回笑，再對寇）寇連材，你剛才說什麼？

寇：（不敢）沒，沒什麼。

李：（戒勸）停！你小心點！

寇：（戒勸）總管，您別見怪！

李：你自己瞧着辦好了。

寇：（愁地）小的是怕，這紙怎麼包得住火？

姐：什麼叫紙包不住火？

寇：小的怕，珍主子有嘴，她會說出來的。

李：她敢？

寇：就說她不敢，那個人呢？

李：有錢能使鬼推磨，那個人是用錢買通了的。

寇：（真擊）總管，火，總有燒出來的一天呀！

李：（直截）那就是你！

寇：（怔一下，極微弱地）總管！

李：你不用裝好人，合兒爺拉你下水不可！停一會，我要你去請珍主子，出了事，你最

少是幫手。

寇：（無力出聲）總管！我？

李：什麼都甭說了。聽我的，有的是便宜，不聽我的，哼……

寇：（稚子之情，拚最後勇氣）我們爲什麼要治珍主子呢？

李：（一字一句）爲光緒？

（連材默默無言，李謹英取出鼻烟來吸着。

（遠處樂聲悠揚，連材垂着手要走。

李：那兒克？

寇：我忙得，還沒吃東西。

李：好，你快去吃點就來。

寇：是。

李：別喝酒。你沾一口就醉。

寇：老佛爺傳旨，今兒普天同慶，我們願意喝的，您不管，總管，您准小的喝一口，就一口。

李：真餓骨頭！

（連材有點變態，似高興非高興地下去。）

姐：小孩子，真小孩子！

李：心眼兒可不小喇！

姐：（言歸正傳）這事兒，就算這樣打點周到了？

李：（吸着鼻烟）就等騰熱鬧吧！

姐：（放心不下）我看，咱們別鬧得太過份兒了？

李：（滿不在乎）怕什麼，大不了，拍拍屁股一走。

姐：（噤一噤）哼，就怕你要走的時候呀，落個兩手空空。

李：（鼻烟往鼻孔上一抹）怎麼？咱們哥兒們摸得還少？

姐：（抿着嘴笑）少是不少，要有一天，看着乾瞪眼……

李：（裝腔）真是娘兒們的見識，哈……

姐：（有點急了）你還跟我裝哪？眼上頭下頭都遮着蓋着，誰都裝個笑臉，都沒事人兒似的，可誰的心裏不一團火？誰不着急？你別看他們傳戲，賜宴，嘻嘻哈哈，一個一個的，心裏在盤算什麼？聽說都打到直隸了，都還裝吧裝吧，看還能裝幾個初一十五？

李：（小眼一翻一翻地）你瞧，你瞧，你着哪家子急！事到臨頭，總要有個結局的。

姐：（正經話）我的城一破，人財兩空，命都保不了，甭說那點積蓄！

李：（得意心）唉！你這急勁兒，我不是說：把細軟珍貴的物兒，三天之內，套幾十輛

騾兒車，啓運到南方克。

姐：不是說南方也不穩？

李：（接得快）就是說啦！北方關馬子，藍眼珠，黃毛兒，還容易防備，南方關革命黨

姐：革命黨？

李：你這道人家，問這個，幹什麼？

姐：你別說，怕什麼？

李：革命（重）就是亂黨！可跟平常亂黨不一樣，比平常亂黨利害得多！

姐：（怕）那怎麼辦呢？



李：看吧，插上黃龍旗，好好保鏢的，看哪一省安穩就……

姐：（皺着嘴）好，隨你吧，反正，這些東西不容易弄來的，你要弄丟了……

李：（笑着）我姓李太婆笑，挨板子，還不都為這些東西！要丟掉我不比你心疼？別操

這份心了，我的好妹子！

姐：別到了兒弄個猴兒拉稀——撮個孺子！

李：（漢到耳邊，用力地）實話實說吧：老太婆會讓洋人再進京？咸豐年間逃到熱河的

那份苦她還沒受夠？（得意地敲開）嘻嘻……

（走上一名當值太監

太：（打聽）報告總管！

李：什麼事？

太：（四周看了，小聲地）李鴻章李伯爺到了！

李：他？現在？

太：星夜從天津乘快車進京的。

李：你什麼人也沒讓他見吧？

太：沒有。

李：好，快領到這兒來。還是讓他別見人。

太：噫。

（那太監打聽下去。）

李：我正高，他今兒不來就氣壞了。

姐：現在來，一定是緊哪！

李：不知消息怎麼樣？

姐：（一動）別是洋人已經打到天津了吧？

李：（心虛）胡說，你想到哪兒去了！

姐：瞧着吧，再不講和，京城都不保了！

（那太監引李鴻章上。）

（李張息失措，草草敬禮。）

鴻：總管！

李：（略一欠身）好，恕我不便起來。

鴻：坐您的。貴恙已經康復了吧？

李：差不多了。

姐：好，您怎麼黑天不火地趕來？

鴻：今天一早就想來。

李：那麼您是起早兒趕了個晚集，哈哈。

老佛爺遠提，怎麼慶壽大典，您都不從天津趕回來？

李：是怎麼家子事？

（李鴻章回身看了看。李連英揮手讓太監們下去。）

（待一切平靜，寇連材略有酒意，踉蹌着上來。）

鴻：（藉口而出）李總管。不好了！

（寇連材連忙停住脚步，閃在柱後。）

李：怎麼？

鴻：這回再也瞞不住了！

李：你說，怎麼？

鴻：（急切地）海軍統帥丁汝昌被部下逼着自殺。海軍投降了！陸軍，吳大澂還沒跟敵

人交鋒就瓦解了！沿途奸淫擄殺，現在敵人正向天津方面進攻呢，近畿已經保不住

了！

姐：（忘情）啊呀！我的媽呀！

李：（按住）別嚷！（對鴻）打算怎麼辦呢？

鴻：現在不能再不跟老佛爺講了。

李：就現在？今兒晚上？

鴻：（哭）這是一天的大事，誰也担不起。

李：誰去說？

鴻：呵……不才……

李：你不想活了？沒聽老佛爺再三再四地囑咐？

鴻：那什麼時候？

李：最早也要熬過今兒這一夜。

鴻：可是……

李：不必猶豫！今兒晚上，您最好誰也不見。

鴻：還沒給老佛爺拜壽呢。

李：（略一想）要不，一會兒我領您給老佛爺拜壽。那，您可得假造一些兒紆綉的，順

耳的消息，給您駕開開心。

鴻：（不願意）那……

李：有什麼事，混過今兒晚上再說。

鴻：（勉強）好吧。可，皇上不能不說吧？

李：唔！更不能！

鴻：（爲難）那……

李：（似有發覺）有什麼人吧？

（寇運材溜下。）

（遠遠，確有脚步聲。）

姐：唔，好像娘娘來了。

李：您誰也不好見，快躲起來！

鴻：我！可也不能就這樣不見人哪！

李：（勉強他）您瞧您，怎麼啦！先跟我到暖閣裏來，好好商量個主意，那時候您再出來……您怕……哈……

（李鴻章無可奈何，隨李蓮英躲入暖閣。

（李姐兒憑欄佇望。

（晉禮氣忿忿地走上，瑾妃緊隨在後邊。

瑾：（勸解）得了，別生氣了，您身子股兒本來就不強，看氣個好歹兒的。

晉：（推開她，獨自走到石欄邊）去你的，甭管我！

瑾：（陪小心）千錯萬錯，都怪我有那麼一個好妹子！

晉：（呆望着天邊）與她不相干。

瑾：唉！追根問底兒，不為她，皇上能那麼不通人性？——（急掩住口）喲！我說話太重了。

（李姐兒迎過去。

姐：（佯作關心）怎麼啦，娘娘？

瑾：噢？你在這兒？一個人對着月亮？

姐：（似有深情）唉！

瑾：有什麼心事？長吁短嘆地，放着那麼好的戲不聽？

姐：聽不下去。

瑾：你也聽不下去？

姐：我不早借個岔兒溜出來了？

瑾：爲什麼？

姐：爲什麼？——還不爲你那位好妹子！

瑾：你也爲她？娘娘也……

晉：（一轉身）我可不爲她。（要哭）

姐：（連忙湊過來，假惺惺）怎麼回事？今兒老佛爺萬壽之日，快別哭了！

瑾：（一唱）聽戲的工夫，當着那麼多人，皇上給娘娘下不來台。

姐：（一和）我就知道！是不是老跟你那位好妹子眉來眼去的？

瑾：（加鹽）還嘻嘻哈哈呢！

姐：（加醋）我就看，這太有失體統了！皇上該跟娘娘並排端端正正坐在前邊，你的那

好妹子！她偏勾引皇上坐到第二排，跟她並坐去了！

瑾：真是！

姐：（離間）這是大典哪！王公貝勒，福晉公主，大小臣子，都在場，有什麼事兒也

瞞不了人，多丟醜！

瑾：唉，我這妹子！

姐：（挑撥）你說，讓咱們娘兒們，尤其娘娘，想一個人坐在那條冷板凳上，怎麼受

瑾：敷衍他都沒敷衍一句。

姐：有意的！兩人背地裏撮拈好了的。

瑾：真是得其所哉呀！

姐：怎麼不得其所哉？從那回我哥哥被打以後，他們幾個月沒見面了，今兒大典，好容易到一塊兒了。好，這還不

易到一塊兒了。好，這還不

晉：（轉過來）別說了，別說了！

姐：（不停地唱）娘娘，您看珍妃高興的那樣兒！

瑾：（不停地和）笑不露齒，甯說牙齒，她連舌頭都吐出來過！

姐：您聽她自己的姐姐說。

瑾：真是不害臊！

姐：您猜，她這麼跟皇上要好，心準在皇上身上麼？

瑾：這歪辣骨頭，她呀（懸置不宣）……

（李姐兒鬼鬼祟祟地取出那張伶人照片。）

姐：娘娘，這張像我給您看過。

晉：好幾天了！

姐：我說的工夫，您還不信，您再比比今兒台上唱花旦的那個狐狸精！

晉：是有點像。

姐：您看吧！一點像？

（晉邊接過去。）

瑾：（故意懸置）她呀……

姐：（一語點破）她的心在台上哪！

（遠處，燈光照耀，樂聲悠揚。）

瑾：老佛爺回來了！

（幾名宮女，迎出來，打了個，跑下去。）

姐：（獻策）娘娘，我倒有個主意。

（她到晉邊耳邊囁嚅了一回。）

晉：（弱）不，我不！

姐：（鼓勵）怕什麼的，我替您說。

晉：不吧？

姐：您瞧您！

（引路的宮女提着牛角宮燈。）



（一些宮女，太監簇擁着慈禧，款步而上。）

（今天，任何人都是全套禮服，新鮮，華麗，連每個宮女都加意打扮過，鬢角上人人都插着一朵紅絨灑金圓壽字。老佛爺更打扮得玉母天仙一般，一身六合同壽的團花，大紅閃綵旗袍，底擺和袖邊上鑲嵌着碧綠加金綵的海水江涯。外邊敞披着小毛斗蓬，正黃宮緞面子，繡着大朵的「六合同春」。面上微微敷了脂粉，兩把頭上插着鮮花。）

（光緒，全身朝服。珍妃，一身禮服，左右攙扶太后，一同說笑着進來。）

慈禧：我一輩子，就是歡喜聽個戲。今兒老讓，小樓都賣勁兒，好，真叫好！

珍：起初，他們還不敢喊好兒呢。

慈禧：後來我傳出話去，讓不必拘束，儘管喊好兒，這才喊開了。聽戲，是得喊好兒，不喊好兒，都沒勁。

光：親爸爸，您還喊好兒來看呢？

慈禧：嘿！（不好意思）不知他們聽見沒有？

（走上，這些人一齊跪迎，請晚安。）

慈禧：呦，你們姐兒們都在這兒呢？

晉：（跪安）老佛爺，祝您延年益壽，萬壽無疆！

慈禧：好，你也凡事如意！（晉禮起）

（靜安）老佛爺，祝您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好，你也吉祥平安呵！）（謹妃起）

（靜安）老佛爺，祝您……祝您像千母娘娘！

（大笑）哈……好，這頂好！（左右一看）那麼，他們就是我的金童玉女兒啦，

哈……

姐：老佛爺，您賞我的吉祥話兒呢？

慈：我們大姑娘這不就是大吉大利？哈……

姐：謝老佛爺！（起）

光：親爸爸，您進去歇會吧，就快在排雲殿前賜晚宴，放烟火了！

慈：好，歇一會，出來看烟火。（剛要走，一回頭）唔，大姑娘，你哥哥呢？

姐：在暖閣裏歇着哪，我去叫他。

慈：不，他忙了一天，太累了，傷又沒好，讓他好好歇會吧！

（李蓮英應聲笑嘻嘻地跛出來，李鴻章雙手捧着個如意，恭謹地隨着。）

（慈薦，光緒這些人都一怔。）

李：嘻嘻！老佛爺，奴才哪兒歇得住？李伯爺趕來了，來給您祝壽，還帶來多少吉祥禮

兒呢！

（李鴻章，雙手捧着如意，搶幾步小快步，很熟練地跪了。）

鴻：（抵着頭）臣李鴻章，敬獻如意，恭祝老佛爺萬壽，願老佛爺松柏長春，福壽無疆。

萬歲萬萬歲！

慈：你居然趕來了。好，把如意接過來。

（李蓮英把如意接了，轉手給身後太監。）

鴻：謝老佛爺隆恩！（這才拜叩。）

（李鴻章再轉身叩見皇上。）

光：（問他）唔，李鴻章，你什麼時候來的？

鴻：臣剛剛趕到……（還有話，但不便談了。）

慈：我說今兒早上大典，你都沒來參加？

鴻：臣實在沒有閒份，不過，臣正在犒賞三軍！

光：（不明白）犒賞三軍？

慈：（似信非信地）真的？

李：老佛爺真是層層見喜！哈……

慈：哈……今兒什麼人都加官進爵了……

李：對了，您也不用賞別的，老佛爺，李伯爺有現成的三眼花翎，黃馬褂……

光：（不同意）親爸爸，我看等戰事結束時再重重地賞他吧。

慈：（忍口氣）好吧。

（正說着）寇連材，八分酒意，紅頭漲臉地，脚下也不穩，就那麼走上來了。  
李：怎麼回事，直眉瞪眼地？

寇：喝了酒地，你看他連轎子都紅了！

寇：嘻嘻，老佛爺，奴才沒喝酒……喝……就喝一口……嘻嘻……

李：你來什麼事？

寇：翁師傅，要我來請皇上，有要緊的事。

光：真的？那麼，親爸爸，我去一趟。

寇：不會是醉話吧？

寇：您聽我說得多清楚，怎麼會是醉！嘻嘻！——皇上，您請吧。

（光緒先下去。連材一歪一歪地隨着。）

寇：（又回身，喃喃地）老佛爺，好人額定是好人，壞人額定是壞人，您可別把臭的當

了香的，老佛爺！

李：冒失！在這兒撒酒瘋兒！拉下克！

寇：不不，讓他去，不計較，今兒放一天，你看，這孩子醉得不好玩麼？

寇：老佛爺，奴才是正經話，奴才是聽多了，看多了，才說的。

李：下克吧，還有你說的？

寇：你要沒醉，我再給你點差事。

趙：（一本正經地）候老佛爺的示下。

慧：（扭着嘴笑）我要單獨召見的那幾位大人，你宣他們到這兒來候我。你可記得是說吧？

寇：連材辦事沒岔兒，您瞧着吧！

（連材一搖一搖地下去。）

慧：（喜歡他）這孩子！

李：老佛爺，您太慣他了。

慧：（不言）哈……

（慈禧左右一看，又一個主意。）

慧：（吩咐）趁皇上不在這兒，你們姐兒們也溜躑溜躑克，我要問李伯爺幾句話。

（晉禮，珍瑾二妃，李姐兒應聲攜下。）

慧：（又一看）你們也下克？

（宮女們也下去。）

（都下去了，李鴻章有些坐立不安。）

慧：（先談風月）你這一向太辛苦了！

鴻：（真明其妙）臣應効犬馬之勞！

李：李伯爺，您白天沒到，明兒白天您上眼吧，這頤和園可真是沒法說，說不盡的好處。

鴻：……夜景已經夠好看了。

慈：……夜景兒有夜景兒的好處，白天有白天的好處。

李：……夜裏，尤其這小洋電光燈一亮！

慈：……真是，還多虧你們海軍衙門送的這禮！

鴻：……臣榮幸！

李：……李伯爺，尤其在這樂壽堂上，（指着）您往下看，近處，這是排雲正殿，千步長廊。這廳，那是十七幾橋，鎮海銅牛，（轉過身來）從這兒上去，高處，是佛香閣，衆香界。翻過山去，還有蘇州水街！您明兒細上眼吧，哈……

慈：……（轉到正廳，臉一板）蓮英，看周圍沒人吧！

（李鴻章更加不安。連李蓮英都有點詫異，祇好踱着各處照了一番。

李：……（陪笑着）都走了。

慈：……（少靜）實說吧，打得怎麼樣？

李：……（沒想到）老佛爺！

慈：……我裝裝賣賣可以，可是你們不該真瞞着我。

李：……（笑着推托）老佛爺，明兒，明兒！

慈：……不，沒關係，告訴我，你沒趕來參加大典，一定是情勢緊急，是不是？

鴻：……（不敢說）老佛爺

慈：（很安閒地）沒關係，說實話才算真孝敬我。

李：（勸）老佛爺，大好日子的，何必找醫扯呢？

慈：（堅持）我不能悶在胡窟裏呀！

鴻：（跪了，嚙嚙）老佛爺，臣罪該萬死……

慈：乾脆點，直截了當吧，怎麼樣？

鴻：（看看李遠英）……

慈：快說！

鴻：（鼓最大勇氣）已經快打到天津了！

慈：（一驚）什麼？（咬咬下嘴唇，又平靜下來）好吧。

李：（安慰）老佛爺！

鴻：（求寬宥）老佛爺！

慈：（一抬頭）還不快起克？

李鴻章起身。

（光緒走回來，連材隨着。）

慈：（開散地）今兒天氣也不錯，唔。

李：這一連多少日子都括大風，今兒就停了，您瞧，這不是「天作美」是什麼？險……

慈：猴崽子！

光：（上前，十分緊張）親爸爸！

慧：什麼事，翁師傅找你？

光：沒什麼，沒什麼。（又想說）有個傳說，不知真假。

慧：什麼傳說？

光：（推）進林聽來的！

寇：（怕）唔，老佛爺，不是我，我沒有。

慧：（聽這吞吞吐吐的，又變什麼戲法兒？

光：（轉問鴻）李伯爺，吳大激現在在哪兒？

鴻：（不敢抬頭）唔……

光：（進一步）丁汝昌呢？

鴻：（依舊）呵……

光……

寇：（一半真情，一半假笑）嘿

：連材，你笑什麼？笑什麼？

：小的高興。

：你什麼事這麼高興？

：不是高興，老佛爺！奴才是（轉悲）心中有事，心中有事呀！嗚……



李：快下克！

寇：嘿……

（又笑起來）走入樂齋堂。

慈：這孩子，真喝多了，又哭又笑地，順嘴亂說。

（光緒站了會，沒話，也默默地進去了。）

慈：（精明）是不是皇上知道了？

鴻：臣沒見皇上。

李：奴才想不會的，寇連材更是酒後之言。

慈：好罷。那麼，今兒先機密一晚上，有話明兒再說。

鴻：是。

李：老佛爺，您不進克？

慈：你們下克吧，忙了一天，讓我一個人躲一會心靜兒，盤腿兒坐一會。

李：老佛爺，您就在這兒？

慈：我愛這景緻！

（李蓮英伺候慈靜坐了。）

慈：下克吧，放煙火時再來。

（李蓮英，李鴻章應請着，一同退入暖閣。）

（慈禧呆呆地對着月亮，對着這大好神州，暗暗拭淚。）

（沉默片刻，聞李姐兒等笑着說：「去吧，去吧，你的皇上在殿裏哪，進去吧，進去吧，哈……」）

（繼之，晉澄，瑾妃，李姐兒上。）

（她們看慈禧端坐在那裏，走攏來，你撞撞我，我推推你。）

（慈禧沒動。）

姐：（撒嬌，告狀，委屈地）老佛爺，您看，珍貴妃，她欺侮吾們！

慈：（無表情地）嗯。

（這一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瑾：（被推出來，鼓着嘴）老佛爺，我這妹子，連她的親姐姐都不饒。

慈：（如故）嗯。

（又彼此望望。）

晉：（亦被推出）老佛爺，珍妃，有一張戲子的照片。

慈：（）

（李姐兒再拉晉澄一把。）

晉：怕她敗壞了內庭的家法呀！

慈：（一聲長嘆）唉！

姐：（舉出照片）老佛爺，您看，就是這個戲子，名聲壞透了！

瑾：現下皇上又讓她迷着。

姐：非您作主不可！

瑾：聽說她吃飯都要皇上拿筷子喂呢！

晉：今兒聽戲，他們怎麼能坐在一塊兒？

（你一句我一句地。）

慈：（煩不過）好了，好了！

（都不敢言語了。）

慈：（對晉禮）你是正宮娘娘，你有你的身份，水大邁不過天去，她再大也大不過你！

你跟着鬧什麼！（對瑾妃）你，也不應該！她是你的親姐妹，怎麼樣也該讓她三分

，你不幫她怎麼還踩她？（再對李姐兒）大姑娘跟着吵吵，就更莫明其妙了！她們

是吃醋，可有你什麼相干？也跟在裏頭？還領着頭兒？不害臊！以後都不准！

（都是一鼻子灰。）

（慈禮立起來，要進去。）

（她們過去扶她，她不要。）

晉：您今兒怎麼了？

慈：我累得很！

（慈禧躊躇着步入正堂。）

晉：（埋怨）瞧，多沒趣兒！

姐：（一狠心）瞧着吧，底下有有趣兒的！

（李姐兒一甩袖子，走進暖閣去。這兩位莫明其妙。）

瑾：老爺爺，從來沒有過的，好像忽然不高興了。

晉：誰知怎麼的？

（光緒跑出來，緊隨着珍妃，寇連材。）

（一個僵局。）

（晉澄，瑾妃一齊，默默無語地進去。）

珍：（勸）別太性子急了。

光緒（確是急）都弄到這地步了，都還裝不知道，怎麼得了？

珍：想怎麼樣呢？

光緒我一定得見李鴻章！

寇對皇上怕見不着，李鴻章跟他一步不離！

光緒不管，你去找找。

寇於是。皇上又驚。

（要志揚又回來。）

寇：珍主子，今兒晚上人多事亂，您可千萬別一個人到什麼地當兒去。

珍：怕什麼？

寇：奴才是一句忠告。

光：快去吧，這要緊。

珍：你酒還沒醒呵？

寇：奴才沒醉，珍主子，奴才心裏明白。嘿……

光：（連行下）

珍：我進去吧，怕他們又說閑話了。

光：管他們！

珍：不，我們犯不上。

光：你陪陪我，咱們好幾個月沒見了。

（人聲）

珍：看，有人來了。

（珍珠退入）

（我海軍團長，徐潤，榮祿，袁世凱，依次上）

寇：唔，皇上在這兒。

（官兵拜跪，那些人員裏念着「萬歲」，也一一跪了）

光：下去！你們來幹什麼？

載：臣等是老佛爺特地召見的。

光：老佛爺……

（寇蓮材抹着淚出來，李蓮英隨上。）

光：李鴻章哪？

李：（笑着拒絕）皇上，李伯爺剛到，一路辛苦，有什麼話，您明兒，明兒見吧！

光：不行，我一定要見他！

李：（眼一斜）皇上，那您跟老佛爺說克，奴才……

（說着，很謙恭地跪下去。）

（光緒，十分厭惡這面前跪了的一大堆，拂袖退入正堂。）

（蓮材還在那裏哭，李蓮英起來。）

李：（威嚇）蓮材，是不是你說的？

寇：（連忙）不是我，我沒有。

（蓮材趕快走開，步入正堂。）

（李蓮英還在氣咻咻地。）

（這時，跪了的纔紛紛爬起來。）

（立刻湧到李蓮英面前。）

載：怎麼樣？李鴻章到了？

徐：消息如何？

李：消息？

剛：不見佳吧？

笨：怎麼皇上要見他，都不讓？

載：真的，此中必有文章！

剛：「烏魯」！「烏魯」！

徐：李總管，何妨示知一二？

李：諸位爺兒們，怎麼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了？這事兒——還是不過問的好！噠……

（衆人也就隨着一哈哈。）

徐：（受寵非淺）李總管，老佛爺又傳話要單獨召見我們了，您知道您駕有什麼話要問麼？

李：唔，沒別的，左不過爲諸位這回壽禮太以的隆重，老佛爺過意不去，特地親自問問話兒，嘉許一番的意思。（轉對剛）剛大人，您送的那鏡花十二屏風，老佛爺已經擺在寢宮裏了。

剛：（謝意）李總管多關照。

李：端王爺的南洋的珊瑚樹，徐大人的西藏的白玉佛，老佛爺都喜歡得什麼似的！

（載徐二人相顧而笑。）

李：還有，袁大人的那件珍珠寶石穿花兒，翡翠穿葉兒的袍子……

剛：（插嘴讚嘆地）什麼？用尼楚赫（註：珍珠也）做袍子？

李：是呵，都是上選的滾圓的大顆珠子，真叫別緻！老佛爺愛的還穿着照了像。都好，就是有點重了！

（都笑了。）

李：（再一轉身）唔，榮大人，您是多年沒進京，老佛爺一向念叨您，說不定今兒頭要一個召見您呢！哈……

（更大的笑。）

李：諸位爺兒們，候候，看老佛爺怎麼吩咐？  
載：總管偏勞。

（李蓮英入樂壽堂。）

（鐘鼓樂聲起，

（舉着高大的彩繪的燈籠，由一些太監開路，恭親王前行，翁同龢隨後，恭謹地走到殿前。）

（這一羣大員退後，肅立到一邊去。）

（王爺走出來，用讚禮的口吻：「恭請壽星老佛爺，慈簾端佑康頤昭豫莊嚴壽恭欽



獻皇太后賜晚宴！」

（恭親王，翁同龢跪了。所有的大員，太監都隨着樂聲跪下去。

（繼之，正堂門啓，先是提着牛角宮燈的宮女們排列出來。

（李蓮英笑嘻嘻地跛出來。

（慈禧，又換了一套顏色較深的晚裝，戴着大斗篷，罩着風帽。光緒，晉澄隨侍左右側，珍妃瑾妃立在身後。

（慈禧滿面笑容，一邊還在整理耳墜上的花朵，一邊頻頻點頭。請恭親王，翁師傅起身，他們這才起身肅立。

慈：瞧！還勞動恭親王爺！

恭：請老佛爺就啓駕吧。

慈：好。

李：老佛爺，排雲殿酒席都擺滿了，這道晚宴是今兒大典中最後也是最熱鬧的節目，大

小臣功，無不在座哪！

慈：好好。——唔，李鴻章呢？

李：奴才去叫他。

（李走向後閣，李姐兒引李鴻章上。

（李蓮英招手兒，李鴻章上前叩禮。

（光緒，恭親王，翁同龢一些人，以異樣的眼光望着他。大典之中，又不好啓口。

鴻：老佛爺！

慈：難爲你這些日子辛苦，今兒特爲犒賞犒賞你，哈……

鴻：謝老佛爺隆恩！（叩，起，）

慈：（看那邊跪了一片）唔，那邊跪着的都是誰？

李：老佛爺，您要單獨召見的。

慈：唔，我給忘了！走，先跟我一塊去看花盒吧。

（那一羣：「謝老佛爺！」

慈：起來，一塊去吧！

（那一羣才起身，太監們也起來。

李：（獻慇懃）老佛爺，今兒花盒是從江南定造的，有玲瓏寶塔，有八仙過海，有麻姑

獻壽，有劉海昇戲金蟾，還有大圓壽字兒變荷花兒，您瞧吧……

慈：（抿着嘴笑）到你嘴裏，臭的也變成香的，哈……

恭：您啓駕吧！

慈：好。

（樂聲高揚。

（舉燈的太監們引路。

（王商引恭親王，翁同龢，李鴻章前行。）

（提燈的宮女們簇擁着李鴻英，慈禧，光緒，晉澧，珍妃，瑾妃等。）

（載漪，剛毅，徐桐，榮祿，袁世凱隨在儀仗的後邊。）

（都下去以後，就剩李姐兒，寇蓮材。）

（樂聲漸逝，一切暗轉。）

姐：（正要動作，發現他）你怎麼不去？

寇：（上前懇求）您別作這事吧？

姐：（眼一瞪）你管！

寇：（哀告）我求您，李大姐兒！李大姑兒！

姐：（凶）誰是你的姑兒？滾下去！

（寇連材幾乎哭了，被李姐兒逼下去！）

（低微的樂聲。）

（李姐兒向坡下招手，即刻那人一閃上來，李姐兒又在他身邊囑咐了幾句，那人才退到山石背後去。）

（李姐兒又扶扶兩把頭，把花再插一回，也走下去了。）

（台上空空的，什麼都看不清，偶然一兩支「起火」穿破天空，但立刻又被黑暗壓倒。）

（黑暗在狂歡，黑暗在奏樂。

）好一會兒，珍妃，才了着上來。

珍：向呀！這兒好黑！

（「不要緊，你坐這兒等會兒，皇上就來」，李姐兒的聲音。

珍：好姐姐，你來陪陪我吧，我怕！

（「怕什麼，他就來，」李姐兒格格地笑着走遠了。

珍：那邊那麼熱鬧，這兒這麼安生！

（珍妃一個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珍：（呢呢喃喃地）這時候找我，真是個大孩子，這讓人知道了多不好！……唔，我們

幾個月，幾個月沒談談了！……皇上，假使要不是皇上，不是皇上，那多好！那多

好！情願！……

（脚下有小虫在叫。

珍：什麼小虫？嗡嗡吧？——唔，別是他又受了委問，找我來訴訴……真是，活着還不

如個小虫子，虫子願意怎麼叫就怎麼叫，一個當皇上的竟……

（她有點難過了，走開，又不敢多走。

珍：（又一會紮悶，）怎麼還不來呢？

（「皇上」一支「起火」飛過去。

珍珠（二驚）「呵呀！這起火！」掃帚星一樣！……這天好黑呀！星星都哪兒去了？這天，好重好重，要壓下來似的！……」

（一片陰沈的歡笑。）

珍珠：（撫着必由）「呵呀！好怕！他們在笑什麼呀？……我的心怦怦的，……」

（應和着人聲，夜鶯也叫了。）

珍珠：（似有感應）「不對，他不會扔我一個人這麼久，他？」

（夜鶯再叫，更加恐怖。……）

珍珠：（恐怖）「回去吧，他不會怪罪我，這兒一個人都沒有——對了，剛才寇連材告訴我，別一個人到哪兒去，別是，……」

（那個穿黑衣服的人溜上來。）

珍珠：（益發恐怖）「草裏什麼聲兒？不會是有長虫！——一個黑影子，天呵！——（壓着

嗓子）你是誰？」

那：「不許嚇！」（就往前來）

珍珠：（退）「什麼人，不要無禮！」

那：「珍珠，你找我來的。」

珍珠：「我沒找你來，我不認識你，你是誰？」

那：「是你。」（那人再往前）

珍：我嚷了！

那：（要上前堵住珍妃的口）不許，你敢！

珍：（掙扎着，喊）有人哪！有人哪！

（那人急向山石後隱去。）

（李姐兒等在背後狂叫：「有人啦！」「有人啦！」「稟老佛爺！」「稟老佛爺！」

（於是七手八脚地上來好多太監，鬧成一片。）

（珍妃被吓得面無人色，斜坐在地上。）

（李姐兒跑來。）

姐：（趕忙過來攙扶）怎麼回事，我的主子？

珍：（吓壞了）有人，有……

姐：人？找，找本山後頭！

（七手八脚地，太監們各路尋找。）

（「有了，有了！」的喊聲，那個人被推出來。）

姐：（故作詫異）不得了，願和園怎麼藏得野漢子？（對珍）是他？

珍：（迷惘地）是他。

姐：（審問）你怎麼當子事？

那：珍貴妃邀我到這花園來私會的。

姐：（作羞狀）呵呀，好野！

珍：（神志還沒清楚）他說什麼？

姐：不成，這得重辦！

（錯亂不成行列的明角燈，混雜在一齊的宮女，太監，官員們，胡亂簇擁着慈禧，光緒，晉豐，瑾妃，恭親王，翁同龢，李鴻章，李蓮英一行人等匆匆而上。

（慈禧站定了，看李姐兒扶着珍妃坐在地下，另一邊綁着個人。

（光緒奔過去，扶珍妃坐起。

（珍妃一看光緒，如大夢初醒，一聲哭出來。

慈：怎麼回事？

珍：（趕忙止住哭，跪了）老佛爺！

姐：吓死了，老佛爺，（指）有個野人！

慈：怎麼？

李：（走上去）你是誰？來這兒幹什麼營生的？

那：（背書一樣）我是唱戲的，珍貴妃跟我原來就有交情。不信，她還有我的像片兒呢

（與像片有關聯的彼此望望）

那：今兒趁着萬籟人雜，讓我混進來，晚上在這園子裏相會。……

李：快住口！——推下去，打！

（那人被推下去，口裏還在喊）「珍姐！你沒良心哪！」……

姐：好撒野，聽都沒聽說過！——（扶她）珍貴妃，受委屈了，快起來吧！

慈：慢點！（問珍妃）怎麼回事！

珍：老佛爺，我什麼都不知道。

慈：（申斥）裝胡塗！他怎麼不說別人？

珍：（沒話說）老佛爺！

慈：我問你！黑天下火地，你一個人跑這兒來幹什麼？

（珍妃抬頭一看李姐兒，李姐兒正在衣襟底下擺手。

慈：說！

姐：（好像在說情）老佛爺，別問了，反正是……

慈：（責罵）看你就不是好來頭！說不說？不說掌嘴吧！

珍：（哭）老……

慈：你還委屈！我今兒圖順序，你偏給我找岔，這還有什麼說的！拉下去打！

（太監們正要拉珍妃下去。

（寇連林紅着臉，蹙着幾分酒意，從人叢中擠出來，哭喊着跪到慈禰面前，



寇：冤枉！老佛爺！老佛爺，珍主子被人陷害了，珍主子冤哪，冤哪！

李：（一脚踢去）！呀！什麼冤！來點吉祥的好不好？

寇：（倒地），李總管！

李：推下克！

（那些人又來推寇填材。）

寇：（跳着哭喊）我的老佛爺，您被蒙在鼓裏了！好人友人您還分不清？天下已經保不

住了！天津都快丟了，他們還瞞着您！我的老佛爺！……

（這一喊，弄得衆人面面相覷。）

李：撒酒瘋！快推下克，用大刑！

（連材被推下去，口裏還一直喊一冤，哪！我的老佛爺！）……

寇：（捨不得）他小孩子，是多喝了兩口，念他平常還沒什麼大差池，饒了他吧？

李：喳。

（但是一時靜寂了。）

寇：（一切失望，無精打彩地）好了，現在什麼都揭穿了！我在這兒裝着笑臉，提着精

神，我還不是打腫了臉充胖子？既然紙包不住火，好，就讓他燒起來吧！

光：（半天）親爸爸！

寇：對了，你是皇上，你說說。現在娘娘，妃子，大小官員，太監，宮女都在這兒，你

說吧，仗是你耍打的，現在打到天津了，你說怎麼辦？珍妃是你自己選的，她出這份闖，你說怎麼辦！

光：（沒主意）親爸爸，（要哭了）您，您說。

慧：（嚴責）住口！今天是我的好日子。

光：（跪下）親爸爸，我錯了。

（所有的人都隨着跪下來。）

李：（感激）老佛爺，大好日子的，嘔什麼氣？

慧：我願意？

李：您往開處想吧！

慧：（陪一沈吟）珍妃的事，冤與不冤你們去查，反正我說過：今兒這日子讓我不痛快  
的……

李：（假意的勸）得了，老佛爺，求您一笑兒還求不過來的呢，誰那麼大膽子敢……珍  
生子的事，改日再提吧！您就不圖個吉利兒，也該有個忌諱呀！

慧：唉！我還是諱呢？愈忌諱愈多。你看，就說這打仗的事，還有第二條道兒可走麼  
？如今晚兒祇好做城下之盟了！

光：（不得已地）是，親爸爸！

慧：我看你是不到黃河不死心，都起克吧！

（於是紛紛肅立。）

慈：李鴻章。

鴻：（上前）老佛爺！

慈：這趟好差事祇好又轆上你。

鴻：老佛爺有何差遣，臣冒萬死不辭！不過，這城下之盟不是容易簽訂的。不是割地

就是賠款，臣實在不敢作主！

慈：（左右一看）那麼誰去好呢！

鴻：（有意難爲他）臣推薦翁師傅，德高望重，必能勝任！

翁：（詳決）老佛爺，臣從來不跟鬼子來往，從未辦過洋務，所以，這趟差事還是非李

伯鯨不可。

慈：（轉對鴻）是的，我打也是的，你不要添添了。

鴻：老佛爺，臣絕不推托，不過責任過於重大。

慈：一切有我担代。

翁：祇要不割地，就是賠一點款也祇好……

鴻：不割地當然最好，不過，不割地，賠款恐怕就不在少數了。（轉對翁）……

麼？

翁：（敷衍）戶部還可以想想辦法。

鴻：老佛爺，臣實在無能爲力。或者，請翁回樞一回去，如何？

翁：我不行，我實在不長此道，我……

慈：（對鴻）你不去真沒人去。算了，（斜看光緒）誰讓那時候高要打仗？割地就割地，賠款就賠款，有皇上作主！——是不是，皇上？

光：（哽住）是！

李：（提醒）老佛爺，人家要頭等欽差！

慈：（輕而易舉）那還不容易？皇上不是說，等戰事有了結局再恢復他那特賜的三眼花翎，黃馬褂？好了，現在不是結局麼！趕明兒你就穿上戴上，趁早兒啓程！

鴻（叩安）謝老佛爺！（叩安）謝萬歲！

（慈蕭蕭看着光緒，光緒呆呆地立在那裏。）

李：（笑着打岔）老佛爺，咱們還接着回去看花盆吧，就專等您點花盆了！

慈：（從來沒有過的當衆哭出來，一邊用手巾擦着淚，委屈地）誰還有心思看花盆？你們去看吧。

（慈蕭慢慢走進樂壽堂。）

（光緒一聲哭出來。）

（這一羣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呆如木鷄。）

——幕落

第五幕

時：乙未（甲午後一年）陰歷四月二十日

地：儀慶殿

人：慈禧太后

李蓮英

王商

恭王奕訢

翁同龢

載漪

剛毅

徐桐

榮祿

晉瀛皇后

璪妃

珍妃

李姐兒

光緒皇帝

寇蓮材

李鴻章

宮女

太監

剛好過了一年，又是四月二十這一天，依然是侵晨。

但是沒有陽光，外面落着悶人的黃梅雨，陰濕而寒冷。

儀仗殿除了多一張楠木描金，上面墊着團龍黃緞褥子的御榻外，其他依舊。寶獸中的獅番依舊燃着，郁郁地冒着濃烟。殿裏太黑，一兩盞細沙宮燈仍然亮着，究竟是白天，光顯得十分微弱。

暗淡，蕭條，寒冷。

殿裏擠滿了人，但鴉雀無聲，如入無人之境，慈禧，便裝，高坐在寶座裏，緊蓋雙目，似乎在養神，幾名宮女侍立在寶座左右，都把上眼皮垂下來盯着一個地方，不敢動，輕輕地呼吸。一邊，一把太師椅，斜坐着恭親王，也是便裝，依舊那件大蛤蜊馬褂，扶着拐杖，低着頭，痰在喉嚨裏叫，老年人，加之嘔了氣，笨重地呼吸着。他身側，依次立着翁同龢，載漪，剛毅，榮祿這一行大臣們，個個垂手肅立，祇有徐桐，稍前一步，雙手捧着個奏摺。另一邊，那張御榻却空空的，榻端立着李蓮英，榻後立着王商。宮

女太監們左右前後侍立着，都不敢言語，甚至不敢出氣兒，形成非常嚴肅的場面。

徐：（舉着本奏摺，躊躇久之）老佛爺，這安維峻彈劾李鴻章的奏摺就是一紙胡話，不必念吧。

慈：念念聽聽。

徐：臣看……

慈：念！

（徐桐，進前一步，由眼鏡荷包中取出玳瑁邊的老花鏡戴上。

徐：（恭讀）「奏為疆民跋扈，戕侮朝廷，請明正典刑，以尊主權而平衆怒，恭摺仰祈

聖鑒事……

慈：嗯，說吧。（又閉上眼）

徐：「竊北洋大臣李鴻章……

慈：不必念這個吧，跳過去，念底下我說的那段。

徐：（跳一段）「……此舉非議和也，直納款耳，不但誤國，而且賣國，中外臣民無

不切齒痛恨，欲食李鴻章之肉！而又謂……

慈：對對，就這兒。

徐：「……而又謂和議出自皇太后意旨，太監李蓮英實左右之……



慈：好了，好了，不用往下念了。「和議出自皇太后意旨，太監李蓮英實左右之」就這  
兩句還不夠麼？——一個小小的御吏，真是好大的胆子呀！

徐：是，是，是。

慈：誣賴人呀！一切有皇上拿主意，我已經歸政了，我主哪家子和！至於說李蓮英還左  
右之，李蓮英！嘿！他是什麼東西？他也配！

李：老佛爺，這真是晴天打個大霹靂，沒影兒的事！奴才哪兒能？哪兒敢？……

慈：這種胡塗大臣還留着幹什麼？我看交到刑部去議罪吧！

（翁同龢從徐桐手裏把奏摺接過來，看了一番。）

翁：老佛爺，安維峻這紙奏摺上彈劾李鴻章的字句，据臣看都還有憑有據，並非虛造，  
並不過份。至於說「和議出自皇太后意旨，太監李蓮英實左右之」的話呢……

慈：對呀，這話呢？

翁：老佛爺，他底下還有呢，（念）「此等市井之談臣未敢深信」他說這是市井之談，  
他並不信。

慈：哼！

翁：而且他接着說：（念）「何者？皇太后既歸政皇上矣，若獨過事牽制，將何以上對  
祖宗？下對天下臣民？至李蓮英，是何人斯？敢干預政事乎？如果屬實，律以祖宗  
法制，李蓮英豈復可容？」老佛爺，這不跟您剛才說的，李總管剛才說的一樣麼！

以臣之愚見，看他一片忠赤赤胆，而且御史究竟是言官，可否免他一死？

慈：（沈吟一會）免他死不死倒沒什麼，我就怕這胡說白道的風氣一開，還像個什麼朝  
廷？

翁：不會的，老佛爺，這道奏摺遞上來，都是臣等的疎忽。

慈：（絕不獨裁的意思，高聲問）那麼，六爺，您看哪？

恭：（一直努力聽着，這才欠欠身）呵！呵！唔，臣看，留他一命，革職算了。

慈：（容納）好，那麼，革職充軍好了。

翁：（謝）老佛爺海量！

（風涼）我總是海量，沒什麼容不下人的地方，可別人……：……：……：好了，好了，這  
事兒就這樣交下去吧！——我們還是回來談我們議和的條款。

（衆人都站回去。）

慈：爲什麼在商議和議條款的當口我把安某人的奏摺提出來呢！我爲是讓你們都辯辯兒  
，別回頭也和議出自皇太后，太監李蓮英實左右之……什麼的。說吧。

（慈麻又蓋上眼等着。衆人垂手肅立着。）

（就這樣，好久好久。）

慈：（才又睜開眼）別都不說話呀！都吃了鹽吧藥兒啦？背地里，你瞧這鬧勁兒！辯一  
嘴，鴨一嘴的，到了場面上，怎麼又都不言語了！

（依舊是沒人敢說話，又過了許久。）

慈：想清楚了，別回頭又說我一個人拿主意！

（依然如故。）

慈：這可不比平常，（轉對翁）翁師傅，一共幾條，你再念一遍。

翁：是，老佛爺。（取出個公文）主要的幾條是：一、中國承認朝鮮爲完全獨立自主之國。二、割地，割遼東半島，台灣及附屬諸島，澎湖列島；三、賠款，軍費二萬萬兩，……

慈：聽明白沒有！李鴻章已經在馬關跟人畫了押，現在就等兩國皇上一批准，就正式換約。——要都沒話，咱們可就認了。（左右一看）

恭：（咳嗽着）慢來，慢來！條款不是要兩國皇上批准麼！我看，還是把皇上請出來商量商量。

慈：（心中不悅，面上却還很和氣）六爺，您怎麼這麼死心眼？我不跟您說過，皇上不大合適，不便走動，要能出來，這事兒還用我管？

恭：（表面也還和氣，骨子裏並不放鬆）究竟「他」是一國的主子，這麼大事，他怎麼好不參預呢？嘿嘿。

慈：（老大的不高興）恩……

翁：（從旁笑着）臣看也是把皇上請出來商量好。

（無可如何）好吧，我是怕皇上太勞累了，病得又沉重，既然你們……好吧，既然這樣，我是無可無不可的，你們就先下克，等我把皇上扶出來，騎安生了，喚你們再來。

（恭王以下各大臣應聲魚貫而下。）

（即刻由屏風後走上晉邊，瑾妃，珍妃，李姐兒，圍到慈禧面前。）

（關心地）怎麼樣？老佛爺！

（長出口氣）整掛！

（將着）老佛爺，您何必問他們呢？您打算怎麼樣還不就怎麼樣？

（你不信）

（您還怕誰，難道說）

（咱們的老爺孫，我不能不讓他一步，你們不知道。）

（您乾能告訴他，這個皇上……）

（正作他）少胡說！

（李姐兒用手絹撫了嘴，笑着退回去。）

（為什麼恭親王爺一定要皇上出來呢？）

（他不定打哪兒聽來了皇上沒病，他要親眼看看……）

（擔心）那不糟了！您還讓他看？皇上是沒病呵！

慈：（半自語地）沒病？沒病不能裝病——（嘆）連英！

李：（向前打聽）痔，老佛爺！

慈：請皇上出來。

李：是。

（李連英入幔內。）

慈：自從一提講和，外頭鬧得天翻地覆，不做話！我要不把皇上弄到這儀鑾殿來，管束着點，左不定鬧出什麼花樣兒來呢！

晉：您太操心了！

慈：唉！誰讓我瞎了眼，選了這麼一位好皇上！

璣：（價老）老佛爺，您真是想換皇上啦？

慈：（回着看她一眼）誰說的，不准亂說！

璣：（退）是。

（慈席這一回頭，看見了珍妃，一肚子氣，可找到發洩的對象。）

慈：（撒氣）你還站這兒幹什麼？

珍：（莫明其妙地，左右看看）您說我？

慈：不說你，我還說那戲子！

珍：（低了頭）……

慈：別站我後頭，站那邊兒！

（珍妃垂着頭走到宮女一邊去。）

慈：下站！你現在已經不是妃子，已經降爲「貴人」了，你不知道？

珍：（忍氣吞聲）是。（要拭淚）

慈：你哭！（珍妃的手立刻放下來）看見你我就生氣！

姐：（假惺惺）老佛爺，何必呢，您？

慈：嘔我麼！

（李蓮英引光緒上，寇蓮材默默地隨在身後。）

（光緒，便裝，一點病容也沒有，軟禁了好久，一旦放出來，反而非常歡勞。）

光：（幾乎是跑到慈膝面前，高興地跪了）親爸爸，吉祥平安！

慈：（揚揚頭，讓他起來）……

光：（一邊起）親爸爸，聽說您准我出來了！

慈：（鼻子裏發音）嗯……

光：（感激地）親爸爸，這些日子我真悶壞了，一天吃了睡，睡了吃，外頭一點什麼事

都不知道。

慈：你想知道！

光：（笑着）還有不想知道的？您想，一個多月呵……

慈：得了，得了！瞧你這一出來，好像受過多大委屈似的！可別又埋怨我，說我苦了你。

○——你自個兒說，你還有什麼臉面見人？你還好意思當這皇上？……

光：（解釋着）不是，親爸爸，我是說，這一個來月，誰都沒看見我真……

慈：（緊接）你肯會咬舌頭！「誰都沒看見？」你不過沒看見你白珍珠，你的恭親王

，你的翁師傅，你的那些胡塗大臣！誰都沒看見？你沒看見我？我不是人？

光：（忍住，稚氣地）親爸爸，您又生氣了？

慈：你不聽我話，不孝順我麼！

光：我聽！我孝順！

慈：好了，你要不要見恭親王，翁師傅這一伙人？

光：（不敢信）您准我見？

慈：你瞧，好像我兒子不准過似的。

光：親爸爸，不是……

慈：那麼，現在——（指着那榻）躺下！

光：（不明白）躺下？做什麼？

慈：你不用問，要你躺下你就躺下好了。

光：（不好違拗，硬着頭皮坐到榻上）這幹什麼呢？

慈：你給我裝點病呵！

光：（笑着）還裝病？哈哈，親爸爸，這不是玩兒……（要起來）

慈：（厲色）躺下！（皇上祇好躺下去）誰這兒哄你玩兒了。

光：（不自然地苦笑）那——您這是……

慈：我這是替你拐灣兒！你這一個來月沒臉見人不是推託有病麼？一會兒恭親王，翁師傅這些人都來看你，這麼歡蹦蹦地還成？你乖乖兒地給我躺這兒，哼唧唧地裝個病兒，不睜眼，懶抬頭，問你三句你也別答理一句，你要給我漏了餡兒，我可……我這都是爲你呀！不必說了，聽懂了沒有？

光：（可憐地）懂了。

慈：好，躺好，蓋上點！（又指到珍妃）過來，這是你的好皇上，你們不是一個多月沒會會了麼？（俏皮地）嘻嘻，在這兒會會吧！伺候他，像伺候病人一樣，忖度着時辰摸摸他的頭，試試發燒不發燒，再喂他口水什麼的，懂不懂？

珍：（一對可憐虫）懂。

慈：過來呀！——死像！

（珍妃畏縮着移到光緒榻側。）

慈：手。

（珍妃不知如何是好，去摸光緒的頭。）

慈：瞧你這急勁，忙什麼？人還沒來呢？



（珍妃把手快縮回去。）

（瑾妃，李姐兒竊笑。）

慈：（假怒）笑什麼！不准笑！——（然而自己笑了）這才真叫哄着你們玩兒呢？

李：（湊趣兒）老佛爺，切末是切末，作派是作派，這齣戲夠瞧老半天了！

（光緒，珍妃，帶笑皆非。）

慈：好，行了，叫他們進來吧！（對管盪等）她（指珍妃）是貴人，反正是不害羞的，你們有身份的迴避迴避吧。

（管盪，瑾妃，李姐兒竊笑着影到屏風後。）

（王商下。）

慈：（再叮嚀）你要給我露了一點……你明白！

（緊接，王商引恭親王，翁師傅等一行大臣又魚貫而入。）

李：（故意的作派，小聲地）輕一點！（指一指）皇上！

（這些人，格外放輕了脚步，蹣手蹣脚地上前。）

恭：（要敬禮）皇上……

慈：皇上輪着，免了大禮吧。

（這些人，拜了禮，退開。）

恭：（輕聲細語地）皇上的病……

慈：（即接）也摸不清是怎麼回事，反正太醫天天進來寫方子的。

恭：（沒聽清）什麼？——皇上自己不能說話？

慈：（路高）太醫吩咐少開口。

翁：（看着不大對）老佛爺，皇上氣色可並不壞。

慈：（瞪他一眼）翹，翹就翹在這兒，大概是癆症吧，病愈沉重臉色越好看。

恭：（看了一會）皇上盪着眼，是不是睡了？

慈：就這麼一天到晚昏迷不醒的。

翁：我們講，他駕還聽得見？

慈：（不耐煩）聽，還可以聽。

翁：是，是是。

慈：（暗示）有時也不是心痛還是哪兒痛，還阿喇阿喇的呢！

（光緒祇好「阿唷」兩聲。）

慈：你聽，說來說就來了。快扶着翻個身。

（珍妃扶光緒翻身，光緒祇好面向裏去。）

慈：（走向寶座）我已經跟皇上談過了，他沒什麼主意，打開窗戶說吧；我們是一隻紙

糊的老虎，老遠看着吓唬吓唬人還可以。你們這一打，把紙老虎搗破了，揭穿了

唬，也唬不住誰了！現在，還有什麼說的呢？人家說什麼，我們得是什麼，人家要

什麼，我們得給什麼。

翁：可是老佛爺，這條款實在太以地苛刻，古今中外，怕還沒聽過這樣的條款呢！割的地，比他們本國的國土還多！

光：（要翻身裝着口齒不清）什麼條款？什麼條款？

（都注視到榻上。）

恭：（詫異）什麼！皇上在問。什麼？我耳朵不大好。

翁：（揭出）皇上在問「什麼條款」？……

慈：（掩飾）沒的事！皇上在說胡話！——珍妃，你摸摸，是不是很熱？

珍：（作了摸狀）很燒。

慈：（抱怨）唉！不該出來的，真是不該出來的。

恭：（轉灣）爲了國家，皇上也就……

慈：（單刀直入）現在不必講漂亮話了！這條款兒我還不知道苛刻！（有腔有調的）我還願意把他們的三島都割給我們，賠我們四萬萬兩哪！——可是，辦得到麼？

翁：（試着提議）老佛爺，可不可以重新議和？

慈：（眼一翻），誰克？你克？那時李鴻章拉你一塊兒克你都不克！

翁：（無語）……

剛：（聽了半天，插不上口，一提李鴻章，倒有話可說了。恭謹地上前一步）老佛爺，

聽說李鴻章這個「尼堪」跟日本鬼子「薩都拉」（註：結親也）了呢！

慈：誰說的？

墩：（也前一步）老佛爺，是這樣的。他的兒子李經方娶了日本老婆，作了日本附馬！您想，老子當欽差，兒子做參贊，簽訂的條款還不都是向着人家娘家的？

慈：好了，少扯私事吧！頭緒還不夠亂的！

翁：老佛爺，刑宗留下的大好河山不能讓他一紙和約就輕輕地送掉！他現在在天津稱病不進京，爲什麼？

慈：你們都在罵他呀！我已經打電去召他了。

翁：（不管）他是心中有愧麼！

慈：（算老帳）翁師傅，你少開口吧！從這事一起，你們倆就不對，他主和，你主戰。可是，你這主戰的不去打，倒讓他主和的去撞命！到了兒，講和，又是他，一個七十三歲的大老頭子出馬，在外國還遇見刺客！人家還要怎麼樣！不是我護庇他，也不是說他沒有不（讀陽平）是，他再不好，總比你們光插着手兒在一邊說風涼話兒的強吧？

翁：（半天不語，老脾氣還在，堅決地）要不，我們整兵再戰！

光：（一直在聽着，不敢言語，聽到「再戰」二字，興奮忘情，也沒記住裝病，一下坐起來）對，再戰！再戰！

慈：（有點慌張，走下寶座）怎麼做，皇上？（命令珍妃）按住他！

珍：（按住，痛苦地）皇上！皇上！

光：（躺下去，喃喃不已）再戰！再戰！再……

慈：（遮蓋）我看他這病真是不輕！

光：（輕輕地辯）我沒有病。

慈：胡說！

光：（頓）我好了。

慈：好了也總會兒！（裝腔）看，給他口水喝。

珍：（含淚）皇上，水。

光：不喝，不喝！

慈：唉！

李：（加一句）今兒皇上的病可重得多！

（待光緒平靜下去。）

慈：（轉過身來盯着翁同龢，不懷好意地一笑）你還好意思說整兵再戰？

翁：（低頭）老佛爺，（退後）

戰：（人云已云，不知所云）老佛爺，兩江總督張之洞所上的請戰奏摺，摺上的一減倭

一之論，我看很可以採納，我們不能把遼東台灣這麼好的地方給他，與其給他，

之詞說「不知轉而賂英俄」，否則，「割新疆一部與俄，割西藏一部與英」則英俄兩國只須有一國相助，其兵船已足制倭而有餘。……倭極畏西洋，斷不敢與英俄開戰，……若倭敢戰，則我拒其陸兵，英俄截其海道，攻其國都，倭必滅矣！」這實在是至理明言呵！

光：（一翻身）這像三歲的孩子爭糖菓兒！

慈：（抑止）睡你的皇上！

蔡：（向不後人，也貢獻國策）要不，日本東北有兩個大國，一個叫緬甸，一個叫交址，地比日本大幾倍，日本怕他，比怕老虎還怕！要是派遣一位能說會道的大臣跟他們拉攏拉攏，那……

光：（氣）越說越不像話了，親爸爸！

慈：（假意慰安）你別着急，好好養病，聽聽他們都有什麼辦法？

剛：（於是，更要別用必裁，真想天開了）臣還有個最省事的不求人的招兒，日本倭子腿短，我們的「巴圖魯」用一種新傢伙——長竹竿——趕他，他腿短手短，接不上手，就把他們的「烏球」都弄下來了！

光：（狂笑）哈……

剛：（一皺眉，退開）……

光：……

慈：怎麼啦？

光：（氣忿已極）大清不亡，實無天理！

慈：你瘋了？什麼話！

光：（要坐起來，請求地）親爸爸，我實在騎不住了。您讓我說一句好不好？

慈：你先騎好。

光：（躺下）病，我是病了，我真是病了！

慈：是呵，你少說話吧。

光：（可憐地）可是我忍不住。

慈：你的身子要緊！——你又要說什麼！胡話！

光：親爸爸，他們說的才都是胡話！親爸爸，我看事已至此，還是把（想）唔，康有

，康有爲那些舉人公車上書的意思……

慈：你先歇會吧！

光：親爸……

慈：（一瞪眼）聽見沒有？

光：（縮回來，躺下）……

恭：（有點看不下去先咳嗽）呵呀，不要這樣，不要這樣，他年輕，又病着，皇上既然

提了——（忘了）他剛才提的誰？

翁：康有爲，公車上書的事。

恭：好吧，管他什麼事，何妨和和氣氣地商量商量？

慈：（不肖一談）康有爲是誰？我聽都沒聽說過，這些趕考的舉子，還沒做上官呢！就  
不安份！動不動聯名上書，還能有什麼好雜碎！

光：（恭親王一說，多了不少勇氣）親爸爸，那一千多人聯名上的萬言書……

慈：（乾脆）沒你說的！

光：（繼續）親爸……

慈：（前兩步，惡狠狠的）你忘了你有病了！

光：（要哭）是，我是病了！我沒說沒病，病得很重！可是，這大事您不能不讓我說！

……

慈：（翻臉）誰不讓你說了？誰不讓你說了？好像我欺侮你似的！

恭：（一串咳）算了，算了，看皇上還在病着，

（光纔躺下去，哭了。）

（慈禱坐回去，哭了。）

慈：（反而很受了委屈似的數落着）我一個婦道，人家都欺侮我，有什麼不是，都纏派  
在我頭上！——我還不是爲了你？爲了祖宗，爲了天下，爲了百姓？早點太平，大  
家安生！我一片苦心，到了兒，人家說我，你也說我！到哪兒克說嘞，我的委屈！



……（掩面而泣）。

李：（上前勸慰歎地）您瞧瞧，老佛爺！您這是何苦呢？何苦呢？皇上病了，發燒，說幾句胡話，那也有之。您一向那麼透亮，怎麼一時矇矓了？這些胡話，何必就往心裏去呢？何必跟病人一般見識呢？嘻，老佛爺，您怎麼了？老佛爺，您爲皇上，爲百姓，爲祖宗，爲天下，想早點恢復太平年月，好大家安居樂業，這誰不明白？您可氣個什麼？回頭再氣個好兒歹兒的？嘻……

（慈禧收了淚，宮女們趕快捧過個金鏡兒來，跪了。侍奉着，擦了把臉，嗽了嗽口，又拿起腰圓的打閃的鏡子照了照，正在抽咽着理髮髻，塗胭脂。

（恭親王，翁同龢一語不發。

（戴漪，徐桐整早嚇住了，這時，才彼此作作眼色，交頭接耳地噓咕幾句，立刻紛紛轉舵。

徐：（迎合着，咬文嚼字地）老佛爺，臣最信「太上感應篇」，據臣之愚見，什麼事都有個因果，因果都有個報應，報應都有個循環。一切都是感應，都是太上的感應，不是人力可以挽回的！今日，事已至此，不論什麼款條我們祇好答應着，等我們把內部的（眼掃到榻上，椅上）禍害精，洋章京，大漢奸都掃除了，再說復仇的話！「烏魯」！「烏魯」！接受條款，不生干係，將來，（很聰明狀）不會給他一個翻臉不認帳了。

戴：對的，這話對極了！

榮：（也上前）總之，老佛爺，臣等的意見一致，都附合接受條款。

（恭親王聽不清他們說些什麼，望着翁同龢，翁同龢咬着下嘴唇不言語。

李：老佛爺，您別難過了，他們爺兒們都說接受條款了！皇上，自然更無可無不可啦！

何必嘔氣呢？反正都爲的早點太平！

（慈禧，塗脂描眉扶扶髻角，這才放下小鏡。

慈：（又咽了一口茶，才不慌不忙的）怎麼樣？接受條款？可不是我的主意，也不是什麼太監李蓮英左右之，可是你們大家……

恭：（沒聽明白）什麼？什麼？說什麼？我耳朵一陣一陣的背！

（慈禧沒言語，他咳嗽着看到翁同龢去。

翁：（顧不得恭親王，忠懇地諫言）老佛爺，太平固然是好，但貪圖一時的太平，我們的子孫孫將永遠地不得太平了！

慈：（壓得很低）你什麼意思？

翁：（勇敢）老佛爺，臣冒萬死也要再申述一句：這條款可千萬簽訂不得呵！要簽訂下來，我們失地納款固然是損失，但還有比這更大的危機，將像潮水一樣地湧上來……

慈：那是什麼？

翁：（顫慄）老佛爺，就是不爲那大好的江山，金銀財富打算，難道也不爲祖宗三百年的天下打算麼？

慈：什麼話，越說越奇怪了？

翁：（幾乎落淚）老佛爺，這條款一簽訂，失掉土地，失掉金銀還算小，最可怕的是將失掉人心哪！全國的百姓看出這朝廷懦弱無能，無力保全他們的身家性命，那可就危險了呵，老佛爺！

慈：你這是什麼意思！

翁：老佛爺，南方各省鬧革命黨，打的旗號是推翻滿清，五族共和，喊的口語是外患侵入，民不聊生。您想，這時候，這條款要一簽訂下來，老百姓豈不更要揭竿而起？

慈：（似乎明白了）唔，你是拿這個吓唬我？

翁：老佛爺，這不是吓唬，這是實事呵！最近，廣東省革命黨與中會奪取省城的事您不知道？固然有好多人就擒被捕，但他們的領袖，已經逃到澳門，現在還在懸賞購拿。老佛爺，他們的黨徒逼江南，他們是不會甘心的呀！

慈：（無關重輕地）唔！這怕什麼？我可以下道旨意，要加意防範，給我斬盡殺絕！

翁：（一直忠懇懇地解說着）老佛爺，他們是斬不盡，殺不絕的呀！

慈：（氣了）那怎麼樣呢？

翁：（落淚）老佛爺！……

慈：（振臂一笑）唔，我知道了，你跟他們有來往，故意說的這麼威風！

翁：（無法說了）老佛……

慈：（鼻孔出氣）哼，我這人就是這「強」（讀去聲）脾氣，你說不行，我偏要試試把把。

翁：（老實人，還在說）再說，這條款一簽訂，皇上頭一個在百姓面前就抬不起頭來。

慈：（正合本意）皇上抬不起頭來，他自己當然曉得怎麼下台的。

翁：（這一驚，非同小可，忍住淚，啞嘴地）老佛……臣……

慈：（很平常，很好意似的）是呵，像你，闖這禍都有一份兒，沒法子，祇好先回老家去避避風。

翁：（哽住了）老……

（恭親王太咳不已，差錯翻身半坐。）

光：（飲泣）親爸爸，我知道我不成，我沒臉再當皇上，我讓位，我一定讓位！可是，翁師傅，他，別讓他走吧！

慈：哼！你不放他走就是你不肯讓位！我看你們這些君不君，臣不臣的都還有什麼臉？

光：（退縮）親爸爸，我肯！您什麼時候叫我讓位，我立刻就讓。

怒：（一字不苟）我叫你讓位？噢？不是你自個兒說的，你沒臉當皇上，要稱病下台麼？

光：（不知從何而起）親爸爸！我沒有！

慈：（怒不可遏）沒有？

光：（退一步）就算我有，親爸爸，我下台可以，這議和的條款可不能認可呵！

慈：（更進一步）噢？愈說愈斜了！不是你自個兒說的，你沒別的法子，祇好簽訂條款？

光：（苦楚地）親爸爸，我？什麼時候？我沒有！

慈：（再進一步）你沒有？

光：（退無可退）我沒有！

慈：（逼過去）難道是我睡着眼說瞎話？「你沒有，你沒有，」（拍！一個嘴巴打上去）

（你有沒有？）

（光緒撫着臉哭。）

（翁同龢跪到榻前落淚。）

怒：（還要動手）你說不說？

（恭親王氣得手腳打顫。）

（忍無可忍，把那大拐杖一頓，嗚呼呼地，音都變沙了）住手！住手！

（慈禧粉飾）

（慈禧王顯見難地，一路喘着，走到榻前）

恭：（腹胸大哭）光緒爺，你當了這麼一位可憐的皇上……

（接着是一串咳嗽）

（慈禧先是怔着，這才一翻身，哭出來）

（王西趕快過來，扶起恭親王）

恭：（剛停了咳嗽，就指着慈禧）你這位皇太后，什麼都獨斷獨行，急來愈窮道了！……

……文宗給我遺詔，讓我約束你，……我從來沒提過，今兒，今兒，我可要用一

用啦！……（一串咳）

慈：（哭）文宗呵！（胡亂坐到寶座裏）

恭：（緊跟着）我問你：把祖宗三百年的天下，斷送了於你有什么好處？我問你：光緒帝

是你自己立的皇上，你到底是什麼居心呵你！……他沒病讓他裝病！他不簽約逼他簽

約！……你真是何以上對祖宗，下對天下臣民呵你！……

（恭王已經上氣不接下氣了，一路咳，一路喘）

主：（勸住）算了，六老爺子！恭親王爺！

（光緒，翁同龢也顧不了許多，過來攙扶）

恭：（淚俱下）皇上憑什麼讓位？不讓位！……咱們把皇族貴戚，近支的王公貝勒，

福晉公主，都請到先廟克！咱們到文宗的陵前焚個表！……我反正是要入土的人了，我拚了這條老命……

（慈禧掩面而泣，恭親王愈說愈氣，一直逼上前去。

恭：（一步緊一步）你說！……和議不是出自皇太后，……是誰？是誰？……左若的，不是太監李蓮英……這狗東西，是誰？是誰！……

（咳不出來，喘氣，氣接不上了。

王：（呼）閉住氣了，躺一下吧！

（要扶着往榻上。

（慈禧放下手絹來，用眼覷着。

李：（攔阻）別結！別結！

光：躺一下，怕什麼？

李：使不得，皇上！君臣總要有個分別，這是您的御榻。

光：（沒辦法）那麼……（回身看到慈禧）

慈禧：（看也不看，揮揮手）快扶回王府克吧！

李：對啦，扶您老人家回王府，愛怎麼騎怎麼騎，愛怎麼罵怎麼罵！

王：（求）李總管，外頭下雨呢，這一出去，風吹雨打的……

李：少這麼多嘴多舌的！快扶出克！

（李一揮手，上前幾名當值太監。

（看恭親王那奄奄一息的神情，都不忍動手。

光：（拉着他哭）恭王爺，恭王爺！

恭：（微微睜開眼，極弱的語氣）不要……怕……幹你的！幹你的！……有我！

有我！（又是咳，又是喘。

李：（表面是勸，實際是分）呵喲！瞧這難以割捨的情分！（對光緒）您這輩子不能再見恭親王爺了，我的皇上？放手吧您！（把他們分開以後，再對恭親王）老祖宗，別扒吃扒吃地睡，回房裏好好平平氣兒，大大地睡它一覺！嘻嘻，請吧，請吧！（六監們還不動手，一睜眼，壓着嗓兒）幹什麼吃的？

（光緒拉不住，恭親王被擡下去。

（光緒背着身默泣。

（慈禧不言語，殿裏的人都不敢言語。

（外邊，傳來淅淅瀝瀝的雨聲。

絲：（片刻，要追出去）雨大了，要蓋起來！

慈：回來！

（翁師傅停了脚。

慈：（有似狂風暴雨陡然轉為平靜，表面是非常家常的口吻，實際却陰霾四佈）這是我



們的家務，用不着你這外人操心，我這人，吃饅不吃硬，來什麼拿什麼抵擋。這些事，我自有辦法，你別看我們吵，我們是一家人。你呢，歲數也不小了，辛苦了這麼多年，明兒一早就回家去養老吧！

翁：（不勝驚懼）老佛爺！……

（光緒轉過身來。）

慈：不必說什麼了。

翁：（半天，忍住淚）臣只有一條願望。

慈：什麼？

翁：臣愿在臨行以前，跟皇上再繼續一次。

慈：你還想挑唆他？算了吧！

光：（上前）親爸爸。

慈：（又拉起手來，假惺惺）我們娘兒倆本來頂好，都是他們挑唆壞了的。

光：答應他的這個請求吧！

慈：（堅決）不行！

（光緒沒辦法。）

慈：（對翁）你現在就可以回京了！

翁：（依依不捨地）好，那老佛爺，臣跟您拜別。

（翁同龢忍淚叩禮，慈禧轉過身去，看也不看。）

翁：（再叩別光緒）皇上，臣也跟您叩別！愿您……（哭，說不下去）萬歲……萬萬

……歲！

慈：（諷刺地）還不謝謝翁師傅這多年的教導！

光：（含悲）翁師傅……今生今世……能不能再見……（泣）

（這一下，翁師傅拉着光緒的袍子，哭不成聲。）

慈：瞧，這成什麼體統！下克！

翁：（忍着淚起立）是，老佛……

（翁師傅仍不忍去。）

李：（一肚子陰險，滿嘴吉祥話）快請吧，翁師傅！祝您一帆風順！一路平安！請吧，

請吧。

（翁同龢切齒痛恨，頷首無語，頻頻回頭，揮淚而下。）

（王商默默地跟下去。）

（光緒目不轉睛地盯着那個無情的門，淚珠一對一對地落下來，忍不住，繞到牆上

去抽咽。）

（那一系列大臣向前移過來。）

載：老佛爺，您別生氣了。

徐：您的玉體要緊。

（慈禧蒙着臉，沒言語。

（李蓮英過來際咕了幾句。

（那一系列大臣連連點頭，默默退下。

（於是，屏風後的晉禮，瑾妃，李姐兒快跑出家。

（空氣頓時一變。

姐：（拍着胸口）呵唷！這一場啼啼哭哭，可把人吓壞了！您摸摸，老佛爺，我的心還

卜通卜通地跳呢！

瑾：我們躲在後頭可吓壞了，直想出來又不敢。

晉：老佛爺，您快別這樣了。

姐：老佛爺一點笑容兒也沒有。——（上前）我哄您笑！

（慈禧始終板着個臉，李姐兒這一來，反而轉過身去。

（李姐兒等討個沒趣兒，互相望望。

李：（也裝着，板起臉）老佛爺，奴才今兒可要大胆地進您的「不」是啦！

慈：（氣仍未消）猴崽子，你敢！

李：（改爲笑嘻嘻）老佛爺，您說，您今兒是不是肝火太旺！何必呢，透着您那臉利索

似的！您不如……

（他眉飛色舞地到太后耳邊阿諛一番。）

慈：（這才轉爲笑容）猴崽子！……

瑾：（笑着）老佛爺，半天沒看見您的笑容兒了。

姐：（嘴一撇）哼，老佛爺偏心，剛才咱們哄老佛爺的時候，您使勁把牙咬着，其實心裏早在笑了，不然，幹嗎轉過臉兒去呵？

慈：大姑娘也學得這麼淘氣！哈……

（都笑了，

慈：「人受一口氣，佛受一柱香」，我這人，什麼都能馬虎，唯有這口氣兒，人要順着我，我比老虎還和氣三分，要「搶」（讀陰平）着我呀！……（說時，又氣咻咻地）

李：老佛爺，瞧，說着說着又來了，

慈：（笑着）已經沒事了！

（李蓮英做個手勢指指，光緒還躺在榻上抽煙。珍妃，寇蓮材還愁眉苦臉地立在左右。）

（李蓮英示意，慈薦上前。）

慈：（假慈悲）哭什麼，起來吧！

光：（痛心之至）親爸爸……恭親王……翁師傅……

慈：（做得分外憐愛）別裝親王，翁師傅地哭天抹淚了，你受了他們的害，被他們送住了，還沒醒過味兒來？不爲你生這麼大氣？快別哭了，要哭，親爸爸比你委屈多了！我就不明白，你怎麼這麼百依百順地聽他們的？誰給你這皇上做的，老爺子！

光：（淚在眼裏轉）親爸爸，我不是不願意讓位……

慈：（別提讓位的話了，那是我一時的氣忿。從四歲起，心肝寶貝地把你養到這麼大，就爲的讓你當個好皇上，我的這點指望都攔在你身上啦！你想，我怎麼會讓你讓位？

光：（不知如何是好）可是，恭親王，翁師傅這一走……

慈：那怕什麼？舊的不去，新的不來，俗語說：「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這些老不死的，不換掉留的幹什麼？你放心，我給你找新的。

光：（還想說，又一時無從下口）……

慈：快擦擦眼淚，進去歇會克吧。——一會太醫還要來呢，你有病沒病地，還是出來瞧瞧。

（光緒無可奈何，望了望珍妃，拭着淚走入。）

（寇逆材跟了兩步，差到樓下前階腳片刻，又向裏去。）

慈：（看他有失常態，喚住）逆材！

寇：（轉回身，無精神地）是，老爺爺。

慈：你怎麼老掉了魂兒似的？

寇：老佛爺，我沒有。

慈：（還是愛他，囑咐）我看你一點精氣神兒也沒有，以後當差小心點，處處留個心眼兒，別亂說話。要不是我看你年輕，護着你，按理，去年初十那天你的小命就完了。

寇：（心不在焉）是，老佛爺。

慈：這次回來派你還是伺候皇上，你可不能像以前那樣，有什麼故事兒都背着我了！

寇：（另有所想）奴才知道，可是……

慈：（等了會）什麼話？說呵！

寇：（縮回去）沒，沒什麼。

慈：我老看你有點神氣不對似的。

寇：（強笑着）沒，沒有。

慈：好，下克吧！

（連材這纔低着頭緩緩走入慢內。）

慈：這娃娃，也不怎麼的了！

李：（諛言）老佛爺對他太好，他燒得慌

慈：我怪心疼他的。

（李蓮英退開，又朝珍妃嘮嘮嘴。）

慈：珍貴人！

珍：（夢中醒來一般，站直了）……

慈：（和顏悅色的）你還站那兒幹什麼？我是一時的性子急，脾氣壞，皇上一定很難過，你去安慰安慰他，叫他別在意，說不論如何，咱們是一家子，家鷄打得團團轉，野鷄才打得滿天飛哪！克吧！

珍：（蹲安）是，老佛爺。

（珍妃悄悄下。）

瑾：（不明白）老佛爺，您這一手我不明白，您這兒……

慈：你們少問！克，都給我裏邊蹲會克！

姐：老佛爺，您也不歇會？

慈：再傳那幾位大臣說幾句。（問蓮英）還在外邊吧？

李：奴才請他們候着哪！

慈：叫進來！

李：喳，

（李蓮英向門外招招手。）

（晉潑，瑾妃，李姐兒再迴避到屏後，

（蔡漪、剛毅、徐桐、榮祿立刻進來，一齊朝老佛爺請個安。）

慈：（發號施令）傳話出克，條款就說皇上批准了！還有，翁同龢開缺，特賜還鄉養老，珍妃的那個老師文廷式，在背後鼓動不少，免職，充軍發配！

剛：「烏魯」！「烏魯」！

徐：（同時）老佛爺聖明！

榮：（也同時）是，是。

載：（側地）老佛爺，免是免了，接手的人呢！

慈：（想着）摺——內閣大學士，由剛毅補上去吧！

剛：（趕快過來請安）謝老佛爺隆恩。

慈：還有北洋兵權，李鴻章也不可靠，由——由榮祿接替吧！

榮：（也過來請安）謝老佛爺隆恩！

慈：有個人，你可以重用，很有出息。

榮：老佛爺示下。

慈：叫什麼袁世凱是不是？

榮：是，是，老佛爺，這人一定重用。

徐：（獻媚地）老佛爺，臣……

慈：唔，徐桐你先緩一步吧，我記住就是了。

徐：（退）是，是。



載：（嘻笑着）老佛爺還有我呢？

慈：我就不喜歡你這嬉皮笑臉的怪樣子！

載：老佛爺，那時候您要讓我當皇上，我哪會……

慈：（笑着）還不忙，你還得練練功夫，什麼時候把你名字上的狗字旁練掉了，就差不

離兒了，哈……

載：（一鼓嘴）老佛爺！（退回）

慈：（囑咐）好吧，我重用你們，你們都想着對得起我就是了。唉，我何嘗不想都用你們這一號的，誰讓個個都是不爭氣，不頂事的！你們，都小心點就是了！

（同聲應諾着）是，是，是。

慈：（左右一看，把他們招在面前，陰謀機密地）我馬上到頤和園去，咱們以退為進，放任他一個時候，等他惡貫滿盈，臭名天下揚，咱們再下手，現下不是當口，恭親王不是好惹的，懂麼？

（聲音不大，都探着身子，支着耳朵聽，同聲應和着）懂，懂，懂。

慈：（抬起身來）懂了，就先下克吧！一會傳你們，再進來謁見皇上。

（這一行，恭謹地排齊，一同趨前給太后請安，一同向後退幾步，一同轉身，一同得意洋洋地下場。

（這一行一下去，那一行女的立刻又出來。

姐：（還沒走到）老佛爺，您要到頤和園去了！

慈：你們在背後聽了！

（都不敢回言。）

慈：可不准喊出去——我是要去，而且，馬上就走，（說着就要起身）

李：老佛爺，您忙了一早，先來杯龍井，咬塊檳榔！

慈：（笑着坐回去）我就這急性子，苟不了。

（李姐兒把茶由宮女盤中接過，轉奉慈爺。）

（一把宮窰特製的小茶壺，慈爺咽了兩口。）

李：（故意提起）老佛爺，要不，您還是來杯何首烏吧？這一早，多傷神！

姐：何首烏？老佛爺早用光了。

慈：（笑着）不知靈不靈？

李：（板着臉說笑話）老佛爺，奴才忘了偷着醫點。

慈：怎麼？

李：好陪着老佛爺長生不老，請永遠地伺候您哪！

慈：藥寫下，哈……

（宮女跪獻檳榔盒，慈爺順手檢一塊，含在口裏。）

晉：老佛爺，您住頤和園，也帶我去。

慈：好，你跟我練字，學畫兒。

瑾：老佛爺，我也要去伺候您。

慈：噫，你也克吧。

姐：老佛爺，我呢？

慈：還少得了你？哈……

姐：老佛爺，（指內）珍貴人呢？

慈：（沈吟）她？……

瑾：老佛爺，叫她去，讓他們好分開！

姐：老佛爺，不叫她去，您看着她生氣！

瑾：讓她去。

姐：不讓她去。

慈：（笑，輕輕用食指差着臉）瞧你們兩人勦，成了三歲娃娃了！

（瑾妃，李姐兒似笑着。）

李：你們不必問，老佛爺自有主意，哈……

（這一羣正承歡慈禧左右，王商上。）

王：（打躡）老佛爺，

慈：怎麼樣那老東西？

王：恭親王已經回府去了，看樣兒是沒有多大指望了！

慈：（假意地）唉！……（一沈默）

王：老佛爺，李鴻章李伯爺到了。

慈：唔？趕來了？

王：是，在外頭候着哪。

慈：喚他來，我正想吩咐吩咐換約的事兒呢。

王：老佛爺，還有，給皇上看病的太醫也候了半天了。

慈：（一想）好，那麼，我到內間克接見李鴻章，你請皇上到這兒來看病。

王：喳，老佛爺！

李：（作威作福）王商，寇連材休假回宮，有點神魂不定，他要出什麼岔兒都由你是問

，皇上身上的差使就都交給你！

王：是，總管。小的有什麼不周到的，總管您還是多提提醒兒！

李：少廢話，按老佛爺的旨意去辦吧！

王：喳。

（王商下。）

慈：這兒留給皇上看病，都進來吧，你們也打點打點小零碎兒，好跟我走。

（說着起身，有攙扶的，有揭幔子的，一同走入內間。）

（祇留一二宮女。）

（片刻，王商引李鴻章上。）

（李鴻章一臉風霜，滿腹的不快意，人憔悴多了，被刺受傷還沒全好，左頰上仍緊着藥布，走路也不十分靈活，但仍是一身整整齊齊的朝服。）

鴻：（進來一看低聲的）老佛爺哪？

王：在內間召見您。

鴻：內間？

王：是呵，爲的機要，要詳細地垂問您議和的經過，李伯爺，您回覆老佛爺還是愈多，愈詳細愈妙！

鴻：（另有嚮往）是。——皇上哪？

王：皇上病了。——您沒聽說？

鴻：（深沉地）就是聽說了，我很想見一面。一來叩安，二來，這次的前前後後，我很後悔，想給皇上賠個不是，也解釋解釋。

王：（裝不懂）李伯爺，您這回是頭一份功勞？還有什麼不是……

鴻：你不知道，幫個忙，讓我見皇上一面，死也甘心，

王：呵？您這是什麼話？——小的做不了主，等皇上好了，您不是天天見麼？

鴻：（還一會）就怕等不了啦！

王：怎麼？

鴻：（感嘆）王公公，我要告老還鄉啦！

王：得了，您別說笑話，老佛爺不會放您的！哈……李伯爺，您在日本被刺，傷口好了麼？

鴻：差不多了。

王：李伯爺，日本小鬼真不講理，兩國交兵不斬來使，他們竟……

（李鴻章滿腹心事，一籌莫展。

李伯爺，去了趟外國，變了個人兒似的怎麼？眉毛老繃着，人也黏了！快打起精神來，進去見老佛爺吧！

（李鴻章還在深思中。

王：來（對那兩名宮女）引李伯爺進克吧，這外邊不要人。

（李鴻章無奈，隨宮女走入內堂。

王：（看李伯爺下去了，長嘆口氣）唉！聰明一世的人嘞！這麼個結局！

（王商不勝感慨，左右看了沒人。走向另一門內。

（不久，把皇上勉強請出來，寇連材腳癢着嘴，隨在身後。

寇：（埋怨）我不懂，這出來幹什麼？天天不都是讓太醫造個脈案，隨便拿出去不就

了麼！

王：你不懂，小兄弟……

寇：我看你愈老愈糊塗了！

王：（從來不生氣）等會看，等會看。（對光緒）皇上，您請過來，自然就明白。

光：我明白什麼！我不是說過：我不看病！

王：誰讓您真看病，躺下，別言語，您一會就明白了。

寇：你也在學老佛爺，玩一樣的把戲？

王：（優從）快着吧，皇上，奴才還能害您？

光：你也鬧什麼玄虛？

王：快躺下，沒多少時候了。

（光緒祇好躺下去。）

王：對了，就這樣等着。——違材，什麼人都不讓進來！

（王商急下。）

寇：皇上，奴才要是您，奴才都受不了，這不叫整治活人？

光：（半起身）怎麼？

寇：（拔滌陳詞）皇上您怎麼那麼好說話？讓躺着就躺着？讓裝病就裝病？您不會跳起

來喊：我沒病！我沒病！

光：噫！小點聲！

寇：（激昂慷慨）怕什麼的！奴才沒念過多少書，墨水喝的少，可七俠五義，七劍十三俠我還看過，皇上，做人祇要走得正，有骨頭，講義氣，不怕死！有什麼辦不了的？人家劍俠都這麼，您當皇上的……

光：（有苦難言的神色）我不是不！……

寇：奴才真看不下去了！奴才已經預備好了一個條陳，奴才已經鼓了好幾回勁兒了，奴才給老佛爺上條陳！

光：（急止）使不得，千萬可使不得！你沒看恭親王，翁師傅，他們都不成？（轉悲）唉，這證子不能再看見……

寇：反正您再不開口，奴才就上條陳。怕什麼？大不了一個死！

（門啓，王商引一位身披大斗篷，頭戴大風帽，面懸一付烏黑墨鏡的白鬍子老頭兒上來。）

（那老頭兒走到皇上榻前。）

王：（招看一個門，同時對連材）你看着那個門。

（連材轉身不理。）

光：（當老頭兒走到身邊）走開，我不看病，走！

翁：（就是那太醫，發顛地）皇上……



光：（聽口音有點熟）你是，誰？……

（把黑鏡摘下來，是翁同龢。）

光：（幾乎喊出來，抱住他）翁……

（寇蓮材一怔。）

王：（對寇）那個門！

（寇蓮材趕快過去守着。）

翁：（跪下去，悲喜交集地）臣究竟能再見皇上……

光：（五里霧中）這是怎麼弄的？

翁：多虧王商替臣想辦法，假扮太監，不……

王：（催）皇上，翁師傅，有話快說吧。

（光緒以感激的目光看着王商，一時說不出話。）

寇：（讚嘆）王商，有你的！

王：快着好那門吧。——有話快說呀，我的皇上，翁師傅！

光：（半天，才忍住淚，天真地）你不要走。

翁：那怎麼好，皇上？

光：（泣）我的親人都走了！

翁：皇上，別難過，臣告老還鄉，還可以跟皇上書信往還，一旦朝政好轉，臣還是可以

王：出來的。

光：（領首，說不出話）……

王：快說正經的吧！

翁：（才止了淚）皇上，您最怕的是什麼？

光：老佛爺……革命黨！

翁：臣有一個招兒，又可以抵制老佛爺，又可以消滅革命黨。

光：有麼？快說。

翁：一個招兒——起用維新派。

光：誰？

翁：康有為這一伙人。

光：他？能對我忠心麼？

翁：給他官做，還有不想升官的！皇上，您的左右，辭的辭，退的退，這人，是您唯一的指望了。

光：他，怎麼能抵制老佛爺！

翁：把他的一派改爲保皇黨，皇上您就有人保駕，不怕老佛爺跟守舊大臣了。

光：可是，他們怎麼又能消滅革命黨呢！

翁：革命黨的口號是推翻舊的，我們先下手爲強，先給他來個維新，革命黨就無話可說。

，無懈可乘，這是消滅革命黨最好的招兒了。

光：又能抵制老佛爺，又能消滅革命黨，好！——可是，維新不就是革命麼！

翁：唔，大有分別！皇上不要怕，臣以爲，聖人之道不能毀滅，國教不能淪亡，我們維新並不是徹底推翻祖宗的法制，我們祇是改良改良。

光：好，祇要我能……不過，不知我辦不辦得到。

翁：辦！皇上，沒別的法子，非改良不可呵！

正：（忽然）來了，來了，快！

（翁同龢急忙戴上眼鏡。

光：（還不放，泣）這就走了麼？

翁：（祇有拭淚）皇……上……上……

主：快看，來了！

（王商推翁同龢走。光緒躺下。

（走到門邊時，宮女們擁着慈禧，李鴻章，李蓮英上。

（看見翁同龢個背影。王商引着出去了。

（慈禧一怔，王商即刻轉回來。

慈：（有點疑惑）怎麼？太醫剛走？

主：（畢竟老練）今兒問得仔細。

慈：是哪一位？

王：恕不認識，剛補進來的，聽說手法高明得頂。

慈：皇上的病怎麼樣？

王：了好些，奴才也不記得。反正說：祇這一劑藥一下克，一定就很有起色！老佛爺，嘿嘿，要真那樣，可真稱得起「着手成春」呢！哈……

慈：好，祇要快點好了，比什麼都強。

鴻：（上前）老佛爺，臣可不可以叩問叩問皇上的病狀？

慈：等他好了再說吧，讓皇上休息休息。

鴻：是，老佛爺，不過，臣……

慈：不必說什麼，你去吧，你知道，這回，我替你背了不少罵，希望這回你千萬辦到，和約簽是簽，但一定要大老俄的皇上出來打個抱不平，上回剛一打起來，他們不就又要幫助咱們，說公平話兒麼？你看，都不講信實！這回，給他們點便宜可以，但萬不能不講信實呵！

鴻：是，臣看，至少歸還遼東是有希望的。

慈：好，你看着辦吧，真是，還多虧你挨這一槍，不然，小日本還不定一口咬定要什麼呢！好好養你的傷。

鴻：老佛爺。

慈：克吧！

鴻：是，

（李鴻章上前給慈禧打聽。）

（轉過身來看光緒睜着眼，想說點，又不能說。）

（也打個聽，光緒却轉過身去，李鴻章無可如何，快快退下。）

（走了以後，光緒起身，坐在榻上。）

慈：（一轉身）珍貴人呢？

寇：在裏邊。——老佛爺，您到那兒去！外邊雨可大了！

慈：你不用管——叫她來，

寇：是，

（寇連材下，

慈：我讓她伺候你，怎麼又走開了？

光：我出來看病，她不好出來，

（寇連材引珍妃上，

珍：（打聽）老佛爺，

慈：以後我讓你伺候皇上，不要擅自離開，聽見麼？

珍：是，老佛爺，

慈：（端端正正地坐好）好，簡單地說吧，這一仗總算鬧完了，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事兒了！我實在上了年紀，懶得再操心了，我馬上到頤和園去住，朝廷的事呢，都交給你，我再也不問了。

光：（知道是花樣，但不明白）親爸爸……

慈：（忘情）老佛爺，現在正是要緊的結構眼兒上，都懸在這兒，您怎麼能走？

慈：你怎麼又插嘴？說了不改的！

寇：（退）喳！奴才忘了，（鼓勵光緒）對了，皇上自己說吧，

光：（受慫恿）親爸爸，您是先別走。這仗到底怎麼完的？怎麼了的？我一點不接頭，

您還是……

慈：（乾脆）我說我不管，我就不管了！

光：（訴苦）親爸爸，您這一走，留我一個人，恭親王爺不會再上朝，翁同龢，李鴻章

都受命告老還鄉……我一個人，能幹什麼？

慈：（回頭）李蓮英，把那些人叫上來，

（李蓮英又向門外打招呼。

（載漪，剛毅，徐桐榮，激憤貫而上，

慈：噤，我已經替你安排好了，翁同龢的缺剛毅補上，李鴻章的事由榮祿接手，還有那王載漪，徐桐老先生，他們都是你的好幫手，

光：（一時驚愕）……

慈：皇上要重用你們了，還不過來叩禮兒？

（這一行，規規矩矩地上前叩禮，

（光緒呆了一般，坐下去。

慈：好了，現在什麼都替你弄周到了，沒我的事，我該走了吧？（對李）蓮英，看禮兒預備好了吧？叫出來，不必迴避了。

李：是，老佛爺。

（蓮英到慢邊一招手，晉澧，璵妃，李姐兒卽上。

晉：就走麼，老佛爺！

慈：嗯，

（宮女們圍上來伺候慈簾換風雨斗篷。

寇：（急不過）說話呀，我的皇上，

（光緒不言語，

寇：把老佛爺這一放走可就……

（光緒落淚，

慈：蓮材，你在嘴咕什麼？

（鼓足了勇氣）老佛爺，您別走吧！

慈：什麼？

寇：（滿腔熱血）老佛爺！您別去頤和園吧！把李伯爺叫回來，恭親王請進來，翁師傅叫回來，再好好商量商量，有什麼說不通的呢？您這一走，他們爺兒們也都走了，就留皇上一個人，這算怎麼當子事呢，我的老佛爺？

慈：（壓着氣）你哪兒來的這麼多話？

寇：（一時情感）老佛爺，奴才話多了，老想跟您說，又怕記不清，還寫了一個條陳呢！

（說着就取，

慈：條陳！你還有條陳？

（雙手呈上去。

寇：（顫慄着）老佛爺，奴才知道您疼我，才這麼大膽子。老佛爺，奴才也知道您疼皇上，可是，有歹人從中挑撥，才弄得您跟皇上不和美。老佛爺，皇上究竟是個皇上，您究竟年輕，有看不透的地方您給指點，有看錯了的地方您給糾正，就是有什麼不是，您還能包涵不了？現在大難到頭，您再不給皇上作主，誰給皇上作主？老佛爺，皇上開口閉口地叫您親爸爸，親爸爸。您不算不孝順，您不要聽歹人的話，您開恩吧，老佛爺！

慈：（一邊看那摺子，一邊聽）好啊，這麼點毛孩子，倒敢訓起我來了！



寇：（泣）老佛爺！奴才不敢（叩頭）

慈：我問你，這一番話（看到光緒）是哪個教你說的？

寇：（泣）老佛爺，這是奴才從心坎兒裏頭挖出來的。

慈：（笑裏藏刀）原來是孝順我？這麼一說，這些年來我算沒白疼你呀？

寇：老佛爺，別見怪，奴才是有什麼說什麼，真言無隱。

慈：（一翻臉）我看你是不識抬舉！（一邊翻着光緒）一個一個，都讓我給慣壞了！什麼小貓小狗都要當家，還有點天地上下，老少尊卑沒有？

（寇連材祇是哭。）

光：（上前講情）親爸爸，他小孩子，順嘴亂說。您別生氣了，打發他下去，要不，還出宮去算了。

慈：不能這麼算，他一定受什麼人指使了。（指桑罵槐）以為我疼他，我就不會怎麼樣他，哼，疼是疼，要招上我的火兒來呀……

光：得了，親爸爸。

慈：你給講什麼情！不行，我一定要問，（對寇）沒有這摺子，是什麼人指使你寫的？寇：老佛爺，您可別想「扯」（加母音「恩」）了，皇天在上，這摺子要不要奴才自己

個兒寫的……

慈：怎麼樣？還想撒村？——我就不信，你說一遍，都是什麼？

寇：（一邊一對一對地落淚，一邊朗朗地背誦着）請太后不要獨攬政權！請廢黜和國還宮辦事！請免修鐵路！請革李鴻章職！請續修戰備，跟日本再戰！皇上無子嗣，請擇天下之賢者立為皇太子！……

慈：好了，不倫不類，這麼多別字，又念得這麼熟，倒像你自己……

寇：老佛爺，本來是奴才自己。

慈：不管是不是自個兒吧，你可知道，祖宗的家法，內監不准干預政事麼？

寇：奴才知道，可是事有緩急，就不敢拘於成例了！

慈：（進一步）你不知道這是死罪麼？

寇：（變色，半天，勇氣）奴才知道。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奴才正是拚死命而上的，

（慈禧沈默了，

光：（細微的）親爸……

慈：還說什麼？

李：老佛爺，按祖宗的家法，這沒什麼說的了！

慈：（良久）疼我是疼，可是，讓我疼我才疼，不讓我疼，我疼什麼？既然如此，不能怪我太忍心了！

李：（稱心如意，十分威風）是阿，推出克吧！

（幾名當值太監過來，慈蔭掩面，

寇：（至矣盡矣）老佛爺，良藥苦口呵，奴才是一片忠心才說這話，老佛爺，您就是不

爲天下社稷打算，難道也不爲自己打算麼！奴才一死是小呵，這天下（哭）……

李：得了，逆材，小小的人兒，你還天下天下的呢？這就是你小子的收因結果！

寇：（哭着）有什麼！好漢，光棍，大丈夫，光榮的！

李：（奚落地）大丈夫，您高壽？

寇：（哭）十八歲，

李：十八歲的大丈夫別哭哇！哈……

寇：（一忍）不哭就不哭，

李：你是賊胆子？

寇：（勇）我是忠心赤胆！

李：你忠心？你記得，去年，也是四月裏，也在這儀鸞殿，你跟我說：「寇逆材有天良

，絕不是那種忘恩負義的人」，你的天良呢？

寇：這就是我的天良！我有天良我才上條陳，我喪黑了良心，我才像你！……

（寇逆材要打過去。）

李：（逃到慈蔭背後）押下克！

寇：福祐！伺候老佛爺，皇上，讓奴才帶着這口氣兒（又哭）跟老佛爺，皇上告個

永別！

（蓮枝扶正了帽子，拉下馬蹄補，十分鄭重地上前給慈禧叩別。

（慈禧掩面而泣，晉禮，瑾妃，李姐兒宮女們上前勸導太后，

晉：（不忍）老佛爺，走吧？

（慈禧擦着淚，一點頭，正要走。

珍：（也跟上來）老佛爺，我？

慈：（回頭）你？

珍：（試着）跟去伺候您。

慈：（頭也沒回）唔，不，你伺候皇上吧。

（說着下去了，

（珍妃立在那兒，不知進好退好。

（寇蓮材這才把三跪九叩首叩完。

寇：（再轉對皇上，滿臉是淚）皇上，奴才真不知說您什麼好，奴才在臨死之前只有一句話，一句話孝敬您，皇上您就是太懦弱！奴才死了以後，您可千萬別再這樣了！

（也是三跪九叩。

（光緒不忍睹，頻頻揮淚揮手。）

（珍妃轉身抽泣，

（殿外風雨交加，

李：（侍叩禮畢，對太監們）好，這回沒別的說了，押下克！

（太監們上前：

憲：別動手！我自己會走。

（十分靜，

（寇蓮材從容就義，一大步一大步地邁着，絕不回首。

（太監們隨下，

李：（搖搖頭）唉！不定什麼魔附了體！

（光緒，珍妃均在抽泣，

（李蓮英看了，暗暗一笑，急趨殿下。

：（那一系列大臣，早似泥塑木雕一般。

（忽，一太監匆匆上，跪到光緒面前。

光：什麼事？

太：（喘）皇上，可了不得了！剛才，就寇蓮材臨刑的時候，老佛爺上鳳輦的時候，就

在連綿的細雨之中，宮牆外一搭子，一搭子飛進許多揭帖兒來，老佛爺吓壞了寇蓮

材反而哈哈大笑……

光：什麼？

太：（雙手皇上）就這個。

光：（接來一看，一驚不小，啞着嗓子）與中會……革命……宣言……

珍：真的？我看，（接過來，讀）中國積弱，至今極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

光：（止住）不要念了！

（珍妃不知所措。）

（那一系列大臣，互相望望，交頭接耳一回，

（纔擺過來，排齊了，跪下去。）

剛：克汗有什麼示下？

（沒有回答。）

榮：萬歲有什麼旨意？

光：（放下手，直着眼，壓抑已久的情感，一下爆發）我沒什麼示下，也沒什麼旨意！

（大吼）走！走！走！

（這一羣，抱頭鼠竄而逃。）

光：（弱下來）我怎麼辦呵？

（珍妃過來扶他，二人相抱着哭了。）



（段外，凄風楚雨，一陣一陣地加緊。）

——幕落·第一部終



書叢藝文

光緒親政記

著者 楊村  
主編者 茅盾  
發行者  
分發行所  
總經理

文化供應社  
桂林區君路



店 店 店 店 店 店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月初版

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再版



22, 17

國訊文藝叢書

茅盾：主編

裝幀：曹吾



3

4.20

2/90

4.20

4.20

143 00